

犹太道途上的基督

前言.....

第一章:我出发寻找

德国木匠带领犹太人信基督.....

拉比助我释疑.....

从理由到心灵的信仰.....

菲殷斯丁和我的新生.....

基督教传统的难题.....

我的受洗和我妻子的归信.....

第二章:见证基督的犹太人

克拉茹莎.....

艾芭.....

米西勒.....

圣莫斯.....

玻坦.....

我家庭的见证.....

一个反犹分子的悔改.....

为基督殉道的犹太人.....

第三章:复活的辩论

火车之遇.....

我们发现新神学.....

第四章:法西斯时期

逼迫的开始.....

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?

地下宗教活动.....

贺索牧师夫妇.....

我们的困境.....

二老人.....

第五章:教会增长

赌徒和警官.....

抢救一个灵魂.....

一魂丧失, 一魂得救.....

实际行动.....

争斗.....

不平常的现象.....

第六章:与锡安派和其他犹太人的谈话

犹太人之罪.....

狱中的谈话.....

「我坚持我的宗教」.....

各取所需.....

反克劳斯那.....

耶稣是神?

第七章:我们对共产主义的态度

共产主义为神的计划之一.....

基督教的革命精神.....

与共产主义的冲突.....

结语.....

前言

回顾过去，我也惊奇自己的经历。

基督徒不留恋过去；他不花时间写回忆录；他用圣灵的笔，在人心里写下永远光明的将来。一般上，写回忆录的人都是生命不再光彩的人。

但我有别的理由写回忆录。

我向犹太人传福音，已经二十五年。开始时我们处境艰难。我的国家罗马尼亚首先经过法西斯党的恐怖统治，然后是战争，最后是共产党夺权。我尝过最重要之战争的烈焰；在那战场上，光明和黑暗为人永远的灵魂进行较量。

犹太会堂宣读：「你从万民选了我们。」耶稣说：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」（约 4：22）。反犹太人士说：「肮脏的犹太人是万恶之根」。文学常常讥笑犹太人为「国际犹太人」，因为犹太人流浪了一千多年，没有祖国。

一些人从基督教得到快乐，另一些人厌恶基督教，恨不得它消灭。犹太人耶稣是他们喜乐或忿怒的对象。

一些人获利于资本主义；另一些人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。大家都承认，创立资本主义的是犹太人。如今它还掌握在犹太人手中。不论你爱或恨资本主义，你的对象都是犹太人，虽然可能你未曾见过他们。因为在资本世界的最后发言人，几乎都是隐名的。

共产主义可能是你喜乐或痛苦的根源；它是马克思等犹太人的成果。少了这几个犹太人，苏联和中国的共产革命就不能成功。一个越南农夫的命运，在乎他读了耶稣或马克思的书。不论哪一个得胜，都在犹太人名下。

一些人相信，原子物理可以给人乌托邦（快乐世界）。另一些人却惧怕核子的危机，以为这是原子科学的必然结果。不论在东方或西方，原子物理都在犹太人手中。爱因斯坦给美国原子理论。犹太人特里 Teller 是核弹之父。犹太人罗申伯 Rosenbergs 把原子机密传给苏联。科学书把我们居住的宇宙称为爱因斯坦宇宙，我们仿佛成了一个犹太人的宾客。

其实我们正是一个犹太人的宾客；只是他不叫爱因斯坦，却叫耶稣基督。他是人，也是神。他的圣书写道：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（犹太人）出来的，他是在万有之上，永远可称颂的神」（罗马书 9:5）。犹太人是一种出神的民族！

我从事的，不是普通的宣教事工；我的对象是基督教圣书说的神之选民；神从他们出来，他们却不认识神。他们为人称颂，为人咒诅。他们曾改变世界，还要继续改变。

犹太人给世界圣经，就是新旧约。这本书是犹太人写的，也是神的圣言。它是世上唯一能满足人们心灵饥渴的书。但要完成这工，这书必须归回它的本族。这一族的人必须归回他们的王耶稣。

大多数人活在可怕的罪恶中，缺少真信仰。到处都是剥削，压迫，谋杀，滥交，妒嫉，毁谤。除非人类悔改，从属灵的死亡中醒过来，不然就注定灭亡。但圣经说，以色列的回转就如死而复活（罗 11:15）。

耶稣和犹太人是不可分割的。拜火教徒问：「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」（太 2:2）。在十架上写着：「这是耶稣，犹太人的王」（太 27:37）。

旧约也预言耶稣。摩西对犹太人说：「耶和華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，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」（申命记 18:15）。耶稣生前八百年，以赛亚也说：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（犹太人）」（赛 9:6）。耶利米预言，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在十架上立新约：「....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，另立新约」（耶 31:31）。

耶稣说：「我奉差遣，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。」（太 15:24）。他也声称自己是世界的救主，但上述的经节，显明他与犹太人的特殊关系。

我工作的唯一目标，是叫以色列发现这联系。这联系未曾中断。今日的犹太人不是二千年前的犹太人可比，也不像中古欧洲贫民区的犹太人。法国的革命释放了我们。我们在科技工艺都有进展，只是在宗教却停带不前。

古时的犹太人可能有很好的理由拒绝一个自称为救主的木匠。

但今日犹太人比古时更能了解耶稣。如果耶稣只是一个私生子，或是一个狂热分子，他就不能征服世界。

极聪明的人也尊崇他。

犹太人斯比挪 Spinoza 说：「耶稣是犹太最高智慧的象征。」

罗西 Rousseau 写道：「如果苏格拉底的死，是圣人之死；耶稣的死便是神之死。」

斯特劳 Strauss 著书反对耶稣是神，但他仍然说，耶稣是我们所能想像到的最高目标。

利纳 Ernest Renan 曾使人怀疑耶稣的神性。但他还是说，耶稣的美丽榜样是永恒的，他的国度没有穷尽。

一些人难以相信耶稣的门徒，但我们至少可以相信他的敌人。法利赛人说：「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，什么人你都不徇情面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。。。道」(可 12:14)。犹大承认说：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」(太 27:4)。彼拉多说：「流这义人的血，罪不在我」(太 27:24)。看守十架的军官说：「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了」(太 27:54)。

信靠耶稣给人自信。真信耶稣，使顽心变成热爱，破除种族藩篱。

耶路撒冷圣殿的外院和圣所之间，隔着一道围墙，其上有三语告示：「非犹太人越界者，将被处死」。基督教打破国界，使神的家成为万国祷告的殿。

有人会反对说：如果信耶稣叫人彼此相爱，为什么教会自相纷争？如果基督教使人四海一家，为什么基督教国家会自相惨杀？

答案是我们还在基督教的过渡期。各宗派只是未来伟大建筑的部分架构。

蒙召信耶稣的犹太人任务，便是叫世界起死为生。圣经说，外族得救，是叫犹太人为他们的神感到妒嫉。犹太人的蒙召将给基督教一个内里的意义。我们不要看教会目前的光景，却当看犹太人信主后，将给教会的转变。那时将是火热的教会。

神召我带领犹太人归主。每当神呼召，必给人执行的能力。我

的宣教工作其实不是我作的。一个基督徒就如一个孩子，坐在司机腿上开车。那孩子很高兴能驾驶，一点也不出错。我们也是，在我们负重时，我们本身还是驮在大鹰的翅上。

在我们里面操作的神，也是散布群星的神。他曾赐能力，叫圣子为我们钉死，如今也给我们舍己的能力。这能力藉着我们工作。它如烈风，能激发他人。神的恩典那么大，几乎挤破了我们。

回顾过去，我看不出我当时的态度，和所发生的事有何关联。「心有它的理由，为理由所不知道。」人的最深信仰，不是他思想的结果；潜意识不是训练出来的。它也不作合理的行动，也不跟从一般的理由。人只在一些梦中看到神给他的生命之目的。这潜意识是神乐于居住的所在：他在其间为我做工，虽然我不明白。在感官之外，还有一个不可见的世界，那是神圣工作的真世界，我们可见的世界受它管制。（注一）

我不明白所发生的每一件事，但我相信我的一生，并神众子的一生，连细节都安排好了。我们的生命在永世已经预定；有神的目的。我能安心，就算我什么也不懂。

我信主后，不愿与任何人过不去。我只要止息罪恶，宁静地生活。但活在爱和真理中，却会引起风暴；当一个人的宗教受到攻击，那人就必须抵抗。只有神知道，我们作为和平之子，为什么不带和平，反而带刀剑。

我与许多犹太人相争。犹太人常称信耶稣的犹太人为卖国者。我不接受这可怕的名称。他们可以更体贴的说我们的价值观不同。

人的最高的价值，难道只在他的种族和传统吗？新旧约都尊崇一位迦南神庙的女祭师，称她为圣徒。这位女祭师喇合，和外来的犹太人联合，灭绝自己的迦南族。她是不是卖国？不，她是一个看重犹太教过于本族利益的人。她成了耶稣的祖先之一。犹太教徒也敬重她。（注二）

我们全心爱自己的民族：但我们以为，基督的荣耀比我们民族的风俗更重要。当我们必须抉择耶稣或民族时，我们便选耶稣。一些犹太人要求我们拒绝耶稣；我们却知道，人若不事奉耶稣，就不能给本族最大的利益。

我和妻子信主后，在所有的宗派发现可爱的弟兄姐妹；但没有一派真正属于基督，没有一派包含纯真理，也没有一派拥有火热的爱。许多基督徒牧师并不是真牧师。他们没有基督，看不见真理，也不行真理。他们不是神的发言人。羊群的需要不受垂听。会友的恩赐没有善用。信徒闲站市场，没有人雇请。教会工作缺少协调，神的众子如同散沙。

我们是最没组织的军队。耶稣悲伤地说，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聪明（路 6:8）。中古时代的基督徒发兵夺回一个空墓。为什么我们不组织一支军队，赢取活人的灵魂？

我们提起这事，教会领袖就发怒。

有一个矮子团，只开放给四尺以下的人。矮人自称是人杰，因为初期人类比现在高大，那么越矮就是越先进。基督徒也有一个矮子团，会员极多。基督徒矮子被认为是标准信徒。热心的信徒算为极端；冷淡才是智慧。我发现自己与这些矮子针锋相对。

此外，我也与无神论的世界为敌。许多希伯来基督徒的身体和灵魂，都带有这种争斗的伤痕。但只有不怕死的士兵才是真士兵，伤痕是士兵的荣耀。

二十五年来，我只做一件工作，因为只有专工才能成事。业余球员成不了选手；好牧者不能同时是集邮家，足球队员，棋手，音乐家，政治家等。恩赐可有多种，目标只能一个。

我的唯一工作，就是为基督操劳。我不满足所做的。我犯了许多错误。但我知道耶稣赦免。

这不是我个人的工作，一个基督徒属于神的众子。我便把经历写下，好叫我作的，或对或错，都能给教会和犹太人一个教训，让他们作的更好。

第一章

我出发寻找

一个德国木匠带领犹太人认识基督

那时是 1937 年，希特勒的全盛时代。

在罗马尼亚的一个村落，住着一个德籍的老木匠，名叫兀飞 Christian Wolfkes。

他在赤尔 Scherg 牧师的布道信义会里接受基督。后来，他参加一群自称为「按照福音的基督徒」团契。

兀飞认识到，一个基督徒若不传道，就不是世界之光。

一天晚上，他病得利害，一位基督徒犹太人守候在他的床边。他由衷的感激，就渴望带犹太人归主。他每日祷告说：「主阿，我在地上事奉了你，我也要求地上的报答。求你在我死前，带一个犹太人信你。但这里没有犹太人，我又贫老生病，不能出去找。你是全能的。求你带一个犹太人来，我许诺尽力带他相信。」

那年春天，第一个到那村的犹太人便是我。我不知道有哪个少女的恋情，像老人爱我一样火热。他看到我便是他祷告的应允。他给我一本圣经。

我曾读过圣经，但没有任何印象。这次我手中的圣经却很不同：后来我发现它的秘密。兀飞夫妇每日为我和妻子祈祷。其实我不是读它；我对着它哭。我每见耶稣的善行和我的自私，便要流泪。

兀飞让圣经和他的祷告在我心里做工。他很少说话。他知道许

多受训的宣教士不晓得的传道法，就是安然，默想，叫对方的灵魂得安息；叫你不会太早唤醒爱情；只要不停祷告，满足于撒一颗小种，让它按自己的时候生长。

好久后，一天傍晚老人问我圣经如何。

我回答说：「我自小丧父，我们非常穷苦。有时我在面包店外几个小时，看着蛋糕，对自己说：『这不是给我的。我吃不到这个』。圣经带来这回忆。我又看到奇妙的事物，但我知道不是给我的，因为我是犹太人。我知道有些犹太人接受基督教，为的是娶罗马尼亚少女，或是为了逃避逼迫。真正相信的我还没有见过。」

从那时开始，兀飞就成为神的器皿，给我看见亮光。他用简单的话，说出心中的话。他告诉我犹太人应该懂得，而我却不懂的事。他说耶稣完成弥赛亚的应许。于是我信福音。

兀飞为我介绍了一些基督徒犹太人。他们那么纯洁，甚至从面孔也可以看出。这以前，我不信世上会有这样的人。这谦卑的木匠，引我走向悔改的第一步。后来我妻子也信了。她带另一些灵魂归主，这些人又带新人。布城便有一个犹太基督教会。这教会兴旺了多年。这教会一直是老木匠晚年的安慰。大战时，兀飞死了，我则必须继续争斗。我下牢后，我国所有的基督徒犹太人都移居外国，在以色列成立教会。

我出狱不久，就参加一个村子的基督徒大会，有数百人到会。我还没有康复，只能说一点信主经过。我说时见一个老人在哭。会后我和他谈话。他名叫彼得 Pitter，是个修轮夫。带领兀飞信主的就是他。

直到那时，彼得还以为自己一生，只是带一个木匠归信。如今他看到自己为以色列基督徒立了大功，成了许多灵魂的祖父。

希特勒杀犹太人。德国基督徒救犹太人。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当我想到这些带我信主的德国人时，就想起马丁路德写给一个犹太人耶西的信。他写道：

「外邦人和犹太人是死敌。我们外邦人绝不拜你们的君王，包括你们最好的君王，何况是一个受咒被钉的？这纯是神的作为，他

使我们骄傲的外邦人敬拜耶稣。你们犹太人绝不会拜一个被钉死的外邦人。为这理由，你不当以为基督徒都是笨蛋。你们该看到，神必救你们脱离这一千五百年的苦难——但你们必须和我们同接受可敬可爱的耶稣。」

这是一个奇迹，在猛烈的反犹主义下，还有德国人会信受难的犹太人耶稣为救主。他们有些因为犹太人不接受耶稣而大受苦难。

拉比助我释疑

虽然拉比是犹太人的牧者，但我活到二十七岁，未曾得到他们的领导。他们没有带我到青草地或安静水边。我不知道他们其他的任务；但他们没有寻找迷羊。可能这只是我个人的不幸，可能也有尽责的拉比。

有时我到犹太会堂，但我不知他们念的是什麼，其他的犹太人也不懂。念经的人知道我们不懂古希伯来语，但还是念两三个小时。我诧异他们自己是否认识神。当时罗马尼亚没有改革的犹太教。

但我也当有欠公平：基督教的神甫和牧师也不努力寻找我。牧师们常有别的事务，而非到酒吧，赌坊，妓馆和无神组织等地去找迷羊。我被一个木匠寻回，他是一个被东正教当作异端的信徒。

拉比们对我不感兴趣，直到他们的机会流逝了，我已经被以色列的大牧者，拿撒勒人耶稣找着。

一天我坐在一位著名拉比家中，告诉他我信耶稣是弥赛亚。

这位拉比曾主持我的婚礼：为家人的缘故，我在犹太会堂结婚。拉比知道我极端反对神，又是反社会分子。但他不尝试告诉我有关于神。他主持了婚礼便完事。

如今我信耶稣，他就不喜欢。他问：「为什么你信基督？」

我说以赛亚的预言。这本耶稣生前八百年的书，在第五十三章预言救主的一生。

拉比摸着胡须，对我和妻子说：「不要读那章。那章不可读。」

后来我发现，正统犹太教日历也回避这一章。这种日历的崇拜读经表，在读过以赛亚 51 和 52 章后，就读 54 章。第 53 章被

省略。这一章太明显的预言耶稣。

拉比劝我们说：「孩儿们，不要理会这些！」

我回答：「我很愿意不理，但这一章的预言使我不安。拉比有什么解释？」

拉比悲伤地摇头，不解释就告辞了。我不明白他。

数年后便是 1940 年的排犹暴行。法西斯党（Farcist, 也称极右派，或反共派）在拉比的眼前，杀死他的两个儿子。他们也枪击拉比，但没射中。

拉比亲自主持儿子的丧礼。当众人目睹拉比按着两个棺木，念诗篇(145:7)：「耶和華在他一切所行的，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作的，都有慈爱」时，都大大痛哭。

数以千计的布城（首都布加勒斯特）犹太人参加丧礼：我也在其中，虽然我因基督信仰，被众人冷落。我站在会堂门口。丧礼过后，两个犹太人扶着拉比离开。拉比从远处看见我，就叫：「理察！」他在众人前抱着我痛哭。

这事以后，我还见到他几次。他总是倾听我的信仰。我没有强迫他。策划排犹的是东正教（基督教的一种）神甫福罗 Jilava Forest。这神甫把四十多个犹太人的尸体，挂在市场，标明「洁净肉类」。带一个犹太人归主是难的。

当我还受怀疑煎熬时，我也曾见撒图麻的拉比（且称乙拉比）。

一天傍晚，我在会堂遇见他，就向他提起救主。他说：「你只要听我半小时，就不再胡思。」

我回答说：「我乐意听，不单是半个小时，你可以说许多天。」

他和我一同回家，我们同意一起读新约，好叫他可以随时打断我，指出错误。我们从晚上八时读到深夜一时。他仔细的听，不时打断我，说：「啊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」他一次也没有反驳。该晚他睡在我家。第二天我们一同出门时，他对我说：「昨晚的事，请勿告诉人。」我同意了，但说：「如果你对犹太人说，新约好极了，该是光荣的。」

乙拉比没有这样作。后来他迁往克劳底城。一年后我拜访他，

见他坐在学生们中。我向他提起耶稣，他就污言讥笑。后来这位拉比在大战中被纳粹党所杀。（注：纳粹党是德国法西斯党；是希特勒的政党。）

当丙拉比听说我是一只迷羊时，就召我去见他。他是一朝有名的神迹拉比的承继人。他白须白发，面貌慈祥，给人深刻的印象。他道歉说若不是因为年老，他就会来拜访我。他问什么吸引我到基督教。

我告诉他我的犯罪生涯，并耶稣给的赦罪平安。「耶稣给我平安喜乐。我知道他给千万人平安。我不知道他作了什么恶事。拉比，我何必弃绝他？」

拉比回答说：「耶稣没有作恶。千万人因他脱离偶像，认识真神。但你是犹太人。你的任务是留在犹太教。」

「不，」我断然回答。「犹太教错在只为犹太人。宗教必须叫人认识神，让人知道怎样与神联合。就如科学，没有所谓罗马尼亚的物理，或德国的数学，宗教也没有所谓犹太人的宗教。它只能有真宗教或假宗教。」

「宗教也像正义。没有一种特定范围的正义，是真的正义。各种阶级正义，种族正义，军事正义等，都不是真的正义。正义必须普及全人类。同样的，我不接受转为某一个种族的信仰。我寻找神。种族宗教妨碍这种寻求。犹太教把我绑在犹太传统中，东正教和天主教也注重它们的传统，更正教也要我依从它们的改革者。这都是平面关系，不是与神的垂直关系。我求的是垂直的关系。」

拉比回答说：「我必须说，你忘根了。我为你伤痛。你没有听到祖先的呼召吗？」

我回答说：「是的，每逢我看到留边发的犹太人，听到会堂音乐，看到圣经的希伯来文，就想起祖宗。我就如看到亚伯拉罕一家人乘骆驼到迦南。我看到圣经的景象。我感受到犹太人出埃及，在旷野的艰难，并摩西的十诫。我感到本族的悲剧史。但我个人的历史是一回事，真理又是另一回事。」

「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政治家和宗教家，常把自己个人悲剧的感

悟，当作真理。有时他们也承认这个。马克思写信给英各尔说：

『若不是提多消灭了我的祖国，我就不会破坏一切祖国。』一个人不当受这种思想家影响。在宗教我们也不当跟从感觉。我寻找真宗教。』

拉比怀疑的问：「哪一个是真宗教？」

我回答：「我也不知道。但我想我已经有了些发现。一些宗教肯定不完善，那就是我出生的宗教。在我看来，依靠两性关系的宗教肯定不合理。一对犹太夫妇结合，生的孩子若不信摩西，便算叛教。他天主教邻居的孩子，就必须接受天主教。更正教（既是基督教），回教，佛教也是。这种宗教显然不对，我无意跟从它。」

拉比回答：「耶稣不像你。他跟从祖先，守安息日，食物的规矩等。他在会堂敬拜神。你为何不如此？」

我说：「耶稣是带着特殊任务的人。他带来新的，永恒的真理。为了赢得听者，他作任何理性的人也会作的事，把他的教训，披上易于接受的色彩。这是他随同当时风俗的原因。但耶利米书 31 章说：『耶和華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，另立新约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，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作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这是耶和華说的。耶和華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，乃是这样：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我要作他们的神，他们要作我的子民。』

「我们不再受旧约管制，却在新约的光中。这新约便是自由和爱。基督教的大教师奥古斯丁说，基督徒的准则是：『爱，行你心所愿。』犹太传统已经不需要了。」

拉比却答道：「我记不起这经文。」

我请他取下圣经，指给他看。一些拉比真的忽略了预言。他们只专心塔姆 Talmud，卡巴拉 Kabala 的圣经评论。一般说来，整本圣经中，他们只熟悉摩西五经。在基督教，有些神学博士更糟。我常见他们不晓得简单的经节。天主教神学博士多数只熟悉亚桂纳 Thomas Aquinas。更正教则熟悉巴特 Barth 或布曼 Bultman。他们许多都不晓得伟大的基督神异思想家，也不明白圣经。

拉比尝试结束说：「我觉得争论没用。我不能劝你回归犹太教。」

「你没有真理，所以没有自信，」我临行前说。「你没有希望带回我到犹太教。但我有希望带你成为耶稣门徒。」

拉比匆忙握手告辞。

基督徒说及耶稣时，我尚且怀疑。拉比们除去我的疑惑，因为他们对基督教的论点，毫无招架之力。

从理由到心灵的信仰

犹太人有一个故事。这故事非常古老，或许耶稣幼年时，也从母亲听到。

一天，一位标本商捕到一只美丽的小鸟。他想把这鸟杀了。当他拿起刀来时，小鸟就开口说：「放我吧，我还有幼儿。如果你放我，我就给你三个劝告，对你大有益处。」

标本商想：「这林中尚有许多小鸟可作标本。但如今我见的，是一个神迹。谁知我会听到什么呢？」于是就答应了。

小鸟就说：「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件傻事，不要信他，不论那个告诉你的是谁。当你作了一件好事，就不要后悔，却该为你的慷慨行为而高兴。还有，不要尝试争取一件太高的东西。」

标本商看出这些劝告都是金玉良言。他常听从许多错误的意见，只因说话的是名人。他又常后悔行善，又为了某些过高的目标，枉费气力。他就放了小鸟，说：「神祝福你，好小鸟，你说对了。」

小鸟飞到最近的一根树枝，就停下来叫道：「傻瓜！为什么放我？我肚子里有颗大钻石；你杀了我，就一生吃不完。」

标本商很后悔，就开始爬树。但赤手捉鸟并不容易。他爬上第一枝，小鸟就到第二枝。他到第二枝，小鸟就到第三枝。最后他失足跌下，双腿齐断。

他痛苦呻吟时，小鸟又飞下来叫道：「傻瓜！刚才我不是给你三个劝告吗？你心里知道是正确的，也用口承认了。第一，不要相信废话，不论是谁说的。你怎麼信小鸟的肚里有钻石？第二，不要

后悔为善。你放我是件好事，为什么后悔？第三，不要试取过高的东西。你很清楚赤手不能抓鸟。但人的脑和心，相隔很远。你明白我的劝告很好，但你却不听从。你并不信任你自己承认是对的事物。你称赞了我，就作相反的事。」

今天，我们可以听到世界各地的歌声，但常忘了自己承认的话。我们活的好像自己未曾说过这些话。我们了解的是一回事，感觉的又是另一回事。我开始体验这故事的真实性。

我明白耶稣是救主；但我的生命，却不与他的教训更接近，反而更远了。我惊异地发现，我有心行善，但无力去做。

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。」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」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，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」(罗 7:19-23)。

我内心的争斗有两方面。一方面我知道，或感到，这悔改将使我受苦，终生争斗。我必须反对自己的一些同族，反对他们几千年来的风俗和思想。另一方面，我的任务是忍受毁谤和攻干，不向他们低头。我必须准备反对我的人民，我自己的根。

我听见里面有声音说：「唯有你们这小群基督徒犹太人，才是正确的？犹太族出了那末多天才，神异思想家，行动人士，那末多为先祖信仰牺牲的人；你比同族们更智慧吗？」许久后，我才发现那些行动家和思想家，并没有反对神的言语。

还有，这些冲突解决后，我该去哪儿？犹太人信主后可以到哪里去？以后我会提到我在基督教各宗派的失望经历。我很快发现，世上没有容纳以色列浪子的父家。

我感到自己好像吉柯德 Don_Quixote 出发无聊的争战。我的罪恶把难题夸大，使我不愿重生。它总是说：「青春要溜走了，吃喝快乐吧！」

这段挣扎期间，我初次感到耶稣同在。我不能说看见他：他没有外形，但他真的同在。这情况连继了数日。一个中午；我躺在沙发上，开始流泪。我感到有声音呼叫我，但不是用言语。若用言语形容，它就如说：「来吧！我给你快乐。你罪都赦免了。不可言喻

的喜乐等着你。」我妻子在我身旁，为我的挣扎忧愁。但我总是回答：「不，你叫我走的路是难的。我不要。你走吧！」

愿神饶恕，那时我感到天国之主（耶稣），跪着求我归回神。我感到他极大的忧愁。但我不能答应。我总是说「不」。

我不能接受，因为我是恶的。但我相信一些讲道和基督徒书籍，也促使我这样回答。那些讲章就如把耶稣当作警官，要求人遵守数百条法律。头一条便是人当行善，为耶稣舍命。那时我不知道事实刚好相反。神白白赐我们无数的恩典——罪得赦免，心中平安，与神交往，活在真理中，得圣洁的灵，永生，并为善良而战的喜乐——因有天使在你一边。塔姆写道，依靠一件事物的爱，在那事物消失后，爱也消失。但不靠任何事物的爱，就不消失。如果耶稣的救恩依靠我们灵魂的情况，这救恩就不长久，因为我们灵魂的状况会变。但耶稣的救恩却没有条件；它不在乎我们作了什么。这救恩来自他的慈爱，因此是永远的。

基督徒的讲章常提这个不可，那个不可。这使我误解耶稣。但最大的难处是我的罪恶：我爱钱，爱罪中之乐，恨人，邪恶，不诚实等。我继续犯大罪，甚至在我理智上信耶稣是救主之后，还犯罪。

但路德说：「罪恶不能毁坏圣徒，只能困扰没有神的人。」这两个原因。第一是，圣徒信基督，他们完全投入基督，与基督同活。虽然他们在无知中犯了许多罪，却还是得以保存。没有神的人不能想象信心的能力，特别是在面对罪恶时。不信的人就算行圣徒所行的，还算是犯罪。第二，圣徒藉着神，发觉自己只能靠恩典：他们看到自己的行为都是罪恶和无益的。这见证保守他们不被罪毁灭。伯拿 Bernard of Clairvaux 说：「我浪费了我的时间，渡过了一个该死的生命！」奥古斯丁也说：「人若受没有怜悯的审判，就有祸了，不论他如何圣洁！」

神撒在我心中的种子，没有被可见的罪毁坏。我内里的人继续生长；圣灵把我的信仰，从头脑转到心灵。

菲斯丁和我的新生

在信仰的道路上，给我最深影响的是菲斯丁 Feinstein。

他在经商时悔改。一晚他在基督徒聚会里听到耶稣，马上相信。当晚，他回家叫醒父母说：「我找到弥赛亚了！」此后他就不曾动摇，虽然家庭激烈反对。

他父亲是虔诚的犹太教徒。他劝子回头不成，就照拉比的吩咐，为儿子举行象征式的丧礼。他们在棺木里放一根树枝，全家为儿子哀哭，坐地七天。

这些时候，那「死人」却欢呼快乐，每天在神的知识和恩典中长进。他信主后就预备传福音给罗马尼亚的犹太人。他去波兰受训，回国就在挪威向以色列宣道会 Norwegian Israel Mission 事奉。

他的工作能力超常。他出版两种刊物，一为成年的基督徒，一为孩童。他又写了许多单张和信件，又往全国传道。他成了耶稣在罗马尼亚杰出的门徒，神殿的栋梁。

但要估计一人的真价，我们必须看他工作的成果。拿破伦写道：「伟人是燃烧自己，照亮宇宙的巨烛。」但拿破伦没有给宇宙什么光亮；反倒发明一种科学（战争学），使世界困苦流离。

巨烛并不照亮宇宙：最大的巨烛不过是一阵微光，大宇宙甚至不曾留意到。真正照亮世界的，是那些奉献自己，养育孩子，料理家务，从事绘画，行政，会计，并各种行业者。他们就如珊瑚，一个叠一个，形成珊瑚岛。这些人发出真理与爱之光。菲斯丁便是这种燃烧自己的光。

大战爆发时，菲斯丁三十七岁，他在耶西城创立教会，也担任该会的牧师。他的善行，从这里传到全国。

当时耶西城激烈反犹，随时可能发生屠杀。菲斯丁到首都短访，住在我的公寓。我建议他不要回耶西。我说：「我们可以叫一个罗马尼亚弟兄，把你太太和六个孩子带来首都。」但他回答说：「牧者的责任是与羊群同死。我知道他们会杀我。但我必须回耶西。」

他回去几天后，排犹暴动便于在 1941 年 6 月 28 日发生。被杀的犹太人有一万一千名。连看似犹太人的罗马尼亚人也被杀。基

督徒犹太人也被害。暴民自以为是圣战的英雄，为教会清除万恶的犹太人。

菲斯丁是被捕的人之一。他被带到警局扣留所。后来一些同时被扣的刑事犯们说，菲斯丁告诉众犹太人，不要有释放的妄想。他知道自己将死，他劝犹太人悔改，预备见神。

数千名犹太人在烈日下，被塞到运牛火车上，没有一滴水。许多人窒息，包括菲斯丁。剩下的活口被关在集中营。

存活者说，菲斯丁临死前对一个拉比说：「现在该念诗篇了！」

拉比还在念时，菲斯丁就死了。那时菲斯丁还在解释诗篇预言的耶稣。当死亡随着窒息临到时，他的头枕在拉比的肩上。拉比过了几分钟也死了。这犹太拉比和基督徒犹太人同受一种憎恨所害。这种憎恨格外显得可恶，因为它是行在「基督徒」名下。

耶西城的犹太基督徒弟兄们，没有一个幸免。只有几个少女活命。

菲斯丁真的有牧者的心。后来我鲜少看到这样的牧师。他在我的属灵危机，扮演重要的角色。

他常拜访我家。我总是说自己的罪，以为不能清除。他解释说，耶稣说的「不可论断人」，也包括我们自己，「在属灵领域，任何自我诊断都是错的。你在镜前举起右手，镜子就显示你举起左手。你向南，镜子就显出你向北。你的良心反映你属灵的光景，因此也像镜子歪曲真情，除非有圣灵的光照。

「福音说，有两个人到圣殿祷告：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第一个自我诊断，自觉善良，因为他常禁食，又多多捐给圣殿。另一个人也自我诊断，自觉有罪，因为他赚的都是不义之财。这两个人的自我诊断都是错的。神不看表面，却看内心。第一个是骄傲的，定别人的罪。税吏却知道自己有罪。」

菲斯丁常给我的劝告，就是不要自我审判。「不要使你自己忧愁，不要为你的罪担心。经上写着：『不要为你的灵魂思虑』（马太 6:25，希腊原文含义）。耶稣的任务，是看顾你的灵魂。你只要告诉他有关你的罪，从那时起，处理这罪便是他的事。

「我们的理智，就是耶稣责备的假冒伪善者。它叫我们看到弟兄眼中的刺。这种理智包括我们的传统，幼年的错误教养，社会的压力，或魔鬼影响的结果。但理智的虚假是可见的，因为它不从审判他人的高峰上降下来，好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。它看不见自己对真理的错误准绳，它的自私，情欲，无知，和不可靠。我们知道梁木是在理由的眼中，因为理由不能把刺从弟兄的眼中除去，只会定人的罪，使人难以生活。」

「试用间接法，征服罪恶。撒旦在人心是顽强的，因为他满足人的欲念。但在理由，撒旦却软弱，因为他只能在那里制造难题。保罗说：『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』（罗马书 12:2）。耶稣在「各各他」争战。在亚拉密语，各各他意即『头颅之地』。这也是你必须争战的地方。俘虏每一个思想，叫它们顺从基督，接受基督为裁判，为最后的真理。肤浅的真理不能改变人心。但你反复思想，成为你骨肉的思想，必能改变你的生命。」

「塔姆说到拉比阿克巴。当阿克巴年青时，头脑发育不完全，又蠢又恶。但他妻子却大有信心。妻子劝阿克巴洁净自己，成为律法师。阿克巴推诿说自己没有天分。他的妻子就带他到一个井边，给他看滚石的凹痕，说：『你看，绳是软的，石头是硬的。但软绳却把硬石磨出凹痕。你也像绳，又上又下，又上又下：读经祷告，读经祷告。虽然你的心硬如石头，也必被神的话参透。』」

「阿克巴听从妻子，后来就成了犹太教的明灯；最终还殉道。作他所作的！恒心思想什么是正直的和基督徒当作的，你就不必逃避罪，罪必须逃避你。」

菲斯丁善唱。我初次从他听见巴斯的<神圣的头> O Sacred Head。这首歌震撼我心。

在 1937 年的一个下午，就是在犹太人禁食悔改日，我在菲斯丁的办事处，心灵困搅。我从小便如此。我对菲斯丁说：「基督教要求太高，人做不到。经上写着，凡自称属基督的，便当活如耶稣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就如要一只狼像一只羔羊一样生活，然后因他作不到，就定他有罪。既然我没有与基督同在，也不是童女所生，也没有耶稣的特别选召和圣洁教养，也不多了了解属灵的事，也没有神的心意，

也没有天使在我身上起落，既然我不是单身，也不是木匠，怎能活如耶稣？一只蜗牛可以善跑如鹿吗？在我认识的基督徒中，有些人入教只把耶稣当作有趣的话题；他们并不成为一个耶稣。无论如何，我未见过像耶稣一般的人。」

菲斯丁微笑说：「不要随从眼见，因为可能你看不清楚。二千年前的犹太人看不出耶稣有什么特别，虽然耶稣是神成为肉身。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就算神化身为人类，站在他面前，他也认不出。」

「但我们岂不像耶稣吗？圣约翰的信中说，『若有人说他在基督里，就当活如基督』（约翰一书 2:6）。这话并不使我们的信仰成为不可能。它只是警告那些到处吹嘘：「我在基督里」的人。」

「有一个国家出了两大画家。国民分成两半，各支持一个，于是要求国王给一个判词，指出哪一个才是第一。王就吩咐把王宫的大厅用幔子隔开；然后叫两位画家，各在一边墙上作画。第一位画师立刻动手，在众门生协助下，画出许多美丽的景物。另一位画师却是谦卑的。他对学子们说：『为什么我们要较量？那位画师比我高明。但我要求你们，从早到晚擦这面石墙，直到发亮。』到了指定的日子，王就来看。他惊讶第一位画师的作品，说未曾见过这么瑰丽的画。不过他也要看另一幅。当幔子拉开时，王倒退数步。先前的画反映在对面的墙上，更显动人。于是第二位画师得胜。」

「这故事的含义是简单的。只有非常骄傲的人，才会自以为能活如耶稣。圣经的律法不是给我们守的，活如基督也不是人所能守的。它只叫我们看到，我们守不了，好叫我们认识自己。我们不当尝试活如耶稣，却当每日藉着默想和信靠，擦亮自己的心。那时耶稣的美，就反映在我们里面——这将比他自己更美，因为基督显现在一个曾经败坏了的人身上，胜于童女生的基督。」

「不，不！」我喊道。「我不要一个计算过，解释过的耶稣。我要的是真的耶稣。看来没有可能。」我这样说着，就跑出去。菲斯丁追出来。我逃不掉。他坚持我同去该晚的祷告会。」

当晚，当多数与会者都祷告了，我不由自主的受圣灵感动起立。我惊讶听见自己头一次开声祷告。我听见我的话，但却不像是我说

的。这祷告来心灵的深处，就是我的意识不能达到。那证据是我用犹太话 Yiddish 祷告——这是犹太族受难几百年中的语言。我未曾在公开的场所说这种话。

那晚是我的新生。因为耶稣的教训，不能写在一张已经写满的纸上。我必须断绝过去，重新开始，以后就持续的，不妥协的征服自己的思想。对这改变最惊奇的是我自己。我曾激反对神，又参与最坏的反社会行动。这次悔改不是我的选择。我是被迫的。这是神的恩典。

我相信，就如鸟类有生物时钟，从它们破壳而出，到它们南迁与归回，都有定时；人类也有属灵时间表。神拣选的人，都有特定的时候发现神子耶稣。基督耐心等候向我们显明自己。时候到了，内外因素就促成新生。

基督教传统的难题

我决定忠于耶稣。但人必须先发现耶稣的真貌，才能忠于他。在过去的年代，耶稣的形象已经被人改变。爱他的人必须找出他的真相，才能毫无疑问的跟从他，于是我对各宗派很感兴趣。我需要知道清楚，才作基督徒。但这并不容易。

教会史上，充满伤心的事，许多人追求金钱。耶西有一所希腊东正教堂，堆满金像。人们发现，保护金器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开放教堂。这应验了圣奥古斯丁的话说：宗教产生财富，但女儿就把母亲吞了。（财富就把宗教吞了）

还有，当一位神学家光彩，被另一个遮盖时，他就怒发冲冠。他们积存憎恨，进行决斗，有时长达一生或连绵几个世纪，全不理巴比伦塔母的美丽箴言：「太阳下山，天空就清明。」人们倒把神的教训，作为加在自己头上的冠冕，和挖坑的铲子。（塔姆）

如果基督徒遵从皇法，就是爱之法，不同的思想大有益于学习神的道。可惜没有人跟从。各宗派都尝试说自己是唯一正确的，有的甚至引用希特勒的话说：「我们所在之地，没有别人的余地。」

在各宗派间流着血河。过去如此，现在也如此。上一次大战期间，罗马尼亚东正教不单迫害犹太人，也压迫他们所谓的异端派，就如浸信会，兄弟会，安息日会等。数以千计基督徒被捕下牢。

悔改信主的人，徒然寻找「父家」，就是耶稣所设立的教会。他们找到的，只是各种外邦的名称：诸如天主教，东正教，路德会，浸信会等。

早在公元第四世纪，奥迪斯 Audius 创立了一种异端，相信神有一个身体。圣埃比法尼修 St.Epiphanius 评击说：「一个教友改变基督徒的名称，是可怕的事。信徒应该乐于被称为基督徒。但一些信徒不以基督为荣，倒以自己的创始人为荣。这是不可容忍的。」

可是没有人理会这警告：我们基督徒还有许多宗派名称。基督新妇就如迷途的人，找不到她的新郎。如果二十位宇航学者，各自有不同的推算，太空人能不能升空？太空的飞行，完全依靠科学和数理的计算。如果基督教各宗派发出不同的论调，我们如何飞到神的宝座？各派毁灭别派的说法。

我在这种混乱中寻找出路。

让我说几个故事。我相信读者们会原谅我说出人类的软弱。米兰顿的一名传记作者写道：「如果有人以为，道出伟人肮脏的一面是可耻的，便是把人高估了。只有神是无瑕的，人的本性不能如此。」读者们不久就发觉，我也在各宗派发现许多好处。就如犹太拉比也有好的。

有一次，我和一位当时未信主的表弟，拜访西乃亚的东正教修道院。那时是复活节后的星期一。我们敲闸门，一位老僧走出来。

老僧问道：「你们要什么？」

我回答说：「神甫，我们来问如何得救。」

「你们不巧。今天我刚喝了许多。」

「神甫，今天复活节，难道你除了喝酒，就没有别的庆祝法？」
我不再想从他寻求亮光。

老僧笑着说：「年青人，我是按照圣经的吩咐喝酒，因为我不是独自喝，却和两三位兄弟同喝。经上不是写着，救主说如果有两三人奉我名聚会，我就在你们中间吗？」

我是来学习，如今却被逼当老师。我回答说：「神甫，我相信耶稣这话，是指两三个人一起来行善或祷告，不是醉酒。」

神甫的谦卑令我惊讶。他回答说：「少年人，你说的对啊！」就请我们进入他的修道室。他显然习于喝酒，虽然喝了不少，还可以交谈。

我再问：「我如何才能得救？」

他问：「你富有吗？」

我回答：「我不贫不富，并不缺乏。但你问这个干什么？」

他说：「富人容易得救。他只要把钱给教会和穷人，就上天堂。穷人一无所有，所以难。」他说的与耶稣相反。

我就问：「耶稣在我们的救恩扮演什么角色？」

他回答：「那我就知道了。」

我再问：「神甫在仪式上说：『这是我的血，就是新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，使罪得赦。』耶稣的血不是清洗我们的罪吗？」

老僧直起腰来叫道：「你知不知道，少年人，你很得启示？」

我们看出向他求道没有用。奇怪的是，一个基督徒犹太人还在寻道，就帮助一位老僧上路。

我在甲主教的办事处。他两旁有两位顾问神甫。我向他自我介绍后，就请他指教，哪一个宗派才是正确的。

当他听到我是犹太人，就大笑道：「哑犹太人！你们可听过，一个肮脏的犹太人想做基督徒的故事？」两位神甫附和地笑。

我已经预备好这种反应。菲斯丁告诉我说，另一个主教听到他是基督徒犹太人，就举杖打他。这并不稀奇。主教神甫们受教的，是所谓的教父传统。这些教会的父老，有许多是极端反犹的。

圣西利 St.Cyril 亲自领导排犹。他们毁坏犹太人的住家，把犹太人赶出亚力山大城。这位「圣」主教的「公平」之处，是他不单

逼迫犹太人，也压迫他权下的弟兄们。他也参与在教堂里谋杀哲学家海巴提 Hypatia。

圣克利斯頓 St.John_Chrysostom 声言：「我知道许多基督徒敬重犹太人，并犹太人的仪式，因此，我的责任是清除这种危险的心态。犹太人会堂就如色情戏院一样卑贱。」他又说犹太会堂是妓馆和贼窝。他结论说：「犹太人无耻，甚于猪羊...他们被鬼附。与其向他们问好，不如避之如瘟神。」

圣安波罗修 Ambrose 强调，犹太人既是基督的敌人，就不能得到公平待遇，也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。安氏威胁皇帝说，如果皇帝庇护受虐待的犹太人，他就不与皇帝来往。温和的伯拿 Bernard 听见安纳 AnacletusII 被立为教皇，就生气地反对。因为安纳的祖父之一是犹太人。加兰德 Abbe_Gayragand 写及另一位教父<圣亚奎纳的反犹主义>The_Antisemitism_of_St.Thomas_Aquinas:「犹太人是耶稣的敌人。基督教国家必须敌挡犹太人，不给他们政治权力。但他们必须获许继续他们的宗教。他们散布全球，正为这个，他们该为他们可怕的罪行受罚，好见证我们的得救。」直到不久前，每逢受难节，天主教徒还在崇拜时为「诡诈的犹太人」祷告。这祷词如今不再使用了，但这些古教父的反犹言论；还继续荼害未来的神甫。

圣教父的门徒讥笑我，是当然的。

我从椅子上起立，走向主教的桌子，拳打桌面。「你羞也不羞？你是主教，还笑信耶稣的犹太人。耶稣什么种族？他母亲和门徒又是什么种族？你把教堂充满『肮脏』的犹太人雕像，但你还笑犹太人。你不怕神吗？」

主教体形矮小，我却高大。他的顾问见我暴烈，就急忙准备招架。但主教挥手叫他们避开，说：「停！不要动手！这青年是有胆色的。我要与他谈话。」

接下来的谈话是和平的。主教祝贺我行在这条新路上。他也希望我引领别的犹太人。但问他这路的详情，就无谓了。

当我拜访一位东正教神甫时，他正好坐在门口。我告诉他我是一个信耶稣的犹太人，他就放狗咬我。

我还有许多不好的经验，但说来无益。这些人不配为牧者。但我相信，耶稣没有吩咐某一些人成为牧师。耶稣的每一个门徒都是天国的祭师。

我读过希腊东正教的教义，发现其中含有极多错误。个人来说，我绝不会加入这教会。东正教的洗礼，强迫一个犹太人吐三次唾沫，声言：「我否认，咒诅，吐痰于犹太人。」换句话说，他必须向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吐痰。我认识一些犹太人，在进行这种仪式时晕倒。另一个犹太人真的说不出一个字来。

当法西斯党在罗马尼亚执政时，希腊东正教宣称，教会不再接受犹太人。哪个无耻的人可以阻止犹太人进入耶稣的教会？耶稣自己说：「我受召本是往以色列家迷途的羊那里去。」（太 15:24）。公平地说，后来我也遇见圣洁的东正教神甫，但我早期的经验并不好。

在我寻找正确教会的期间，我知道一些教会，肯定不是真教会，这也是寻找真教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。

人们称我为信义会，既是路德会（在英文和德文，这个教会称为路德会，只有中文称为信义会。本书便按原文直译为路德会）。路德会是一个奇异的教会。这教会的成立，违反了创办人的意愿。

路德写道：「建立宗派，就如把神分切成许多小神。成立宗派便是分裂，神禁止这事。我不赞同这种分裂，也不同意那些自称路德会的人。但我还得承受神的道被我的名侮辱。我要求人，不要提我的名。人们当自称基督徒，不是路德会信徒。我只是一个臭皮袋，怎当得起基督孩子们的名号？没有人可以自称为路德派或教皇派，因为不是路德或教皇为我们而死，唯有基督为我们死。因此，我们该称自己为基督徒。」

在一次谈话中他说：「魔鬼若有本事，就让他夺取路德。基督当得荣耀。」

但路德会却仍然存在。这宗派也从路德承继了反犹的教义。每当时机成熟，就显露出来。

你不能要求一个犹太人支持希特勒。你怎能希望犹太人会成为路德派？路德写信给他反犹的太太说：「我如今必须处理排犹的事。阿伯拉提郡主是犹太人的敌人，他反对犹太人。目前只有他出力反犹。如果是神的旨意，我将在讲台上协助阿伯郡主。」

我选的是一篇温和的信息；在另一些讲章，路德公开促请信徒们杀犹太人，就如他促请他们杀天主教徒，农民和安那浸信会员一样。他批评异教裁判所，因为没有给他的旧朋友文西 Thomas_Munzer 饱尝酷刑。

当我悔改时，罗马尼亚路德会的主教斯达，是希特勒的支持者。他传的是一种混合的基督教，包括了种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训。凡进入圣袍更衣室的，人们便祝贺他说：「希特勒万岁！」—「杀百万犹太人者万岁！」

说实话，这教会也不代表基督。挪威和瑞典的路德会，在犹太人艰苦的日子，给犹太人大力支持，这是他们的义行。但他们这样作，跟的是另一个路德。

路德有双重性格。他也为犹太人写了一些非常好的话：「我们不该虐待犹太人，因为他们中间也有将来的基督徒。如果我们善待他们，引他们到基督，便做对了。如果有人看到，基督徒待人那么恶劣，谁还要做基督徒？不，亲爱的基督徒们。让我们温和的把真理告诉犹太人，他们接受便好，不接受也不为难。我们没有为难那么多不理基督的基督徒，为什么偏要为难犹太人？如果我是犹太人，看到基督教的师傅那么笨，我宁为猪也不作基督徒。如果使徒们（犹太人）待外邦就如我们待犹太人，外邦人会信耶稣吗？」

我不说在天主教的经验。近来天主教改变了那末多，甚至超过路德的盼望。第二梵帝岗会议，不再指责犹太人杀耶稣。其实那受钉者早已不责怪他们，他说：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」（约 10:18）梵帝岗的神甫们，如果向犹太人道歉就好。他们世纪以来，杀了那末多犹太人。公平的说，基督徒固然有憎恨和屠杀犹太人的；但犹太人也有杀基督徒的，虽然不是为了宗教。苏联的特

罗斯基，匈牙利的拉克斯，和罗马尼亚的安娜都是犹太人，他们都杀了许多基督徒。无论如何，一方面的憎恨不能成为另一方面憎恨的藉口。

不久，各大宗派对我就如巴比伦。他们不代表耶稣的教会，就是使徒行传写的：「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人说，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公用。使徒大有能力，见证主耶稣复活。众人也都蒙大恩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，把所卖的价银拿来，放在使徒脚前。照各人所需用的，分给各人。」（徒 4:32-35）。

「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辟饼，祈祷。众人都惧怕，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。。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，且在家中辟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，天天加给他们。」（徒 2:42-47）

各大宗派，不是历史上初期教会的承继者。但基督之光能透过最重的黑云。福音打破宗派障碍，把救恩带给人，包括跟从错误宗教制度的人。但大教会不能有效的把救恩带给以色列。

我在小宗派最感舒适。在我还没有熟悉更正派的教义，说及不可见之教会之前，我已经感到每个重生了的神的孩子，都是我的弟兄。

我在「上主之军」里，看到这样的弟兄姐妹。这是东正教里的一股复兴运动。在天主教的神甫和信徒中也有这样的弟兄。他们全心爱基督。虽然我以为他们的一些行为是错的，但这只因他们以为耶稣这样吩咐。其他宗派也有这样的信徒。

我又怎能忘记，希腊东正教的斯吉邦主教？他在排犹最激烈时，日夜帮助我们，又屡次为我们辩护。他曾是一位神学院院长。首都的许多神甫都是他的前学生。每当文化部首长们为难我们，说我们「肮脏」时，他就责备他们说：「这是我教你们的吗？耶稣也『肮脏』的？主的母亲也是『脏女人』？」

在路德会中，我不能忘记穆勒主教和挪威的路德会牧师索凯。索凯从早到晚，向犹太人传福音，为他们尽心竭力。

我无暇提及许多像他们的人。神的众子，不论是哪一派，都与我相近。但我最感安舒的，是脱离大宗派的基督徒小团契。我在大宗派看到的，破坏了我心中的耶稣形象：但在小团契我重见这形象。

小团契的人数不多，对我来说，并不是缺点。我知道神不在乎人数。格里 Gregory_of_Nazianzus 说：「神不看人数.....他计算接受救恩的人。人计算无益的尘土，神数算恩典的器皿。」

在大宗派里的小集团，和各小宗派，是罗马尼亚唯一没有沾染犹太人之血的基督徒。在逼迫期间，他们协助隐蔽和拯救犹太人。他们是最适合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基督徒。

但连他们也自相纷争。深具信心的人，为次要的，甚至是琐细的经节争执。信徒为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吵架。我听说，中古时代有两位信徒被异教裁判所烧死。在他们受刑时，他们要求背向而绑，免得看对方的嘴脸。他们都以为对方是异端。

我初闻这故事，以为夸张。后来我在监牢看到，同为耶稣受苦的基督徒，只因派别不同，就不彼此问安。连同派不同堂会的也不来往。我们这样作，没有意识到将来如何交帐。这种纷争，使寻道者难以找到真理。

信主的犹太人，在派系纷争里几乎绝望。

至到如今，我还没有找到一个为神国预备人心的基督徒团体。没有人有系统的使万民作耶稣门徒。他们的许多努力都浪费在琐事中。

神的恩典帮助我们不迷失在细节，给我们了解新约至要信息，就是能带领犹太人归主的信息：「爱就完成律法」（罗马书 13:10）。「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」（加拉太书 5:14）。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」（太 7:12）。「你要尽心，尽性，尽意，爱主你的神。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.....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」（太 22:37*39）。

虽然圣经多次提到割礼，保罗却排拒这些圣言，声明这命令无效。他写道：「受割礼不受割礼，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作新造

的人」(加拉太书 6:15)。

如果保罗能这样说，我们不也当把各种分裂我们的教条，当作无效吗？虽然这些教条是依据重要经节。我们该作的，是像耶稣，凭着爱，成为新人。四百年前路德写道：「耶稣没有命令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却给我们完全自由.....愿意的可以认罪....你不认罪，神也不怪你.....所有的圣礼都是自由的；不领圣餐的人，神就特许他不必受圣餐，」那么二十世纪的我们，岂不更当辨别轻重，把爱从其余的事中分别出来！

多数犹太人，特别是青年，对宗教冷淡。我们的神学讨论不能打动他们的心。讲章和教条对他们毫无功效。

但基督教不在教条。耶稣说，他门徒的象征是爱。爱能打动正常人的心。犹太人比其他种族更渴求爱。如果爱是我们的宗教，他们就不再无动于衷。我寻找多年后，发现我所要找的。我的宗派便是爱。凡彼此相爱的基督徒都是我的弟兄姐妹。我的主是耶稣，因为他是爱成肉身。「神就是爱」，「凡有爱心的，都是由神所生的。」(约一 4:8,7)

基督的十字架，显示违背爱的结果。憎恨钉死了神和真理。但基督的十架同时是神爱的象征。基督因爱，就担当凶手们的罪，给凶手们新开始的机会。这个信息给我自由。如今我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派。他们提供一个背景，让我能把基督的宗教，就是爱之宗教，付诸实行。我可以在各宗派敬拜神。同一天我在东正教，天主教，路德会和五旬节会里传道。

如果你要真理，就必须放弃意见和态度，因为每个观点都是一个盲点，使你看不见别的意见。真理（既是真实的事物）认识自己，因为其中有灵。基督是真理，他是真实事。他晓得自己。他不会被不同观点歪曲了。

多数基督徒犹太人不属任何宗派，虽然我们曾是路德会。人们称我们的教会为「爱之教会」。索贺牧师的问安是「爱」。那些年头，我们接纳各派。各派的人都跪在同一个圣餐台前。这在当时是空前的现象。

我的受洗和妻子的归信

我的太太，就如圣经说的「帮手」。独身有它的价值，但我也察觉，许多神仆人之所以能干，是因为有一位贤内助。圣克利斯顿 Chrysostom 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太太，不然这圣教父就不会写道：「女人是一种必须有的邪恶，又是致命的吸引人。」

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不常常打她，她就会成为更好的帮手。我们都可以学亚当。夏娃使亚当丧失乐园，亚当却不埋怨。我们倒为细事折磨妻子。

在我决定去受洗时，我的太太说要自杀，我的母亲也晕倒。我受洗就这样伤害了两个至爱的人。

那时，我以为自己作的对。但如今我不劝人这样作。如果为了见证基督，这种牺牲固然值得，但有些犹太人并不反对耶稣。他们只是反对洗礼的仪式。他们还记得，异教裁判局怎样把犹太人拉去洗礼。那时当局威胁犹太人，不受洗就不得活命。

有些犹太人的祖宗，宁可割断自己孩子的喉咙，也不要洗礼。另一些则受洗否认本族。结果是，犹太人普遍痛恨洗礼。我认识一位真信主的老犹太妇女，对洗礼十分反感。她常说：「我还得完成这个任务。」

人当小心处理这种复杂的感觉。爱的责任比洗礼更大。一个人不该匆忙洗礼。他当先让家人明白洗礼的意义。洗礼不需要无谓的公开。我们不是见证洗礼的仪式，却是赐人洗礼的主。宣教士不当以为，替越多犹太人施洗越好。

但那时我不这样想。我不管妻子和母亲，迳直去洗礼。我不能说我受洗归哪一派。我受洗的地点，是挪威向以色列宣道会的路德会教堂。该会领袖是自由派菲斯丁。为我洗礼的是一位前圣公会牧师艾利森。他已经脱离圣公会，但还在圣公会领导崇拜。在基督教，纷乱成了家常便饭。没有人理会耶稣最后的祷告：「求你……使他们合而为一」（约 17:21）。

我知道艾利森是耶稣的真门徒，其他协助的人也是。这便够了。

与我同受洗的，还有两个犹太男子。一个是前共产党，另一个则是饱受虐待的丈夫。这人身材矮小，却娶了一个魁梧的夜母叉。每逢星期日，他的女煞星就等他回家，给他吃娘拳。这可怜人继续来会，常常受殴。他洗了礼，就在把头发烘干，免得太太察觉。

一个星期日，菲斯丁睡后，有人敲门。他开门看见这弟兄，面色苍白，喃喃地说：「我失了救恩。今天我的妻子把我打得厉害，我忍不住掴她一记耳光。」菲斯丁就回答说：「既然你已经失去救恩，为什么不好好教训她一顿，好叫她记得你？」后来，这位女巨无霸也受了洗，但她的信心并不持久。

我们受洗的气氛十分严肃。艾利森是一位属灵的人。他警告我们说：「你们如今得到一个白袍，保持它的洁白，是你们的责任。」菲斯丁则说：「你们都是人，还会犯罪。你们不能保持洁白，但每当你们犯罪，就立刻到耶稣那里去，他就洗净你们。」

仪式后，人都睡时，我不能成眠。那晚我读一位日本基督徒托合一克写的<十架之奥秘>。这日本人不单出尽财产，也把生命和知识，都献给日本贫民。

我受洗的屋子，如今不再是教堂。共产政府把它改用。我多年不能重访。每年法王圣路易都到他受洗的乡村教堂朝拜。他常说：「我在这教堂得到生命的冠冕。莱茵（法国王谷）的王冠只给我操劳和忧虑。」

我受洗回家，发现妻子变了。在我去教堂时，她仔细检讨了自己，并向前跨了一大步。我仍然陪她去世俗聚会，但她越来越不自在。一晚我们从世俗消遣回家，她说：『我想马上去叫醒牧师，为我洗去一身污秽。』

不久，艾利森也为她施洗。此后她受了许多苦难。她下牢数年；又有十四年不得见丈夫（就如雅各为拉结工作的年数）。所有基督徒的苦难都是她的。但这一切忧愁，在她看来就如几天，因为她爱。

第二章

见证基督的犹太人

克拉茹莎

我信主时，在布加勒斯特(首都)，卡拉，耶西等城有一小群犹太基督徒。他们中间，有些灵魂达到很高的灵程。

在首都，阿德尼牧师领导的圣公会十分活跃。这牧师的舍己精神和信心是少见的。

犹太基督徒渐渐增加。我赢取的第一个灵魂，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女。她的曾祖父是希腊东正教神甫，在上个世纪末期归信犹太教。(今天罗马尼亚的安息日会农民，也有许多归化犹太教。他们接受割礼，比犹太人更热心。)

这女孩信主，父母不许她来教会，她就不食。三天后，父母见她那么软弱，就允许她去。但她说：「我不去，除非爸妈也去。」她再禁食一天，父母就顺从她，常和她来。

克拉茹莎的信心尚幼，我的信心也是。我未得医治，就医治别人，后果当然危险。

一天，我们吃饭时。她忽然问：「兄弟，你买万字票吗？」

当时我的口袋里有一张彩票。好久以来，我内心为这事挣扎。我里面的声音说，神的孩子不该赌博；但赢取一大笔钱也的确诱人。我良心不安。当时我不假思索的回答：「没有。」这不是我在这期间说的唯一谎话，撒谎几乎成了我的性情。在悔改后，我还多次受它作弄。

我的骄傲和害怕，使我不立刻改正。我怕承认会破坏她对我的信心。过后的整个星期，我不能祷告。每当我跪下念「我们天上的父」，就有声音回应说：「撒谎的人」。

据说罗马将军提多，在公元七十一年围困耶路撒冷时，城中饥荒。拉比约哈南，冒险突围到提多的帐篷，跪在这位后来成为罗马皇帝的将军面前，求道：「主阿，放过这城吧，其中多有无辜的妇孺！」提多回答说：「老拉比，你说谎。」拉比吃惊地问：「我说了什么谎话？」提多回答：「你的谎话在头一个字。你称我为主。如果我是你的主，你为何不打开城门，以花朵迎接我？如果我是主，你何不听我？」

同样的，我们称神为父，也是谎言。我们不听从他的命令。

我心中焦急，就去见一位基督徒前辈特优德。他曾是东正教神甫。他有马丁路德的勇气，反对教会的权力阶级，传真福音。他因此被赶出教会。但数以千计的信徒跟从他。他是犹太基督徒的真诚朋友。

我把难题告诉他说，我怕承认自己的不是，会使这少女失去信心，因为是我带她信主的。

特优德回答说：「你正当害怕。人最小过失，也可能成为别人的绊脚石，使那人灭亡。以后你当小心。不过我的劝告还是，向她承认。如果那女孩因此失去信心，就显示她不是主拣选的。你则得以继续行在主道中，成就他的命令。」

这给我看到，不单是向神认罪有益；向一个智慧的弟兄认错也有益。他们可以给你有用的劝告。经上说的认罪 *exomologeō*，是公开认罪。把罪恶隐藏起来，直到灵魂窒息，不是聪明的做法。

我叫克拉茹莎来；请她坐在安舒椅上，面对着我，然后告诉她详情，请求原谅。她认真的听完，才说：「这次我原谅你，但以后不可再这样了。」

我非常高兴，因为重担脱落了。星期日我告诉全教会这事。犹太基督徒马上逐个起来，承认自己的谎言，不诚实，偷盗等。这事证实对我们大有益处。如果当时有外国信徒在场，他们将对犹太基督徒没有好感——犹太人犯这么多罪。他们说的不错。

在批评犹太基督徒缺德时，人当思考它的原因。基督教虽有诸多缺点，却有一大好处，就是叫人晓得基督。如果一位罗马尼亚人，法人，或德人渴求神，他没有困难的就转向神的道路，即是基督。他不必在基督，克利斯那或莫哈默之间，作一个决定。但非基督徒的孩子就不同。他们渴求神时，先听到的是自己的宗教——摩西，莫哈默，佛祖，或兴都教。如果他们听到福音，他们一大部分属灵能力，必须用来克服反基督教的偏见，和对自己宗教的留恋。他们必须胜过理智的难题，就是我的罪被一个古时的木匠清除了。这位二千年前的木匠，便是神的道成肉身。还有，凡信这木匠的，神就把他当作无罪。黑德伯说，这些信的人，神把他们当作就如耶稣基督。

归信更正派的犹太人，还要费多一份属灵气力。因为没有更正教徒拥有足够的权威。更正教徒在讲台上和文章上，彼此攻讦。这个所说的那个反驳。一个犹太人不可避免的，要浪费许多属灵能力寻找真理。生在基督徒家庭的人，就省却这些麻烦。

每个人的属灵能力都是有限的。费力作一件事的，就没有那么多气力作另一件事。犹太人费力克服对传统宗教的爱恋，化解属灵的难题，以致没有余力面对道德问题。

保罗书信也说，初期教会道德低劣。连保罗自己也提及他肉体上有一根刺。

人应当接纳改信基督者的低道德水准，包括犹太基督徒。这是难免的。强壮的灵魂，就是道德高尚的——其中有些是因为拥有数百年基督教背景——必须接受才上步的软弱弟兄。犹太人与主分离了两千年。老基督徒不必怕犹太人犯罪，也不必怕他们犯了又犯。

克拉茹莎给我们大喜乐。有一次，她和我们同去西纳亚的暑假胜地。我请求一所修道院长，让我们在教堂外面摆卖福音书藉。院长懒得查看我们的读物。东正教没有天主教那么森严，他们的教会，就如无狗之村，神甫们打瞌睡。这给传道工作极大的空间，有时我们还获得他们领袖的庇护。我们就在教堂门口摆卖更正教的书刊。来崇拜的都是罗马尼亚精英分子，因为西纳亚是王宫所在。

一大群人惊讶的围上来。他们未见过福音书。东正教不让信徒得到这些书。我有一些精装的约翰福音。神甫们也问，这本书是不是施洗约翰写的。克拉茹莎站在我身旁。我们的书就像热饼，供不应求。

有几次，一位警员在群众边缘走过。我们看如可疑人物。是否所有的罪犯都有同一种面貌，是极具争论性的问题。但那时在罗马尼亚，每逢犹太面孔出现，警方便肯定有犯罪行为。我俩的面孔十足是犹太人。

那警员走近，礼貌地问我的名字。我直接回答：「理察魏恩波。」他怔了一怔，因为这是德国名。许多希特勒支持者都有这名字。他鞠躬告辞。

但他走了不远，又停下来，回头望我们。我们的面孔显然不是德国人。他回来检验我们的身份证。这是我们的倒霉。那时我们的身份证注明种族；我们犯了与耶稣同族的罪，虽然那名警员也自称崇拜耶稣。

过后的混乱难以形容。这警员高呼：「这些肮脏的犹太人，来这里污秽我们的教堂和福音！」不久人们就集聚过来。教堂里的人听见了，也都出来。当他们听说福音被犹太人侮辱，就索回他们的钱。他们拒绝读犹太人写的东西。混乱越来越大。一位认识我们的东正教妇女，呼叫道：「你们不知羞！犹太人把耶稣的福音给我们，你们倒和他们闹是非！」人们却不听她。那个给我们准许的神甫，

见势不妙，早就溜走了。结果我们被扣，罪名是非法售卖基督教读物，虽然我们是犹太人，卖的也是犹书。当时这是大罪。

我们被带到警局。这是星期日早上，只有一名警官当值。我们受他看管。他说警长会来决定我们的命运，就把我们交给助理，也不说我们正在受扣。电话玲不久便响，命令助理去处理一宗交通意外。于是，我们俩就和一个不知情的初级警员，同在警局。我问克拉茹莎说：「你怕吗？」——「不，」她回答。「我倒觉得好玩。为耶稣得到这个经验是蛮好的。」我们安然等警长来。

警长抵达时，我不问那警员的许可，迳直起来向警长自我介绍。我不提自己是犹太人，也不说被扣，只问：「我来贵城卖宗教书，先向你问准。」他问：「你有文化部的准证吗？」我答没有。他就说：「那么恐怕不能。」我便回答：「那我就把书带走。」「很好，」他说，就吩咐那警员要如何做。

我们不等他再说什么，马上就走。我们叫停头一辆德士，离开西纳亚。后来我们想到，当警长发现我们已经卖了读物，而且正在被扣时，他吃惊的模样，就笑倒了。

克拉茹莎受了洗。不久，她跟父母移居苏联，逃避当时罗马尼亚的法西斯逼迫。她从苏联写信给我们。后来，法西斯党深入苏联领土。罗马尼亚弟兄们到希特勒党设立的集中营找她。希腊东正教的主教安提尼卡，和其他僧人，也冒死帮助受捕的犹太人。但他们找不到克拉茹莎。

艾芭

生命的灾难把艾芭卷在罪中。在她还是少女时，基督就救了她。我鲜少见到像这以色列女孩一样火热的灵魂。

一日，她来见我说：「弟兄，你猜不着刚才我去哪里。」我知道她作了不平常的事。她说：「我见了有名的丙拉比。」

「你见他干什么？」

「我告诉他，我是个大罪人，如何能得救。他不习于这种问题，吃惊的望着我说：『如果你曾多作恶事，现在就行善吧。』我说：

『神给我今天，我就欠他一整天的善行。但我今天的善，如何抵销昨天的恶？我良心不安。怎办？』拉比回答说：『我只能说行善。』我就问：『耶稣在十架流的血，不是洗了我的罪吗？』拉比开始怀疑，他回问我说：『你莫非来自魏恩波？』我承认说：『正是。他说耶稣洗净我们的罪。我来问你，他说的对不对？』拉比摇头说：『人各有信。有人信摩西，有人信耶稣，有人信佛，或莫哈默德；各从所欲。』我回答说：『不是这样的。耶稣非他人可比。雅歌写道：千万人中他最美好（雅歌 5:10）。其他宗教领袖都有尊荣，可是不能和耶稣相比。圣经说他们是救主的同伴。耶稣是特殊的。』

艾芭常来我们的街头聚会。这种聚会，当时是崭新的。她不断分发福音给苏兵，并在犹太会堂门口派单张。其中一种单张引起相当捣动，标题为<复活仪式的意义>。在犹太人复活节前夕，家家举行<阿非克曼>Afikoimen 的仪式。他们准备晚餐，家里的人，包括客人，都参与这晚餐。吃的时候，家主拿起一碟，盖着布，盛着三块无酵饼。说过特别的祷告，就把头一块放在一边，撕碎第二块（在波兰通常是切碎）。成年人把孩童送出去后，就藏起碎饼。孩子们回来，成人要喝三碗酒，但在干第三碗之前，孩童们要找出碎饼。找着就有奖品，大家欢呼。

我们的单张，解释这仪式的含义：三块饼代表父，子，圣灵。第二块代表圣子耶稣。把饼撕碎，就是救主在十架被杀。藏饼代表埋葬。寻获和欢呼，代表复活的快乐。

过后，单张就说，以色列得到弥赛亚的预言，和象征性的仪式。这个<阿非克曼>仪式元前已有。基于习俗，虔诚的犹太人还继续奉行，这单张欢迎任何人给予更好的解释。

我们的单张标题是：<犹太宗教仪式>。如果我们写<基督教宗教仪式>，没有犹太人会读。单张封面是犹太国色：白，蓝，和大卫之星。艾芭和弟兄们在逾越节前夕，在会堂门口大量售卖这单张。

犹太集团，和每期都攻击我的锡安报，大大光火。他们写了反对我们的报道，标题为<魏恩波牧师的新谎言>，报章重复我们的论点，然后加上批语，如「卖国贼」，「可耻」，「贪得无厌者」等。这新闻给没有读到我们单张的人，知道这解释。

艾芭不能忍受她的长兄被骂。她去报馆找那文章的作者，对作者说：「我读了你的文章。想知那仪式的真义。」

「它的含义不象卖国贼魏恩波说的。」

「你的文章正是这样写，现在请你给正确的答案。」

「正确答案与可耻的魏某说的不同。」

「你可以说它的答案吗？」

「魏恩波出卖了自己。」

「那可能是，但仪式的真意是什么？」

没有任何人能反驳我们的解释。

在晚上，艾芭和弟兄们在墙壁上贴纸，呼召犹太人悔改。在寒冷的冬夜，他们贴上标题为「圣诞节——犹太人的节日」。其下写着，每个国家都庆祝自己的伟人生日。在圣诞节，最伟大的人，就是万民崇拜的，诞生在犹太族中。各国都敬这人，只有犹太人无动于衷。圣经称这人为「他民以色列的荣耀」。海报呼请犹太人与万族同庆圣诞。

我们如今成了一个新的攻击目标。

一份锡安报写道：「魏恩波先生要把圣诞节，和其他的基督教节日，加在犹太节日中。由于他善诱，可能会说服我们。我们将会接受异俗，包括<克利瓦>(东正教会丧礼的糕饼)。我们吃的头一块<克利瓦>便是魏先生的葬礼。」

这是死亡的威胁。

艾芭与我们同担危险。在我们的一切争斗，她都站在前线。

一个可怜的醉汉，求我开解他的酒瘾。他也是一个虔信基督的人。那时我不知道信心医治的方法，就是非常简单的。我不能成功。但艾芭不放弃。她去酒廊找他谈话，直到他悔改，脱离酒海。此后，这人带领别的灵魂归信，这些人又带领新人。

让我记叙一些大略的观察。

热心传福音的人，常伤及到犹太人的感情，这种伤害，常引起激烈的反应。有人怀疑这种福音工作是否正确。连耶稣也警戒有关改教。他说：「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！因为你

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即入了教，却使他作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」（太 23: 15）。

但一切论点，不论支持或反对，都不能阻止艾芭的行动。拉玛提写道：

我歌唱，像人呼吸，
像小鸟哀鸣，像风叹息，
像流水呜咽。

这世界的许多艾芭常说及耶稣，因为这是她们的本性。就如没有理论能使我停止呼吸一样；另一方面，也没有理论能阻止一些听到的人，激烈的反对基督徒的见证。这些人不能平静的面对见证。

人有多种心理构造。向外型的，信主后就成为宣教士；向内的，就成为深思者。神的律法是：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」（太 7:12）。我全心希望，任何得到真理的人，将不留余力地告诉我，那能叫我今生永世都得福的真理。我们以为强迫孩子上学，注射预防针，要他们吃有营养东西等，都是正常的事。为什么我们以为宣教工作不合道德？

我们也像押尼珥对大卫说的，对耶稣说：「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，与你立约，你就可以照着心愿作王」（撒下 3:21）。

艾芭令我想到：对一个灵魂，我们要有耐心。艾芭每日在恩典中长进。

利未记说，摸着不洁动物尸体的人，必须清洗衣服，不洁净到晚上（11:25）。意即你洗了衣服，还是不洁净一会儿。耶稣的救恩就如药物：人服后一阵子，才见功效。一些人必须更久。落在好土的种子便结好果；但我们春天撒种，秋天才收割。再好的种，也不能就撒就收。

在生长期间，我们必须为这些灵魂的小果实谢恩。利未记第五章说，如果我们不能奉献许多祭品，便奉献我们所能奉献的。各阶段的信徒，都有同样机会得神喜悦。新生儿常是丑陋的。一个美丽

的新生灵魂可能是假货。艾芭不单胜过罪，也披载了伟大的品德。像她那样的人了解耶稣的一个故事。

据说，耶稣传信给一位门徒说，他将会来拜访。这人非常兴奋，赶快叫儿子清理庭园，他自己则清理家内。他儿子也爱救主。

那个男孩立刻扫落叶，浇花。诸事完毕，父亲来看，对儿子说：「好孩子，你作的不错。我看得出你真的用心。你使花园整洁，但还不够迎接主。还要再努力。」

那男孩觉得这是责备。他重新打扫，收拾每一片枯叶和落花。

他的父亲再来。他说：「非常好。现在是真的干净了。但还不足给主。」这孩子不知道还能作什么，就问：「人怎样预备？」

父亲回答：「如果你为主而作，只清理是不够的。你必须加上一切美丽，向邻居讨一切奇花异草，还要挂上吊灯和幔子。」

这正是艾芭作的。

当我被改名，秘密监禁时，是艾芭把我找到。她是第一个对我妻儿说我还存活。

我多年不见她。在我出狱前，她移居以色列。但我们到西方后，我又见到她，还是那么一个充满信心和爱心的妇人。

米西勒

一天，艾芭在巴士车上看见一个保守的犹太人。艾芭希望告诉他有关耶稣。

我们绝不失去任何的机会，不论是在巴士上，在巴杀，或在街上。当我们想到，每个人都能成为耶稣的样式，仅次于神（天使只是服侍人类的灵），却因无知而死在困苦中，我们就忧愁。我们的祷告会是悲哀流泪的。

我的痛苦不安。我在街上，每见一人，就如心受刀割。我想：「这人是否得救？」我们的一位姐妹也是。市上的每个人，都令她想到他们永远的命运。我求神取去这苦，不然我不能活。神垂听了。

艾芭不哭；她常带着胜利的微笑。她的微笑与我们的悲伤，同出一源。她对自己说：「坏女孩用微笑勾引男人，为什么我不用微笑叫人向善？」

但她怎能使这保守的犹太人谈话？这些人是严肃的。他们不会和不相识的女人谈话。在巴比伦的<塔姆>，父母篇里写道：「不要和妇女谈话。」拉比们解释说：「这是指各人自己的太太。何况是别的女人！」所以他们的智慧人说：「每当一个男人对女人说话，便是他的倒霉日。」

艾芭决定唱一首歌。她希望歌中的含义，会达到这人的心。

令她惊奇的是，这男人问她唱什么歌。她回答了，就告诉他有关救主。他留心听，最后说，他想知道更多有关这信仰。艾芭就请他一同下巴士，带他来我的家。

当这位犹太人自我介绍时，我以为会听到一个犹太名，但却听到一个蛮好听的罗马尼亚名。他告诉我一个奇异的故事。

虽然他看似犹太人，却不是犹太人，乃是一个改信犹太教，跟随犹太风俗的罗马尼亚人。

这个有天分的画家告诉我说，他小时看到基督徒孩童打犹太孩子，就很生气。他为犹太孩童抵抗，结果自己也被欺负。

战事爆发后，他认识到，这争战不纯是为国抗战，也是为了屠杀犹太人，连同妇孺。于是他离开前线。他宁可被处死，也不参与这暴行。他自问：「如果耶稣如今在罗马尼亚，他会在那一边？犹太人这边，或杀犹太人的基督徒那边？」答案是在受害的一边。

恨恶耶稣的法利赛人，也记得耶稣爱以色列。耶稣曾说：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」(约 4:22)。在法利赛人的塔姆有一则不吸引人的怪异故事，深含意义。

Gittim 篇说罗马皇帝提多的孙子安卡勒 Onkelos 想归信犹太教。在决定之前，他召祖父提多的灵魂上来问：「在另一个世界，那一种人最受尊崇？」祖父回答：「以色列。」安卡勒问：「我该加入他们吗？」提多说犹太人法规太多，很难遵守。「不如你压迫他们，你便大大出名。因为耶利米哀歌说，以色列的孩童被敌人掳去」(1:5)。安卡勒就问祖父受什么惩罚。祖父说他的骨灰每天被

聚集，他又活过来，受定罪，被焚烧，骨灰再散七海。（提多曾于公元 70 年毁灭耶路撒冷。）

过后，安卡勒召假先知巴兰的灵魂上来，问道：「在另一个世界，那一种人最受尊崇？」巴兰回答：「以色列。」安卡勒问：「我应该加入他们吗？」巴兰回答：「你有生之日，不要寻求他们的好处。」安卡勒就问巴兰受什么刑罚，巴兰回答说，有滚热的女人经血倒在他身上。（摩押王曾叫巴兰咒诅以色列，巴兰不成功，就劝摩押的邻居米甸人，把女儿送到犹太营，勾引犹太人犯罪，于是神向犹太人发怒。巴兰便受此罚。）

最后，安卡勒召耶稣的灵魂（这名字只出现在旧版的塔姆，检验过的塔姆，把耶稣改为以色列的罪人）。他问耶稣说：「在另一个世界，哪一种人最受尊崇？」耶稣回答：「以色列。」安卡勒问：「我该加入他们吗？」耶稣回答：「你必须寻求以色列最大的好处，不是它的毁灭。毁灭以色列的，就是毁灭神眼中的瞳仁。」

连耶稣的死敌，也说耶稣爱以色列。

米西勒爱耶稣，所以自然站在受害者的一边，反对欺人者。但没有神的恩典，人就不能遵从圣道，却会走极端。米西勒拒绝错误的基督教是正当的。这给我们看到教会大倒退的原因。在马太福音提及耶稣医治生病和鬼附的人之后，就说：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」（太 8: 17）。

基督降世时，把自己放在于生命的一切情况中；他能藉着话语影响人，也能受人影响。他医治多人脱离罪恶，使人不再受憎恨煎熬。但这些人的罪恶和憎恨就临到他。所有进入教会之人的软弱，都成为他的软弱。二千年来基督徒的罪，都成了他的罪和无能。耶稣若不接受软弱，便是缺乏爱；接受，便意味基督徒的罪都是他犯的。

利未记有一句话：「这一切可憎恶的事」（利未记 18:27）。这译文于原文不同。原文无人敢译。它写道：「神的可憎事」。信神之人的罪，在世人眼中就如神犯的。

拉丁箴言说：「能分辨清楚的，就能教导。」

罪恶只是与耶稣的名字相连，但他是无辜的。人不当为基督徒的罪，拒绝基督。

在这方面，犹太人在我们这位艺术的朋友心中引起困搅。一个卡巴拉的拉比乘机使他放弃基督信仰，成为摩西的门徒。

这是一个困难的挣扎。米西勒是完美主义者，又有高道德水准。叫一个自知善良的人悔改，总是难的。我逐步的给他看犹太会堂的祷告，问他能否接受；因为每次进会堂，他就必须说这些祷词。这些祷词使他与教他行善的耶稣，断绝关系。

每天清晨，犹太人都祷告说：「世界之王耶和華阿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没有把我造成外邦人，或奴隶，或女人。」我问：「你接受这个——只因你是罗马尼亚人，就不如犹太人？这岂非种族歧视？犹太人在逾越节祷告神：『把你的烈怒，倾倒在不认识你的人民身上！』耶稣的劝告不更好吗？耶稣叫使徒到世界，传福音给万民，救人脱离神的忿怒。」

我也给他看到，犹太祷告书的不一致。在赎罪节，有些祷文是暗中信耶稣的犹太人写的。其中说，这些祷文是「藉着站在宝座前的耶稣」达到神(al-iyad_Jeshu_Metatron)。同一日，他们又说另一个祷告。这祷告还没有译为现代希伯来文。它的开头是说 Az_milifnei_beresit。拉比们不译这句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：「我们的弥赛亚，我们称义的盼望，离弃了我们。我们得不着正义，我们失败了。他为我们的罪被杀。因他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新世界的胜利已经在望。他乘马车从天而降，从西珥再度发光，在利巴嫩山垂听我们。」

明显的，为我们的罪被刺伤的，只能是耶稣。会堂的诗歌颂赞他，虽然拉比们拒绝他。这就如一些牧师，很会念忏悔文，但若有人说牧师必须悔改，这些牧师就会发怒。米西勒渐渐看到，摩西的宗教是错的，因为它是自救的宗教，意即靠己力获救。自救的宗教缺少谦卑。罪和救恩都不是来自我们。人的命运久已注定。永生是神的恩赐。就如罪恶与灭亡也是来自魔鬼，不是我们的自由意志。

在圣诞前夕，蜡烛点着时，米西勒安然说：「今天耶稣也诞生在我的心中。」

一日，我在公园里坐着读经，预备讲章。我身旁有一位小姐也在看书。我看她的书，是一本罗马尼亚的小说。我就问：「我读过你的书，但你看过的没有？」我们便开始谈话，结果她悔改了，她的母亲也随着悔改。我在猛烈轰炸期间为她的母亲施洗。这少女如今嫁给米西勒。他们快乐的生活在一起。

司布真说，神关闭乐园时，并没有完全封闭。他留下一个角落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婚姻便是天堂一角。他俩正是。

圣莫斯

让别人称赞他们的天才，我却要赞美神所拣选的愚笨人，叫聪明人惭愧。

我们的弟兄莫斯，是丧礼的抬棺人。他患有轻微的精神失常，并不会伤人。我们聚会时，他会大叫；讲员说及耶稣受难，他就发唏嘘声；耶稣得胜，他就大笑。

其他的信徒不堪其烦。有一个对他说，如果他安静，散会后就请他吃烧肉，蛋糕和水果。莫斯是个穷光蛋。

第一个主日，莫斯相当安静；但下个主日，讲员说耶稣复活，莫斯就起来叫：「有烧肉也好，没烧肉也好，哈利路亚！」

在一九三九年，大拉比尼米罗被人开枪。拉比没有受伤，子弹只打穿他的外袍。但他给吓病了。一大群犹太人来祝贺拉比大难不死。莫斯也来。他对拉比说：「拉比没有见吗？神不要罪人死，他要罪人悔改得救！」

他来我家吃饭。吃的时候，他对我的太太说：「姐妹，可以拿开我的餐刀吗？我知道我的精神不正常。我已经许诺神，绝不用刀，免得伤人。无论如何，亚当和夏娃也不用刀。」

我想许多聪明人，可以向这疯子学习。

一九四零年正月，首都的法西斯党，就是天使长米迦勒团，展开动乱。极多犹太人被杀；其中有些被挂上「洁净肉类」的字样，吊在首都的屠牛场。

动乱期间，有一天莫斯在一间廉价茶室里喝茶。忽然有一群武装的法西斯党进来，队长叫道：「所有肮脏的犹太人都出去！」犹太人就出去。罗里在外边等着。他们将被送去树林枪毙。莫斯显然是犹太人，却安静喝茶。青衣队领袖喝道：「你这犟子，我叫你出去！」莫斯安然回答说：「亲爱的弟兄，肮脏的犹太人，是卖耶稣的犹太人，好像犹大。我却是爱救主的以色列人。」——「闭起你的鸟嘴，快给我出去！」莫斯就出去。号令又吼道：「肮鬼都上车！」莫斯重复说：「肮脏的犹太人，是卖耶稣的，好像犹大。我却是爱耶稣的以色列人。」一个领袖叫道：「不要逼他上车。你们看不到吗？他是个传道人。」他们就没有逼他。

但莫斯却不走。他对那领袖说：「我看出你是好人，又有怜悯。神会报答你。但行善不要只行一半。让车上的犹太人也回去吧！」愚人常有超强的建议能力。我相信莫斯也有，但从另一个源头。无论如何，那个青衣领袖果然叫犹太人都下车回家。

如今莫斯真的怕了；他回家藏起来，直到排犹期过了。

所有获救的犹太人，逢人就谈莫斯。又因他失踪，人都以为他死了，就称他为圣莫斯。

后来他遭遇可怕的命运。他在一个集中营里，死于黄旦。

波坦

基督教传道会常救济贫穷，就被批评为收买灵魂。这是一个难题。

许多犹太人生活困苦，我们怎能不帮他们？我们怎能不帮犹太难民，逃离希特勒的德国？经上说：耶稣怜悯众人。这怜悯也是他真门徒的象征。耶稣不单怜悯人的灵魂得救，也怜悯人的肉体饥饿。当我们帮助一人，同时向他传福音，旁观者和受益者就把这两件事连起来。耶稣也面对同样的难题。他传一种新的教训，同时也给人食物。结果许多人到他那里，只要面包和鱼。

犹太人有一个古老的故事，说及亚伯拉罕。一天，亚伯拉罕请一个乞丐到帐篷来吃饭。他愿向乞丐显出一点温暖。可是他祝谢时，

乞丐就咒诅神。亚伯拉罕不能忍受他天上的朋友被人咒诅，就把乞丐赶走。但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说：「这人已经咒诅我五十年，我还天天给他粮食。你不能忍他一天吗？无论如何，也要给他吃饱了才赶。」

如果连咒诅神的人，我们也该款待，何况是假信的？还有，分辨真假很不容易。

在耶稣的比喻中，浪子只为物质的理由而回家。但他父亲还是热烈欢迎他。真理是软弱的；除非它也给人物质的好处，不然就不能得胜。它常需要美丽的外表，又要引起人的情感。

老西门论及耶稣说：「这孩子被立，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」。

一些犹太人得到基督徒的物质帮助，就兴起，达到属灵的高峰。波坦便是其一。

波坦的信主，就如底色列的结婚。人说底色列为钱结婚。他回答说：「是的，当时我完全不认识我的太太。如果不是为了钱，我决不会娶她。但如今我那么了解她，就算她没有钱，我也一定要娶她。」

另一些犹太人却因物质帮助，灵魂就大受破坏。

一位雕刻师，感于初期基督徒的殉道精神，决定造一种雕刻，使这精神永垂不朽。他雕刻了一对年轻夫妇，男的手持十字架。然后他就开始刻一只狮子，作势扑向二人。

一天，他请朋友们来参观。那头狮子还是一块石头。

一位朋友说：「你是个穷人。谁要买这作品？这类雕刻有好些人作。没有犹太人会买一个带有十字架的雕刻。不如除去十架，换上钥匙。钥匙是许多宗教的圣物。对你，它可能是圣彼得的钥匙；对拜灵者和巫术家，钥匙也是圣号。这使你容易找到主顾。」于是雕刻师把十架改成钥匙。

有一天，来了一位美国富豪，他一见这像，就叫道：「极品！极品！它代表技巧。那块石头可能是个钱箱。拿钥匙的青年，教人用钱之道。我出一千元买这作品。」

于是，殉道作品就变成颂扬金钱了。

许多灵魂，先感于基督的爱，但因贫穷，他们就接受援助，于是救主的形象日减。他们留心的，是能得到多少，还有最重要的是，谁比他们获得更多！

但只是一些人如此。

波坦公开承认，她起初受吸引，是因为听说我们帮助犹太贫民。但后来她真心信主，就不再向我们求助，虽然她非常穷苦。

她嫁给一位半犹太的德国人。这男人不曾悔改。他们有三个孩子。在一九四三年，德国大使馆勒令所有德人回国。波坦的丈夫孩子须回国，她则留下。

在德国，有人投报说她的丈夫是半犹太裔，又娶了犹太妻子。意即他们的孩子主要是犹太血统，只有几滴德国血。

他们都给盖世太保关了起来。为了自救，这父亲就撒谎说妻子是罗马尼亚人。德国警察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写信回家索取证件。如果能证明妻子是罗族，他们的孩子便有四分之三欧种，他们便能得救。

那些日子，在罗马尼亚金钱万能。波坦的家人弄到一份证书，证明波坦纯欧种，比希特勒还要纯。因为据说希特勒也有一点参杂的。

当她亲属把假证书交给她时，我正在她的家。我见到一幕至死不能忘的景象。她撕掉假证书说：「亚伯拉罕乐意献子与神，我也把丈夫和三个孩子献上。我不撒谎！」

她不再听到丈夫和孩子的消息。

米斯德 Meister_Eckhardt 写道，放弃地上暂时之物的，便得到那事物的真体，就是天上的。波坦将从神得回家人。

波坦不知道她作的多么伟大。她是谦卑的。弟兄们不知道她的牺牲，因为她只字不提。还有，每逢弟兄们谈到某人为了逃避逼迫，作假证书时，她就说：「不要审判他！各人必须照自己良心行事。」

波坦作的对不对？她不审判人，就没有人能审判她。

这引出一个问题：我们该常说真话吗？

在第四世纪，有些基督徒僧人住在提比亚沙漠 Thebaid desert，逃避败坏了的教会。当时的教会在成为国教后，就充满了贪污等事。他们记录的轶事中，说到有一天，亚加顿 Agathon 神父问阿罗尼 Alonie 神父道：「我怎样钳住舌头，使它不撒谎？」那回答是：「如果你不撒谎，你就会犯许多罪。」亚加顿问：「这怎么可能？」那回答是：「假如有两个人在你面前犯了谋杀，其中一个逃到你室中。然后法官来问你：『你看见谋杀吗？』你不撒谎就注定这人死亡。不如让神审判，因为神知道的更清楚。」

路德说，撒谎为保护人，或是说笑，不算是谎言。我个人以为，人们对谎言和非真实的观念不明。浮士德 Faust，奥特罗 Othello，巴西发 Parsifal 等著作不是真实事，但也不是谎言。它们是艺术。我们告诉孩子的神话故事，或告诉成年的笑话，也不是谎言。它们属于幻想和游戏的天地。一句救人脱离暴君的假话，是不是谎言？我们必须给爱的行动这样难听的名词吗？

谎言是一句害人的假话。奥古斯丁说：「爱，作你所要作的。」善良不胜于真理吗？救人的假言，不胜于杀人的真言吗？在反基督教国家，这是信徒每天面对的问题。

但亚伯拉罕献以撒又怎样讲呢？这是另一个境界。在那神圣的境界里，我们的判断不再能操作。

我常诧异，如果没有像波坦一样的无名英雄，真理能否存在。他们为真理牺牲一切。我常听见肤浅的讲章说，「信耶稣何妨？不过失去空酒瓶，一些衣服，打太太的杖，你的名字，犯罪感，或你家中的地狱！」不是的，有些人为了基督，失去财产，自由，健康，甚至他们在地上最爱的人！

我家庭的见证

我的岳父母是保守的犹太教徒。我妻子悔改后，晚上想到父母，就不能入睡。于是我们到岳家去。我们在星期五黄昏抵达西瑙提城，就是在犹太人的安息日开始。

进门时，我们看见桌上已经摆好仪式的食品，点着蜡烛。我妻子的三个妹妹和一个小弟，尊敬地看我们。岳父母很高兴；无论如何，我是他们长女的丈夫。岳父起立，诵读祝词。当他发现我也同念创世纪第二章(1-3节)的祷文时，就感到惊奇。他知道我向来不信神。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。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耶和華世界之王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造了酒果。」

然后就为面包祝谢和进餐。餐后是烛光夜。我问：「经上写着，神在第七日完成他的工；又写道，神在第七日安息。那么六天的创造有什么不足？神在第七日完成什么？他怎样在安息中作工？」

「神的六日创造并不完全。人需要休息。神就在第七日把自己的安息充满世界。」

「摩西的律法，就如六天之工。律法有六百一十三条命令，不给人休息，只折磨人的良心。我们不断违反律法。谁能守这两条命令：尽心尽性尽意爱神，并爱人如己？律法如镜子，照出我们的罪恶。神的法律纯全，但也成为我们的重担，」

「古时，犹太人不能靠律法得救。圣经的一切伟人，都说自己常犯罪。他们必须靠圣殿的献祭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清除。他们把手把罪转移给一只的动物，预表未来的弥赛亚。犹太人藉着祭牲，安慰良心。但现在我们没有圣殿，也没有祭牲，怎样得救？」

岳父回答：「拉比们说，我们每日读一段摩西律法，提及献祭，神就满足了。」

我说：「我也听过这种解释。曾有一位基督徒到犹太商店，谈起这事。店主就像岳父一样回答。基督徒不再辩论，他说：『好吧！我来不是谈宗教，却是买东西。』」于是要了一些衣服袜子，请店主开单。店主写了单，基督徒念完货名，拿了货品就走。店主叫道：『你忘了给钱！』基督徒回答说：『我不是读了吗？』『是的，但你还未付钱。』基督徒回答道：『读不等于付吗？』

「想一想，我们便看到，那位店主自相矛盾。我们又看到，祭牲必须被杀；只读经文是不够的。」

我对岳父说及弥赛亚的预言，和耶稣的应验。行动比圣经更有说服力。耶稣曾叫公元前那些敬拜朱尔，朱比德，沃坦等偶像的人们改信真神，又叫许多人把犹太人先知书当作神圣的，又叫众国放弃多神信仰，归向公义善良的神。犹太人是神的选民。神选他们带光给世界。但犹太人若要完成使命，就必须归回耶稣。少了耶稣，犹太人就不能完成这使命。耶稣叫相信赫丘力士 Heracles，阿多尼斯 Adonis，奥斯利 Osiris，或迪亚尼苏 Dionysus 的人民，知道这些神话应验在他身上。耶稣是犹太人的王，以色列的弥赛亚。

我告诉孩子们许多故事，他们至为敬慕的听。我的岳父开始严肃思考。该晚，岳母和我们一同跪下祷告。

孩子们开始参加基督徒聚会。不久他们就接受福音。起初岳父怕被人看见，但当聚会时间快到时，他就大叫：「快，快！每个人都到了；只有我的女儿们迟到！」

我的妻弟坚决不接受福音。他那时正在接受一位大拉比的教训。我常诧异犹太孩童的独立性。他们就如帕斯 Blaise_Pascal 所说的：「人生下来如真品，死时如充货。」

一位反犹太人士的悔改

纳粹掌权时，我们的团契带领许多反犹人士找到基督。

一个反犹太人士来我们的教会。路上他参与虐待犹太人。请他来会的朋友，没有告诉他那天讲道的是犹太人。那个星期日他就悔改。此后不再打一个犹太人。

有一次，一位罗裔姐妹带领一位反犹太人士到会。我的信息是耶稣说：「我奉差遣，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」（太 15:24）。我呼召犹太人归主；我引经证明福音先叫犹太人悔改：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马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」（太 10:5-6）

会后，那姐妹苦涩的责备我说：「你知道我们常带领非犹太人到会，他们很多反犹。为什么你说那种道理？罗马尼亚人会反感。」

那位反犹人士回家，自我辩论道：「你听圣经怎么讲？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别族。反犹太人士有什么地位？完全没有。」他就放弃反犹主义，并其他的罪恶。他悔改，成了热心得人的渔夫。他成了希伯来基督徒的真诚朋友。

犹太人常因我们热情款待敌人，感到困搅。他们听到我们为反犹政权祷告，就气愤的离开。他们气我们与反犹的牧职人员和好。

教皇格里七世 Gregory VII 说：「就如属灵的事物，少了属地的身体，人就不能看见；又如灵魂没有身体，就不能操作，宗教少了教会也不能操作。但教会既是肉体，就有肉体的罪恶和软弱。」反犹主义是教会的诸多软弱之一；但这不是单独的现象。她也有她的反面：就是犹太优越主义并犹太教徒对基督徒的敌视。

我们必须容忍人的软弱，尝试用爱医治他们。在一些情况，我们成功了。我们相信爱能胜恨。

孔子写道：「我见一人，试用杯水救一车火。他救不成，就说水不能灭火。这人很笨。杯水车薪，固然救不了火，但许多水却能。」

我们的一滴爱，不能熄灭世界的邪恶，但许多爱能。无论如何，向击打你的杖发怒没有用。要气就气拿杖的人。你的敌人由恨催动；你当恨他的恨。他本人不过是杖。

犹太人被憎恶是有原因的，犹太人也有罪。我娄次看见，一个反犹分子只要遇见到一个热心的犹太基督徒，就不再反犹。

我们多少人会同意，敌人是天降之宝？我们必须爱惜敌人。他们帮助我们灵性的生长。少了反犹主义，以色列不能成国。锡安运动的创办人特尔多 Theodore 知道这个。没有反犹主义，犹太基督徒就没有机会爱敌人。仇敌造益我们。他们只苦害自己，因为他们正在自掘坟墓。

至于受害的犹太人，我们同感他们的痛苦。但这痛苦，因复活的盼望而得消减。在天国，一切不义将得弥补。

为基督殉道的犹太人

我曾提及有关至死忠心的菲斯丁。

我相信他在另一个世界，仍然关心我，和他发起的工作。因为除了这个，怎样解释两件巧合？在我被捕之前，我在他最后传讲的讲台上讲道。我也曾住在他的居所，感受到他的英魂。如今我必须说其他的犹太人。他们因爱耶稣，不为自己着想。

第一是大卫曼。他是巴德城的一位拉比之子。父亲要他成为拉比，作以色列的一名教师。他对基督教宗派的冲突不感兴趣。他加入希腊东正教，就是罗马尼亚的主要教派。他也一样能接受信义会，或浸信会。他受基督教的精义吸引，不是它的暂时历史。他以为宗派分裂的主因，是骄傲，物质和政治利益，并个人的声名。

他自小受教，每日阅读犹太祷文，包括摩西的十三条文。第一条是：「我全心相信，众先知的的话都是真的。」但他察觉到，一些先知的的话被隐藏了，就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。大卫曼的老师不讲这一章，但大卫曼读它，认识到其中含有奥秘。

一天，由于好奇，大卫曼到该城的一所东正教堂。庄严的崇拜给他深刻的印象，他就继续来。起先他思想这些事，后来发现，基督教的崇拜和一些犹太经文大有联系。他相信耶稣便是应许中的弥赛亚。

该城就有谣言说，一个犹太少年常到一所教堂。当他拒绝家庭的要求，停止这种行为时，他父亲就把他关在家里六个月。他获释后，就与神甫们联络，不带任何证件的离家出走，到多菠萝城的修道院。他在那里受洗。受洗那天，他患有肺气肿。但他坚持洗礼。他从寒冷的水中上来，就完全复原。

他父母极力寻找他，找到了就骗他回家。几位保守的拉比在他的家开会，决定杀死「叛徒」。可是当晚有小偷破门。在混乱中，大卫曼得以脱身。他跑到莫达维亚的修道院。一天，他在院旁行走，他激进的弟弟发现他，打伤他。伤愈后，他就到首都，摆脱家人。他在首都学习教会音乐，后来去西瑙提深造。

1937年，他进城投考。火车上他读一本祷文，同车的年轻人在谈世事。他们见他读祷文，又不时画十字，就开始笑他。大卫曼跪

下，大声从头念起。笑的人都沉默了。他念完后，他们向他道歉，又请求他再读一遍，作为原谅。

当晚他抵达西瑙提，就作了一梦。他看见一个充满怪兽的荒凉土地。他骑着其中的一只怪兽。另一只怪兽的脸，正是他的叔叔。这叔叔死命地咬他。忽然一位圣徒出现，乘晶梯从天而降。他看出这是塞拉非 St.Seraphim。塞拉非手持圣杯，杯上刻着犹太文「焚烧之火」。有火从这杯中发出，充满天空。然后恶谷消失，只见一个美丽的河畔。大卫曼醒来，就写信给朋友说他的梦。第二天，他被叔叔发现，开枪射中要害，几个小时就死了。这事在报章上广为报道。但那时贿赂公行，官方和报馆都受了钱，没有人被罚。

但大卫曼没有白死：他垂毙时，十七岁的妹妹照顾他。这妹妹见哥哥的信心，也悔改相信。她也受洗归希腊东正教。她有一个特殊的经历，值得一提。

当德国和罗马尼亚联军占领西瑙提时，马利亚（大卫曼妹妹）连同数千犹太人被送到乌克兰集中营。忽然德国的铁血部队抵达，开始屠营。但杀一万人不是易事。受害者必须挖坑，被杀的须由未杀的人埋葬，这需要两三天。玛利亚正与其他人等死。不料一位德国军官走向她，问她是不是基督徒。她说是。那军官说：「你不必死，跟我来。」于是冒死带她出营。这可能是一个德国基督徒兵士，听见玛利亚和同伴说及耶稣，就报告他的基督徒上司。这上司就决定救她。（我也见过一位真信基督的盖世太保。）不久马利亚就被带往首都，远离战场。

我常和她谈话。她是一位单纯的信徒，没有特别的恩赐或品德。许多牧师都会把她当作是软弱的器皿。我常诧异为何神这样救她。这是不是为了她哥哥的缘故？使徒保罗写道，在他的日子，犹太人是福音的敌人，但还是蒙爱，这是因为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缘故。今天会不会也有些人被神重用，为的是一位亲属或密友的信心？福音书说，耶稣医治一个瘫子，是因为他朋友们的信心。我们岂不当为那些做不到的人，大大地爱？这对他们将是极大的祝福。

但为主殉道的犹太基督徒，不只是菲斯丁和大卫曼。在赤达有一群非常活跃的犹太信徒。他们的领袖在苏联军队来了，都被送到

西伯利亚奴役，后来被杀。为了吸取一个教训，我必须说，这群基督徒和当地的浸信会激烈冲突，为的双方领袖的私仇。双方会友在街头相遇，也拔刀对砍。但在西伯利亚，犹太基督徒和同乡的浸信会领袖，一起为基督受难。为什么我们必须等敌人给我们醒悟？

我又记得一位年少的犹太基督徒菲尔曼。当犹太人拥挤上运牛火车时，菲尔曼从火车上的一个小窗向外看。后来，看见的人说，菲尔曼的面孔发光如天使。一个德兵用枪射他，把他打死。战时犹太人不能出城。当我获准到耶西时，该城的基督徒只留下妇女。我拜访菲尔曼的母亲，尝试安慰她。但不可能。她丈夫和四个儿子，同一天被所谓的基督徒杀死。她的心已经硬如石头。

神在出埃及记说：「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，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，不肯听他的话」，又在约伯记说：「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，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」也必为这妇人找到理由，她的心完全硬了。她对一切事只有一个回答：「如果神存在，至少会给我留一个孩子。」

我不能抵挡，只能撤退，给这不可言喻的哀伤一种敬意。

我可以说玛丽喀吗？当凯莱政府命令匈牙利的犹太人，迁往奥斯威 Auschwitz，特利比 Treblinka 等地的死亡营时，犹太基督徒的儿女获得豁免。玛丽喀原可获得豁免，但她隐瞒身世，到集合站报到。她愿和众犹太人同死，好向受害者见证基督。玛丽喀是奥斯威死亡营的少数存活者之一。出来后，她和友伴们同回以色列。人们称她为圣玛丽喀。在以色列，在这麼一个英勇行为后，自然会发生不可避免的精神反应。圣经没有说及三少年离开火焰后怎样了。那事最好不提。但神没有忘记她的贡献。如果她知道一点心理学，就不至于那么沮丧了。

许多犹太基督徒为信仰坐牢。米兰牧师被囚多年，和他同囚的，包括反犹分子，都称赞他，以他为英雄。当他获释后，同工们对他无动于衷，甚至恨他。他曾为这些同工们受刑，脚被火铗，却不说他们的坏话。但这只使他的苦难越发光荣。

我不能逐个说。苏萨娜十七岁就向法西斯党传福音。她被捕后，被带到总部。司令在开审前，先给她一记耳光。她立刻转过脸来说：

「还有这一边。」—「你说什么？」长官问。她回答：「你所崇拜的耶稣吩咐说，人打你左脸，连右脸也由他打。」那军官吓得马上把她放走。

这不是唯一的例子。另一个基督徒犹太人传福音给苏联兵，就大受苦难。

希伯来基督徒被同族藐视，并不令人惊奇。因为罗马尼亚的两个杀害犹太人的基督徒机构，便是「天使长米迦勒会」（虽然在圣经，这天使长是犹太孩童的守护者），和「全国基督徒抵抗阵线」。

我问这些组织的一位领袖，什么是基督徒的意思。他回答：「基督徒意即反犹。」这人不单口说，也行动——用他的杖。所以一些犹太人就觉得，犹太人的意思就是反对基督教。

人的思想受了各种有毒的意念，就变得可怕。犹太基督徒正好站在十字路口，自然得承受各种风暴。

但这种苦难，不是为我们的好处吗？

第四世纪，君士坦丁大帝解放基督教后，圣格里歌利 St. Gregory 写道：「我们失去了逼迫时的伟大和力量。」

耶罗米 Jerome 也写道：「从救主降临到如今，既是从使徒到现在，基督教会在逼迫中成为伟大，冠以殉道之冕。但基督教强盛富有后，它的品德就减少了。」

我相信，犹太基督徒的卑微是神预定的。他们的许多患难，不单叫他们自己得救，也叫他们能领导各族建立神的国。

使徒保罗说，犹太人获接纳，就是世界的再生（罗 11:15）。如果沉重十字架不意味将来的荣耀，善良的主就不会让我们去背。

许多西方基督徒不再受逼迫，岂不是因为他们不再令撒旦惧怕吗？魔鬼不怕不忠的基督徒。犹太基督徒该感谢神给的逼迫。

神学博士宁德 Neander 写道：「我们是多么无力的见证，但还自称基督徒！我们该惭愧，当我们想起依纳 Ignatius 和坡利卡 Polycarp（两人都是第二世纪的基督徒，被狮子吞吃）等人时，就恨不得为基督死一千次。我们多数人，包括大神学家，和殉道者差

别甚远。我们不喜欢被人看偏，我们避免一切麻烦。但我们还是名人博士——都是挂名的。」

愿神给犹太和外邦基督徒认真领受这责备，公开谴责世界的罪恶，不怕因此殉道。

第三章

复活之辩

火车上的谈话

在一九三九年，我乘火车从西瑙提城到首都。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著名的拉比。他看到我读圣经，就问我是谁。我说我是基督徒犹太人。

他感到惊奇，问道：「你若是犹太人，何以成为基督徒？」

我回答说：「因为我信耶稣是救主。」

「但你怎会信那个？什么使你信耶稣是弥赛亚？」

「在圣经有许多证据。我不能在火车上逐一述说。但有一个证据是特殊的，就是耶稣的复活。如果耶稣是骗子，或是自我欺骗者，神就不会叫他复活。」

「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。怎么还会信那个？」

「拉比，耶稣复活的证据那么确实，只要你听二十分钟，不加打搅，你也必信。」

「好啊，我很想见到，一个少年叫一个拉比信耶稣复活。说吧，我给你二十分钟。」

这里便是我说的要点。

「我们怎样知道历史？我们靠的是当时的史家，如荷马 Homer，西罗多特 Herodotus，凯撒大帝 Julius Caesar 等。我们怎样知道耶稣？也靠当时的史家：马太，马可，路加，约翰，保罗等。为何我们信一些史家，不信另一些？」

「我们的理智应当如同公正的法庭，衡量证据。我们不单考查证人的话，也考虑证人本身。写耶稣的人，无疑的比一般史家更可靠。一般史家多数是皇家雇请的。他们为他们的主人，或本族，或自己的阶级而写。但福音作者们却不同。他们冒死写书。马太死在阿比西 Abyssinia，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 Patmos 奴役，保罗在罗马被斩首。彼得被倒钉在十字架。没有一个公正的法庭会轻看这种证人。这些人都声言看见，听到，摸到复活的耶稣。」

拉比尝试打断。我提醒他的许诺。

「我知道这个论点可以被反驳。其他史家写的是一般的事，就如战争，宫廷纠纷，国王嗜好，阴谋，暗杀等。但福音写的却不是我们日常的经验。他们说童女生子，触摸医治大痲疯，在水上走，

变鱼变饼，最终耶稣复活升天等。这些都是神迹，我们现代人却不信神迹。」

传统告诉我们，耶稣一出世就说话。理性主义者一定会说这是神话。如果这场谈话延迟三十年，我就可以引述南斯拉夫一个孩子刚出世就说话和回答问题。那事发生在一九六零年，当时全球报章都刊登这件事。福音的作者们是谨慎的。他们留心不叫福音难解，就不记录耶稣出世时是否说话。1963年，报章又说法国一位十六岁的少男「怀孕」。原来他的孪生兄弟发展在他体内。

「至于耶稣行的神迹，」我对拉比说，「它们是特殊事件。在生活中，不单只有普通的事。一个不信神迹的人，是不现实的。」

「还有，人常把一个智力或体力超常的人所能行的，看为神迹。宣教士在原民中，常被当地人看为行神迹者；这并不出奇。因为落后民族需要磨木几个小时，才得到火种。宣教士只需几秒钟，就从一盒火柴起火。他甚至能使臭水（汽油）燃烧。布克 Pearl_Buck 报道说，当她告诉中国落后的农妇，说英国有些屋子重叠，车辆不必马拉，自己行走时，一个妇女细声说：『弥天大谎！那种事怎能发生？』克德 Cortez 凭着六十名手下的西班牙人，征服强大的阿斯德 Aztec 王国，因为阿斯德人当他是神。因为这些阿斯德人未见过白人，而且这些新来者拥有神奇的马和枪炮。于是一个帝国就不经争斗的，落在几十个冒险家手中。」

「耶稣的属灵能力，是人未曾拥有的。所以他能行神迹。」

「说神迹不可能，是愚拙的。人当详察众使徒的见证。拉比，你不能避开神迹。你若不信耶稣复活，就要相信另一个更大的神迹，就是一个无因之果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教会的存在，便是无因之果。」

「我们看基督教如何形成：耶稣没有写书，也没有成立任何有力的团体。他只有十多个卑贱的信徒，都是低教育的人——罪人，税吏，妓女。最后，他的一个亲密随从出卖他，另一个否认他，其余的离弃他。他死在十架上时喊道：『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』他死后被埋葬，一块大石挡在墓口，敌人的守卫站岗，他

的门徒都躲藏。这些门徒所关心的，是避免老师的厄运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怎会有基督教？

「我们有一个解释，就是耶稣复活，多次向使徒显现，保证他们见到的就是他。门徒于是重新集合；复活的耶稣和他们同工，给他们行奇事的能力。曾经赌咒否认耶稣的彼得，如今却站在耶路撒冷街上见证复活的主。其余的使徒也冒死传福音。教会便这样诞生。它继续生长，虽然外有逼迫，内有败家子。你若不承认耶稣复活，那么教会，就是生存了二千年，拥有千万人的信徒团体，便是一个无因之果。

「我们进一栋大厦，爬上十楼之前，也许先在底层查看地基是好的。但如果那栋建筑经得起大地震，便证明它的稳固。基督教的根基在耶稣复活。这所大厦承受过巨大的震感而不倒，证明她的基石稳固。

「耶稣复活还有一个论点。初期教会的敌人，从来没有否认耶稣的空墓。如果耶稣身体不见了，众人自然要来看尸体是被偷了或毁了。犹太祭师们没有反对坟墓是空的；他们只叫士兵们说，门徒在晚上，乘着兵丁们睡觉，把尸体偷了。如果兵丁睡了，怎样看见门徒盗窃尸体？奥古斯丁问的对：「犹太会堂告诉我们目击偷窃的人，又说这些目击者们正在睡觉。」如果祭师们真的相信门徒偷尸，怎么不拘捕门徒来审问？

「强大的行动，须有强大的动力。建立在耶稣复活的信仰，大大的影响了世界，这不可能是幻觉的结果。耶稣的门徒没有幻觉病者。多疑的多马和生意人马太，不可能幻觉，渔夫如安德烈，谨慎的人如拿但业，也不可能，胆怯的彼得也难被幻觉推动。只有巨大的事件，诸如真的复活，才能推动这种工作。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事过后三十年中，门徒多半遭受惨死，许多正是因为强调耶稣复活。

「耶稣的门徒开始向犹太人传福音，就和祭师们冲突。他们声言耶稣活了，所以是弥赛亚。如果耶稣的遗体还在，他们能不能一天赢得数千人归信？彼得最初的讲道，只离耶稣的坟墓数百公尺。

「使徒们没有朝拜耶稣的坟墓。（大数城的保罗，悔改后到耶路撒冷见众使徒，也不探墓。）耶稣的敌人也不来坟墓查究，好证

实耶稣的尸体是否存在。当时，稍有名气的圣徒，死后也有人朝拜，初期使徒也知道这传统（太 23:29），但他们不来拜墓，因为知道是空的。

「这一切那么令人信服，以致门徒在耶路撒冷开始传道。信从者数以千计，敌人束手无策。祭师们若说，使徒偷窃尸体，任何人都能回答：『贼不就在大街上吗？快去捉吧！』」

「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的说法，更是可笑。这说法是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昏迷，当他被放进清凉的坟墓，便醒过来。若是这样，他怎能在精疲力竭的情况下，推开大石，又打败守卫？他可以到哪里去？他只能投靠门徒。若这样，门徒便知道他没有复活。他们怎会为自己的谎言舍命？」

「我们被迫相信福音作者的话。他们说及自己劣行时，显得那么无知。为什么使徒们会说耶稣曾称他们的领袖彼得为撒旦，又说彼得在耶稣被卖的那夜否认主？我所能发现的唯一动机是，他们忠于真理。」

「奇怪的是，当使徒们向众人说耶稣复活时，他们只是声明，并没有辩论。那些日子，人们也怀疑有关天使和复活，如马太福音 22:23，并使徒行传 17:32 所记。于是这复活只能在众所周知的事，才有可能。复活的耶稣曾向五百人显现。这些人大概会告诉二万名亲友。」

「还有两件悔改证实耶稣复活。首先是耶稣的弟弟雅各。耶稣在世时，雅各不信，以为耶稣疯了。约瑟福 Josephus Flavius 说，雅各非常正直。后来他怎麼信耶稣是弥赛亚，并且殉道？任何人读雅各的信（路德称为稻草书信），就会觉察到这是一封犹太信，不带基督教气味。这使我们见到叫雅各悔改的，不是耶稣的教训，乃是耶稣的复活，就如新约所记。耶稣复活后向弟弟显现，这使雅各发现自己的错误，就在懊悔中写这信，自责曾经毁谤了耶稣。」

「其次是大数城的拉比扫罗。扫罗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，看见耶稣显现，对他说话。这是不是精神病？就算莫哈默向我显现十次，我还是自以为患上幻觉病，我绝不会成为莫哈默的信徒。保罗怎么会成为耶稣的门徒？原因是他知道耶稣的坟墓是空的，除了复活，

别无解释。当他看见耶稣，于是最后的疑点也除了。他就悔改。后来他到耶路撒冷，并不去坟墓，因为知道是空的。他和使徒们谈论如何传讲复活。像使徒们那种人，不可能谈论如何撒谎。还有一点：史上百万计的罪人生命得改变，成为圣洁。这种神迹在教会里天天发生。如果你问这些人，这种神迹如何发生，他们的答案总是耶稣。必然是活的耶稣，才能这样作。我便是其中一个得改变的人。

「这些论点使我信耶稣复活。但让我们来听一个有权威的史家。罗马帝国的史家莫森 Professor Theodor Mommsen 写道：『耶稣复活，是古代证实了的历史，没有任何事件比这个更有证据。』

「如果一个丈夫在战场上失踪，后来有人告诉他的妻子说，她的丈夫在战犯营。后来又有一人这样说，以后又有第三，第四，十多个人这样对那妻子说，这妻子就会相信他们。我们也是。那些信基督死了的人，听到妇人，使徒并五百个目击者的见证。他们自然信耶稣复活了。」

我讲完了，拉比沉默几分钟，然后起身说：「就算他复活，与我何干？」就走了出去。他回来时我俩都没说话，直到首都。大战时他被法西斯分子杀死了。

多年后，一个傍晚，我的教会举行布道会，人群拥挤。我不讲道，却说上述的故事。我讲完时，一个犹太女学士上来对我说：

「你也说服了我有关耶稣的复活。但对我，这事大有意义。」

说到拉比，我必须指出，许多拉比对基督教的论点，毫无招架之力。有一次，我对一个从柏林逃来我国的拉比谈话。我给他看以赛亚第九章，说弥赛亚的来临：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他名称为奇妙，策士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...」

这信息含有一个文字谜。在希伯来文，M 字母一般写为开口的方形，只在字尾时变成封闭式。这文字的规则在旧约一直严格遵守，只有一处例外。在这一段经文，「加增」lemarble，m 字母不在结尾，却也写成封闭式。这错误一直没有改正。

我问拉比能不能解释，他不能。我就告诉他，〈卡巴拉〉的传统说，以赛亚把封闭的方形放在字中，为向读者显示，那圣婴将生自一个少女封闭的胎中。

其他论点，我个人以为更有说服力，但对这拉比，远不如这个。后来我说，弥赛亚就是童女玛利亚生的，他就没有反驳。

在其余的拉比中，我甚至见到同情耶稣的。我告诉一位老拉比，耶稣就是以赛亚预言的弥赛亚。他摇头说：「不！耶稣不需要以赛亚。比较起来，以赛亚是小的。世界不是因为以赛亚才信耶稣，相反的，百万人因耶稣才认识以赛亚。耶稣是日头。」

还有一些只是职业拉比，就如许多基督教的牧师神甫。

一次，我和一位自由派的拉比谈，尝试使他相信耶稣是神子。在礼貌的听后，他说：「你希望我相信圣子，但我连圣父也不信。如果神存在，就不会让我全家死在奥斯威。」

我们发现新神学

我们首次在英文书发现新神学。我们未曾听过这个。圣经对我们是宝贵的，因为它包含耶稣的信息。我们接受它，以为是神的话。我们不拒绝它，也不批评它，却让它批评我们。

如今我们却听到，各种圣经的来源，彼此冲突。又听到圣经包含一些后来的人附加的事物。新神学否认耶稣的神迹，或把他的神迹解释成不像神迹。我惊异人们这样写。我知道一位传道人读了新神学，就丧失信心，甚至自己也写无神论书籍。这人多年与神隔绝。最后我们幸运地给他恢复信心。马克思起初是基督徒。后来被两个自由神学家，包尔 Bruno_Bauer 和斯特劳 Strauss 破坏了信心。

罗马尼亚基督徒是基要派。我未听过自由派的罗马尼亚信徒，也不知自由神学有何益处。

圣经果然说，我们要「向耶和华唱新歌」（诗篇 96:1）。每个世纪都当创造它对神的赞美。在利未记九章三节说，带到圣殿献给神的动物，必须是「头一年的（意即当年的）」。我不是活在第一

世纪，也不是中古世纪。我们的宗教思想也不必停留在过去的世代，却当更新。

所以如今所谓的现代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。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都有他们特殊的发现，他们在当时都是最先进，最现代的。奥古士丁以为，把创世纪的头三章当作是如它所说的，就是轻慢神。奥利根说，创世的故事是荒诞又矛盾的。路德说他不信神一下子就把人造好。

还有，圣经的一些章节非常落后。谁还要按照利未记十三章的方法辨别和医治大麻疯？连最基要派的人，也允许自己现代化。

但新神学（现代主义）的缺点是，他们走的太远了：他们忽然得到那么多自由，以致与一般的现代化完全不同。他们不再是量上不同，连质也变了。

现代主义否认神迹。在二十世纪，当「不可能」这句话不再存在时，他们却说不可能有神迹。童女生子，吃饱五千人，神奇的医治，死里复活等，果然是那么不可能吗？在现实，不单只有普通的事发生，也有特殊的。莫扎特不是在四岁作曲吗？

基督属于另一个境界，在那里，不平常的事也是自然的。美国生物学家罗巴 Lobhas 繁殖了一种海洋生物，不必雄性产生后代。神难道不能创造人吗？

本世纪初，在乌克兰有一位名叫荷发 Hofetz_Haim 的拉比。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，人们普遍反犹，他的一位门生也被诬告为德国奸细。拉比被传召为辩方证人。法庭叫拉比发誓，但拉比拒绝，说：「我不记得一生曾说过什么谎话，但我不起誓，免得无意中说错，就叫神的圣名受损。」

控方很高兴除去一个证人。但辩方的苏联律师急需拉比的见证，就要求法庭聆听拉比，把拉比的话作为消息之一。律师说：「法官大人，容我说一段轶事，好叫法官明白这拉比不须要起誓也可以信任。」

主席法官批准了。律师就说：「一天，这拉比到每一家犹太商店，为犹太贫民收赈。一个贼等着他。傍晚时，他的收集箱满了，

那贼人就走向拉比说：「拉比可以为我换十卢布吗？」拉比很高兴可以换掉零钱，就打开箱子。那小偷马上夺箱而跑。

「拉比大吃一惊，不是因为失了钱——他已经马上决定自己赔偿损失——他怕是贼人犯了大罪，偷取贫民的赠款。他尽老腿能跑的，在贼人背后大喊：『你没偷钱，那是你的。我送给你。赠款已在我家。』」

主席法官惊奇的问：「你相信这故事吗？」律师回答说：「不，我不信。」法官生气道：「你不信为什么还要说？你在胡闹！」

律师回答：「法官大人息怒。有没有什么谣传说及大人，陪审员，或我？如果有的话，都与我们的习性相仿，就如说我追一大把女人，或说我常醉酒，赌臭，无赖等，多过我实在的次数。这位拉比该是怎样虔诚，以致有这样神圣的谣言围绕着他！」

这故事的意思是明显的：没有医药团证明玛利亚童贞；没有科学证件，证实耶稣的神迹。但这不意味我们可以拒绝福音故事。

在我的儿子还很小，不知道有关于性时，他问我说：「爸爸，耶稣怎样出生？」我答：「我不是多次告诉你吗？耶稣生在马槽。」他却说道：「这不是我想知道的，爸爸常说，父亲怎样，孩子也就怎样。如果耶稣像我们一样生出，他也会像我们一样坏。他的出生一定不同。」

认识耶稣的人，就如我儿子一样想。如果耶稣那么好，无罪和纯洁，为什么他不是特别生的？为什么他不能复活？

有一天，路德会的一位高级职员，为一些公事来见我。我们办完公事后，我就问他信不信耶稣。他感到吃惊，因为他乃是我国一位有名的平信徒领袖。我请他不要理会自己的忿怒，回答我的问题。最后他说：「没有证据证明耶稣的复活。」我就陈述火车上的证词。他就悔改，又带领妻子相信。后来他责备主教在未肯定他是神的孩子之前，就委任他教会高职。

如果你也分折证词，你就会发现福音的真确。圣经本身包含了证据。现代主义的错误，是把耶稣降低为只是一个人，一个伟大的领袖，一位真理的殉道者，现代主义是消极的；它把人的信心取去，

不给人任何代替品。当然，圣经原文的批评是必须的，但不是自由神学的批评法。

早在现代主义之前，人们已经认为拉比们更改了旧约。

第二世纪殉道的基督教哲学家哲士丁 Justin，说诗篇 96:10 的原文是：「主在一棵树上成了王」，但后来被拉比们改了。还有，以斯拉记 6:22 之后，应当接着：「以斯拉对众民说：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这逾越节是你们的救主，你们的避难所。你们若信，他就临到你们的心。虽然他多行奇事，人们还是侮辱他。后来我们必重新盼望他，这地就不再荒凉。但是你们若不信，不听他的话，你们就必被外邦人藐视。」

<塔姆>也说，写七十译本的拉比，虽然各人分别把圣经译成希腊文，却被圣灵感动，不约而同地更改了一些经文，好叫外邦人不受冒犯。这故事必然也像一切传说一样，含有一点真理：就是旧约被更改了，一些事实被隐藏。奇怪的是，七十译本至今还大大影响所有的圣经译者。于是圣经就被更改了。

任何翻查新旧约古卷的人都看到，各世纪以来，初期教会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逐渐从新约里排除，以致越来越少了。

但我们拥有救主的生平，神迹，受苦，和复活等最主要的信息，就是论及救恩的经节。想要毁灭人信心的企图，是无效又可叹的。

但现代主义者的诚实却是可取的。他们激发人从别处寻找真理。我们在基督教神秘主义里找到它。圣经是神与亚伯拉罕，摩西，先知们的谈话，耶稣和使徒们的交谈，还有耶稣升天后，圣灵给的启示。但神过后就不作声了吗？我们今天不能听见他吗？或者我们也能成为纯洁，以致能见神？

我读过许多神学书，如今也读现代主义。我觉得这主义肤浅而空洞。神学家们彼此引述，却不洁净自己的灵，脱离不必要的事物，回到能力的真正源头。

其次我也发现，基督教神学，最好的也只停在耶稣。但耶稣自己说：「除了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」（约翰 14:6）。他声称父才是目标。如果我们必须到父那儿，就是信仰摩西的犹太人也求

的，我们就能给他们帮助。我们可以向他们证明，耶稣是他们必经之道。如果我们只到耶稣，就是他们反对的，我们的见证就无效。

直到如今，圣经是我们的窗口，给我们看见神。如今我们打开这窗，看见真实的神。

一些人称这种经验为圣灵的洗；另一些人称为第二次祝福。我们的眼睛忽然亮了，看到事情的真相，不只是理智的了解。我们看到许多一般上看不见的事物。我们就如成了蝴蝶或天使，自由地飞翔。「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，你们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」(约翰 3:8)。因此人们常误解我们。

就如神，我们的思想成了真实事。在希伯来文，davar 意即「话语」和「真实事」。圣经的话愈来愈成为我们活在其中的真实事。

我们脱离了犯恶——赦免——再犯罪的循环，就是许多信徒的一生历程。我们像保罗一样忘记过去。保罗没有忘记他曾压迫教会。他为此懊悔。但过去的影响，对他越来越小。他成了新人，从前的罪越来越不属于他，却像属于另一人，就是死去的扫罗。我们也这样忘记背后，和它丑陋的罪。我们与神同活在今天。耶稣为门徒洗脚时，也为他们擦干。因为湿脚显示它们曾是肮脏的，只有干的脚才是真的干净。耶稣在迦拿变水为酒；但只有老酒才是最好的。耶稣不是制造新酒，却是老酒，就是已经存在许久的。我们不是在悔改时称义，却是在悔改时看到，我们久已纯洁。我们在神眼中，常是无罪的。

我们认识到，我们不是因信耶稣才得永生，却是恒古以来，就注定成为神的孩子，注定得永生。在怀孕初期，人和猿的胎儿不能分别。末大拉的玛利亚在犯罪期间，就如别的娼妓，但她却常是神的孩子。她的悔改只是可见分别的开始。我们也在悔改时发现，我们久已认识长兄耶稣。柏拉图说：「知道便是重逢。」我们可以证明这话。

我们活着，几乎都记不起幼年的事，或梦境，甚至醒时的七成事物。为什么偏要记得自己的罪？

耶稣三十岁时，绝不说他的早年，我们也不留在过去，却每天快乐地进入至圣所。

在我，这释放来自一件简单的经验。一晚我在书房。屋里有我在地上最宝贵的事物：我妻子，孩子，和书藉。忽然电流中断；一片黑暗，我大大惧怕。我想到有一天，每一样事物我都看不到了，我会死，会失去一切亲爱的。那种惧怕难以形容。但马上我发觉，我还有极多事物，在黑暗中也一样拥有一一与在光中无别一一我的自觉和思想。我急忙审察。我发现还有神，基督，天使，永生，并信心。这些事物在黑暗中还存在。我死后它们便与我同在。就如闪电，我意识到生命中的事物短暂如梦。我认识到事物的真实情况，就是不存在。

利斯王 King Lisimachus 被敌人围困，饥渴而投降。在吃过后，他叫道：「我舍去生命和自由，换来的是多么短暂的快乐！」霎那间，我看到我们的魂常被身体吸引，忘了他伟大的伴侣，就是神。神以永远的爱，爱我们。

那时我进入新境界，就是活在真理中，不只是知道它。我活着为人时，所爱的事物是暂时的，迟早必须放弃。但那神圣者，就是我藉着耶稣领受的，却是永恒的。我经历到这真实，对我，这光不会消失。经上说：「你们是神」（诗篇 82:6），在我成了事实。

光也有重量：落在碟上的光，也带着一分重量。阳光带着太阳的体质：光不是太阳的非物质使者，却是太阳本身的一小部分。同样的，我们不只是神的使者，却是神的本身；我们是神圣的火焰，分散在世界，把光带给人。

成为神子的信念，从那时起，就没有离开我。我相信初期教会信徒说的：「看见弟兄的，就是看见神。」

我想及耶稣时，就不再从圣经想他。我进入一种真实境界，他的大能是可见的。犹太人还存在之日，耶稣就是他们的王，不论他们认不认识他。别的兄弟姐妹从另一些事物得到这经验。

一位天主教神甫，参加了我们的一个聚会，就说：「今晚我在初期的基督徒中。」我们在一起时，不再是谈及神，却是从神而谈。

耶稣如今看来是新的。犹太圣殿的祭品用火焚烧。耶稣的身体也用爱之火焚烧。这火使我们与他合一。火把每一样事物都化为火焰。耶稣的奉献也不再是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的牺牲。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。他被钉时，我们也与他同钉。

我们看他的十字架，不再想我们可以从他的受苦，得到什么好处，若如此我们便如兵丁，分他的衣服。事实是这样好的救主，救恩是自然加在你身上的。我们自问的是另一个问题：什么使他甘心牺牲自己？我们也要为同样的理由舍己，好在自己「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」（歌罗西书 1:24）。

我们的心，就如以马杆斯道上的门徒，着火燃烧。印度谚语说：「雪花不能落在热炉上。」世界的寒冷不再伤害我们，虽然我们必须经过苦涩的时刻。

我们尝试不让爱消耗在感情上，却用在「热烈行动」中，如撒勒的圣法兰西所说。

我们如今更注重宗教默想，知道默想不是浪费。无论如何，思想一天胜过徒劳一个星期。在默想的高潮，默想与默想者成了一体，以致默想不再是自觉的动作。神在灵魂的深处工作，是我们的知觉不能达到的。

人们常问那些有这种经验的人：「但你们就不再犯罪吗？」在我们教会，基督徒还犯大罪；我也是。我经历了几个奇异的经验后，乃然犯大罪。我不解释这个，因为我微不足道。米斯德说：「悔改了的罪，不再是罪。。凡把自己献给神之旨意的人，甚至不必希望不犯罪。当然这不是指那些针对神的罪。因为犯罪使你被绑在更大的爱中，又消除你的骄傲。。人若悔改，神必然确保那人就如未曾犯罪。神不会为这人的过错处罚他，他与神的关系就如密友。一人今日悔改，神就不究以往。神是今日的神。他接受你，就如你今日所是。」

只要我们不从这教训得到路德的结论：「便大大犯罪！」——Peccator fortiter。这教训就没有危险。

神的灵提醒我，当我还是一间公司的高级职员时，我常作弊。但魔鬼阻止我认错。最后我决定向前雇主认罪。我见到他时，发现

他满心忧愁。他开头就说：「你是我唯一忠实的职员。我刚听到我的亲信秘书卷逃巨款。」他刚受打击，这时显然不宜再给他一个打击。

但我不要担着罪感。几天后，我写一封认罪书，建议逐渐赔偿。

那位雇主不单不接受赔偿，还告诉几位要好的犹太富翁有关我的改变。他和妻儿都成了基督徒。在战争期间，我得以专心传福音，因为他和朋友们每月给我一点津贴。

第四章

法西斯时期

逼迫的开始

老阿德尼牧师回国后，接继他的是年轻的司提反牧师夫妇。他们俩是非常纯洁的基督徒，切望把基督的光带给人。他们的生活是当时英国基督徒的水准，但在罗马尼亚却是人所未闻的。在罗马尼亚，悔改的人还作一些西方人看来不合基督徒的事。这牧师夫妇的真诚和公义，给我们许多思想的粮食。但他们回国短假

时，罗马尼亚就被反犹分子夺权，不许英国传教士再来。这群反犹分子自称为军团派。他们的手沾满犹太人的血。

那时，带领圣公会犹太事工的，是年轻的神甫阿利孙。他的谦卑是我们忘不了的。他在主里刚强，倒空自己，和神联合，以致不再是他与神，却是一体了。在他任牧期间，我们的团契大大增长。但我们也在危险中。每逢我们上街，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来。军团派在街上搜索犹太人，用各种理由拘捕。许多次我离死只有一步。

我且说两个经历。

一个星期日下午，我坐在公寓。青年团契正在教堂聚会。忽然有一个青年，气急败坏的跑来叫道：「快去教堂！那儿乱极了！」我跑去教堂，看见两个青年正在捣乱。其中一个面如犹太人的青年大声喊叫：「犹太弟兄们！让我们到苏联去！那儿自由快乐！藉着常胜的苏军，我们能回来推翻法西斯！」那时罗马尼亚的伯撒拉省，刚被苏联占领。犹太人因本国排犹，成群逃往那儿。但那时我国是法西斯政府，在教堂这样演说，可能导致多人被捕，甚至被杀。我尝试制止他们，可是不成功。他们攻击我，向我喊道：「你是犹太叛徒！你支持法西斯！」我不能召警，因为召警意味告发这二人，注定他们死刑。于是我解散聚会，要求每个人回家，路上不要对任何人说话。他们都服从。

第二个主日又发生同样的事。我不知道如何作。我想关闭教会。

那些日子，一个军团派的人在首都被杀。没有人知道谁是凶手。犹太人都怕受嫌，也怕被报复。

一天傍晚，我在家里时，那两个捣乱者来见我说：「我们有些事，良心不安，想对你承认。」「说吧，」我回答。

他们就说自己便是首都谋杀案的凶手。我不由自主的叫道：「你们怎么干那事？你没有想到那人也有母亲或妻子吗？」他们回答说：「他是该死的，因为他是法西斯党。」我说：「如果你们来，是为了内疚，我可以明白。但如果你们感到光荣，我就不

能作甚麼。既然你们已经说了你们所作的，我就重复说：你们犯了罪。法西斯党也是人，也当获得人的待遇。如果一个法西斯党伤害我们，我们就以爱回报他的恨，不是杀他。」

他俩就走了。

军团派被安东尼将军推翻后，那位面如犹太人的捣乱青年又来见我说：「我必须告诉你说，你怎样逃过劫数。我是一名共党，因散布非法传单，被军团派的警察拘捕。他们酷刑我。为了避免更多折磨，我同意当他们的跑腿。另一个便是他们的人。他们要我跟那名成员到犹太会堂，锡安组织，和凡有犹太人之处，发表亲共言论，尽我所能的侮辱军团派。若有人同意我，军团派的警察就要把他们拘捕，殴打。我们因此到你的教堂，后来又到你的家，冒认一宗谋杀。当我们离开后，我那名上司不禁叫道：『我没有想到一个犹太人会说，军团派的人应当获得爱！』」

耶稣的一句话，救我脱离这几乎注定的死亡。这样的事不只发生一次。

我们需要更新教会准证，因为军团派不承认前政府的准证。但怎样更新？一个犹太人走进政府大厦，就已经危险了。

最后，阿利孙先生和我决定拜访军团派的一位神甫。这神甫担任异教检察官。我们去他的家，他不在。他的太太叫我们稍候。在这里，军团派的人马进进出出。彼此问候：「军团派和上尉万岁！」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是谁，简直会撕碎我们。

最后神甫回来。他听到我的德国名时，非常友善，极其和气的问我们要什么。当他听到我是犹太基督徒时，就吃了一惊。我说：「我是信耶稣的犹太人。我代表同一群人。我们有两个要求。第一，在排犹时，我们不要与其他的犹太人有什么分别，不论是充公财产，放逐或死亡。我不要基督教信仰给我们什么物质的利益。第二：如今犹太会堂仍然开放，我们也要求继续崇拜。」

这神父出名的暴躁。他曾用斧头砍坏他教区的一所浸信教堂。他大笑说：「没有所谓的基督徒犹太人，老教长霁门曾在冬天为一位犹太人施洗。他们在结冰的巴鲁河上开一个洞。当教长把那

犹太人浸第三次时（这是东正教的洗礼方式），那犹太人就从教长手中滑脱，沉在冰下不见了。教长声明：『这是唯一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！』其他受洗的犹太人，只是洗皮肤，过一个非基督徒的生活。无论如何，我不信你们。」

我回答说：「你骂的有理。经上说，凡自称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就当活如耶稣。我们尝试这样，不过还没有大进展。所以很该受真基督徒的责备。但求你给我们机会！」

他继续笑我们，我们总是认罪，不加抵抗。我们答：「不错，我们又邪恶又虚伪。但我们有一个救命的信心。我们是撒谎者，但我们的信心是真的。给我们机会！」

我记得古时的亚加顿，广得人缘，访客极多。一些人想激怒他，就故意问他说：「你就是那个强奸妇女，又非常高傲的亚加顿吗？」他回答说：「是的。」他们又说：「你就是那个讲人坏话的亚加顿吗？」他又承认了。他们再问：「你就是那个信异端的亚加顿吗？」他回答说：「不是。」他们就求问：「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你承认一切指责，却不承认异端？」他说：「我承认先前的指责，因为对我灵魂有益。但『异端』意味与神分离，我不想与神分离。」这些人听了，都惊讶神父的真诚。

面对指责时自我辩护，不配为基督徒。旧约的约瑟和新约的玛利亚，都没有自辩。你不必辩护，神会为你辩护。事情的演变会为你辩护。

神父继续大骂。我们承认一切，说可能是真的。我们只防卫我们的信心。结果，神父忽然改变口气说：「我正在考验你们，我发觉你们比我们更配为基督徒。明早可以到我的办事处来拿准证。」

第二天，我就得到梦幻难寻的准证。

不久，军团派和他们的朋友安东尼将军吵架。犹太人再次成为代罪羔羊。我们经过血腥的日子。

有人怀疑魔鬼的存在：历史的可怕经历，便是魔鬼的明证。当一名医生诊断到乏力，异常的体温，咳嗽，多痰，和肺部异声

时，就不再怀疑。他知道这种病是由不可见的结核菌引起的。当我看到这个世界，就是神用一切美物祝福的世界，充满悲惨时，我就相信有一种不可见的恶者。

那时犹太人从各处被收集，带到树林或屠牛场杀死。

军团派倒台后，就轮到他们被捕杀。我们犹太基督徒小团体如今帮助被捕的反犹分子家属。有一个家庭走投无路，正要举家自杀时，我们的救助人员刚好来到。犹太人常责备我们爱仇敌。我们就回答以一个犹太故事：

当亚尼玻城的拉比苏西，还默默无闻时，一个乡下的犹太人常来拜访他，送他赠品。这乡下人就连年发达。

有一天，乡下人又来访，可是拉比不在家。人们说拉比去了莫色里城拜见他的师傅。

乡下人就想：「如果我亲自拜访那位大师傅，必然得到更大祝福。师傅当然胜于徒弟。」他就到莫色里，把赠品送给大师，领受大师的祝福。但那日开始，好运就离开他全家。他生意开始走下坡，最后竟然一贫如洗。

他无法可施，就去见苏西，说明一切。苏西说：「我们的智慧人说，神用我们量器，量给我们。你该知道，在你不作选择的帮助穷苏西时，神也不作选择的帮助你。但在你开始挑选，把赠品送给大人物时，神也开始挑选，把恩典赐给你更配得的人。」

我们行善不可选择。我们征服的敌人也需要帮助。但帮助一个还有势力的敌人却是错的，这是助纣为虐。

当然，我们欠每个人一笔爱的债，不只是欠军团派。

我当如何才能得救？

安东尼将军上台后，又是一个反犹政府。我们聚会的准证又不能用了。当英国和罗马尼亚断交后，英国牧师和一切教师都须回国。英国的宣教会被解散。这宣教会名下的建筑物被一个德人管理。他关闭聚会的大厅，把我们赶出公寓。

我们这小教会就没有了牧者。那时我们的成年信徒约有一百人。

路德会的领袖是一个信奉纳粹主义的主教，他讲了一篇道，获得臭名。他说人类有三大榜样，就是耶稣，贝多芬和希特勒，只是耶稣大于希特勒。为了向自己的讲章看齐，他不再祝贺信徒「赞美耶稣」，却说「希特勒万岁」。

浸信会，五旬节会和安息日会也受逼迫。希腊东正教会的神甫们促请安东尼将军解散这些教会，或把这些会所改为戏院和舞厅。许多弟兄被判二十年监禁。这时人们还说罗马尼亚正在进行圣战，除去无神论。针对这些小宗派的指控是，他们被犹太化。浸信会领袖们要求我们说：「请不要来！如果我们接纳一大群犹太人，我们就必更受逼迫。」

在希腊东正教的神父之间，我有些忠实的朋友。一位神父在排犹剧烈期间为我出版文章。尼可丁长老亲自为我们辩护。但东正教神甫多数是反犹的。他们教会的证道，有些专为挑发会众反犹。

流荡的犹太人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信主的犹太人在基督的教会，也没有安息之处。我们渐渐发觉，反犹主义是我们必须背负的十字架。我们应当快乐的背负。没有什么比背负十架更令神喜悦了。还有，十架教导你多于圣经。门西 Thomas Munzer 说：「十架给你认识苦涩的基督，不单只是甜蜜的。」

我们不能决定归哪一派。我们被迫接受任何援助我们的宗派。我们也没有兴趣于宗派的纠纷。瑞典和挪威向以色列的宣道会，就是信义会（路德会）的宣道会，给我们投靠在它的名下。我们为此感谢。

如今我们必须再申请聚会准证。我把访卡寄给一名内阁部长杉都先生，就是宗教部长。我的德国名给我得以见他。我又用几个月前向军团派神父的方法：不要求排犹时获得什么优待，但目前，我们希望能照常崇拜。

那部长尝试推搪。他建议我去见少数集团主任希诺牧师。我告诉他说我已经去过了，但没有见到面。因为当我在外面等时，听见他叫仆人去见鬼，因为仆人买错了香烟。我说：「他叫人去见鬼，我带人见神，我们俩彼此不通。我不想见他。」

部长回答：「德国人在这里。我们不能给这种准证。」

我对他说：「部长先生，那么我就收回申请。但我们将继续聚会，自担风险。在我走前，想告诉你一件事。各派神甫都来见你，要求你协助行政难题。我诧异有没有一人告诉你有关你的灵魂。将有一天，我们不再是国家部长，牧师或任何人；我们都在神的宝座前战惊，为自己所作的事交帐。那时你要怎样？你现在拒绝帮助基督徒平安的敬拜耶稣。」

那时神取去我的理智。我忘记自己是犹太人，没有任何权利的坐在一个国家部长的办事处。他只需要按铃，我就必定被捕。

但主耶稣在我无力的话中，加添权能。那名部长不但没有生气；相反的，我看到仿佛是圣经的一幕。那部长起身，问我说：「但我要怎样行才能得救？」

于是我便能对他说耶稣。

那天开始，他就是我们的朋友和守护。

有名的基督徒犹太诗人法兰西 Franz Werfel 写道，在 1938 年，德军在奥地利村子集聚犹太人放逐。一名德国的随军牧师不愿离开受害者，就跟着犹太人走。在途中，一名褐衣军官（德军）有了一个魔鬼的念头。他从一间教堂偷取墙上的十字架，制成纳粹徽号，又把这徽号拿给一个老拉比，要拉比吻它。拉比把十架上的四根刺拔掉，回复十架真貌，交给那位随军牧师。一枚子弹把拉比结果了。

许多时候神使用犹太人作这样的事。

如今我们又得到准证；但这准证也不长久。不久我和妻子，并一群犹太基督徒，一起被捕。一位罗马尼亚姐妹向值勤警官报到，要求和以色列的同胞们一同下牢。这要求获准了。

我们被放后，那部长已被开除。我们的准证又被中止。

地下教会活动

每个重生的灵魂都渴求脱离外界的烦恼，止息外面那些干捣我们心灵的风暴，航行过自我的海洋，安息在救主的怀中。他乐于一无所有，不知道也不希求任何事，满足于不可见的神。

但我们还未被允许得到这种安心的默想：我是在下牢后，才体会这种快乐。

我们如今在风暴中，没有时间巩固内里的人。我们的聚会是非法的。我们在各家秘密的聚会，有时多达百人。这种聚会可以判坐牢二十年。我们学到秘密的技巧。

只有一次，我们的聚会忽然有警察上门。警方没有先包围屋子，却径直敲门。我们让他们等一会儿，才开门。开了门，我们又在门口拖延他们，问他们是谁，要什么，又坚持他们出示身份证。最后警察进来，发现情报不实。屋里只有家庭成员。那家在公寓的地面层。所有出席者已经从窗口溜走了。

警察们很生气：他们肯定我们曾秘密聚会，但苦无证据。不过最后他们还是走运。

我们的聚会引起一些罗马尼亚人的兴趣。一位卖鸡的希腊东正教徒，也来聚会。他的生计是从罗军占领的苏联领土买鸡，带回来卖。他经常的行程引起警方怀疑，就召他问话。

他回答说：「我想你们怀疑我是间谍。但你们忘了我的行业。这是我行程的唯一目标。此外你们该知道，悔改的基督徒不会蹲着偷看的。我信耶稣：你们只要问魏恩波牧师，就知道我参加他在各家举行的聚会。」

警察不再怀疑间谍行为；如今他们问我们的聚会。这位弟兄已经让猫儿跑出袋子，收不回来。警方隐瞒真意图，说是为了肯定鸡贩的悔改，必须知道与会者的名字。于是就取得极多名字。

该晚约十一时，我在床上写反战讲章的要点。当时正值战争高潮。忽然我妻进来，像平时一般微笑，对我说：「警察包抄屋子！」我只来得及把讲稿丢在纸堆里，警察们已经冲进来，宣告我被捕。

我赶快穿衣离开，因为我们的公寓，有一间房子塞满了第二天要送给女监狱的粮食。当时坐牢的女信徒约有两百人，多是浸信会，五旬节会，和安息日会员。（我们负起这工作，因为一些宗派领袖没有足够的胆量，另一些没有这种意图。当我们提议起这工时，他们都跑了。）如果警察发现整房食物，我们如何解释？帮助囚犯是一项严重的罪行。还有，我们必须解释金钱的来源。如果我们不说食物的用途，我们便会受控战时私藏粮食，也是大罪。但神却闭了警察的眼睛。他们没有进那间房。他们只把桌上的纸张绑着带走。同一个晚上，他们拘捕十个信徒，包括一个十六岁的少女。这少女还未信主，但来我们的聚会。

我们到警局，看见这弟兄。当他想到是他害了我们，非常不安。我们头一件事便是安慰他，除去他的忧愁。我们成功了。直到今天他还是我们的弟兄。我们不告诉任何人有关他的错误。后来我主持他的婚礼。

那位少女被警官殴打，因为警官问她信什么宗教时，她回答说：「我爱主耶稣，这是什么宗教，我不知道。」她不可能给更好的答案。

那情况可能悲剧的结束。但神却差遣一人为我们辩护，就是瑞典驻罗马尼亚大使，巴德利 Patrick von Reutersarde。他非常虔诚，总是行善。他的门口开放给任何有需要的，或受逼迫的人，不分国籍种族或宗教。他帮助被虐待的犹太人，就如他后来也帮助受难的德国人。

瑞以宣道会接纳我们，我们便认识这大使。他一听到我们被捕，马上干涉，虽然这违反外交法令，因为我们是罗马尼亚公民，他其实无权干预。但他的干预依然有效。

我们也幸能满足警方对钱的渴求。我们决定不为良心担忧，因为我们也给勒索者金钱。我们不能分别匪党和压迫我们信仰的警察。警察给我们选择：「钱或监牢」。警方也为了钱，把我的纸张交还，没有看过。

这次我们只坐牢十四天。

战争高潮时，我因是犹太人，又因传福音而受逼迫。我用拉都的笔名印行了几本宗教书。这成了罗马尼亚信徒熟悉的名字。我遇见一个检察官，酷爱喝酒。只要得到一桶酒，什么书都准出版，包括谴责酒类的书。

索贺牧师夫妇

挪以宣会（挪威—以色列之宣道会）的领袖索贺牧师，常被欺负。官方晚上会来抄他的家。他不倦的到犹太商店去传福音，又给他们安慰和物质帮助。最后，当局关闭他的教堂。

他的热心是宣教士的模范。他绝不因犹太人冷淡就丧志。基督徒对他的误解也不妨碍他。他的妻子西加，证实是贤内助。西加是一名教员。

一位陆军中尉问索贺：「你向犹太人传福音有什么用？他们只会笑你。」索贺回答：「当你得到一道命令，你怎样作？你谈论它或执行它？」—「我执行它。」—「我也是。基督徒的军长耶稣，已经下令传福音给万民。我执行命令。后果是他的事。」

他的热心，在人最没有想到的地方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在这里，基督教殉道者依纳的话成了事实：「基督教不在乎言语的劝勉，却在它实质的庞大。」一个献身基督的人，就如瓦器，其中发出宝物的光芒，吸引人的是这宝物。

菲斯丁被捕后（那时我们不知道他已经被杀），我们不知道怎样救他。最后我们决定见凶手，要求释放受害者。

我们到德国在罗马尼亚的部门，就是煽动民众杀犹太人的希特勒党爪牙的所在。接见我们的是一位称为赫尔的人。当他和索

贺谈话时，就惊讶的说：「你需要好大的完美主义，才会离开美丽的挪威，跑到罗马尼亚，向那些只想赚钱享乐的犹太店主传福音。」明显的，索贺的要求引起他的真诚敬佩。于是一个奇迹发生了：希特勒的忠实门徒答应尽力挽救菲斯丁。后来我们在耶西警察局，知道德国大使馆的确打了无数电话，为挽救菲斯丁，但太迟了。

担在这非犹太人之宣教士身上的担子，实在是重的。犹太人多数冷漠，甚至带有敌意。还有，一些所谓的基督徒犹太人，委实叫人泄气。

一些犹太人受洗只为逃避逼迫；这些人精于演戏，但没有真信心。有一次，一位罗马尼亚弟兄请我拜访一些信主的犹太人，就是我未曾知道的。我们大受欢迎。我们热烈的谈了一个小时。我们跪下来逐个祷告。然后那位罗马尼亚弟兄有事离开。他去后，大家便笑了：「那傻瓜，他真的以为我们相信！」他们以为我也是做作！

这样的人，会使任何宣教士也丧志，就算是宣教士明白一些人受洗是为了逃避逼迫。

我们常见到一些犹太人为了消除自己是犹太人的感觉，或为了和基督徒结婚，或因为惧怕而受洗。为了排除这种心态，我们保持犹太人的特征，也不许成员更改名字。

从犹太教悔改的真信徒也有困难。圣经说，我们的民族是特殊的：犹太人果然有些事物与众不同。犹太人很难适应另一个环境。他们把自己的特征也带到教会。

耶稣的信息是世界性的，带有永恒的品质。使徒保罗说，为了得着犹太人，他就作犹太人；为得外邦人，他就作外邦人。但他只是把自己「作为」这个或那个。其实他已经进入纯真理，不再有犹太人或外邦人之别。就如算术，各地皆同，真宗教也是。不同的只是言语和方法。我们不能用教一个挪威孩童的方式，去教一个非洲沙漠的孩童。

但一些基督徒犹太人却以为，耶稣生为犹太人，他们便与耶稣更亲近。这是一种犹太优越主义，是不可容忍的。这常在外邦宣教士和基督徒犹太人之间引起纷争。一个木匠并不比一个裁缝更接近耶稣，男人也不比女人更接近他。犹太基督徒也不比外邦信徒更接近耶稣。

向犹太人宣教只给人少许的属世满足。但索贺却工作了三十年，他的妻子和许多其他人给他大力协助。

一位挪威女教士奥加 Olga Olausen，艰苦地在耶西宣教。她父亲曾在捕鱼时被卷下海，在波浪中挣扎了几个小时。在绝望中他向神许诺，如果生还，就叫孩子们去宣教。奥加（一般称为 Schwester）把一生都献给犹太人，忘己的照顾病人和带大孤儿。菲斯丁死后，她独自看顾一群基督徒女孩，因为教会里的男人都被杀了。她带领这些灵魂在信中成长。

战时，我一度得到准证，在一个星期日拜访她的教会。我在这里看到一小群渴慕神的女孩。由于我只有一天可以逗留，就传足十一个小时，从早上八时到晚上八时，中间一小时用饭。在这十一小时，会众的眼睛都专注在讲员身上。

写了一些有关索贺和奥加，就是挪以宣会的成员，让我也说说这宣道会的形成。

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，挪威信义会努力传福音。一天，一位基督徒女士问牧师说：「你想这是不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？」牧师回答道：「不。按照圣经，这是外邦人的时候。以色列已经被拒绝了。」这回答使那位女士几乎落泪，但她没有说什么，只安静的等待。

数个月后，她再问牧师说：「牧师，我有件事请教你。我的亲属有个独子，性情那么顽劣，以致父母必须把他送走。为了慰老，他们收养一个男童，给他享受自己孩子的一切，又使他成为财产的承受人。这对父母依然思念自己的孩子，他们保留亲子的一张相片，晚上就流泪。那养子日渐大胆，开始骂养父母说：

「我不要看见墙上另一个男孩的相片！你们怎敢提他的名？我不要听到你们为他叹息。」

听到这里，那个牧师打断说：「那养子不配住在家里。他们应当把他送走。」

那女人回答：「以色列不是天父的真儿子吗？他因为不顺从神，所以被赶。我们就得到他的地位。但神的心还是在以色列。天堂也为他叹息。我们这些支子可以拒绝犹太人得救吗？」

这牧师认罪。他成了挪以宣会的发起人。数十年来，这机构给罗马尼亚的几个城市带来巨大的祝福。

我们的困难地位

犹太人在战时受尽痛苦，如果我们跟从感情，将甚麽也不作，只会抱着他们哭。藉着神的帮助，我们得以协助被放逐到特南斯的犹太教徒。罗马尼亚弟兄们也帮助我们，把犹太孩童从死亡营里拐带出来，归回他们父母。

但我们不满足于这些。先知耶利米在巴比伦攻击犹太的日子，指责犹太人的罪。耶稣也是，当犹太人受罗马人恶待时，他也罪责犹太人。两人都被本国人指为叛徒。

在巴比伦的塔姆，<巴巴摩西亚篇> 指责先知对以色列的责备。<斯尔拉巴篇> 说摩西，以赛亚，和以利亚被神处罚，因为他们在神面前责怪以色列。基督徒以为先知们作的对。

我们也这样。犹太人受的残忍奴役和激烈痛苦，已经硬化了他们的心。他们常呼求：「让神拣选另一个种族。我们厌弃作他的选民！」另一方面，我们这小群基督徒犹太人却相信耶稣说，救恩出自犹太人，犹太人有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。

犹太人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把他们，就是被法西斯党宰杀的人，当作有分于世界的邪恶。我们好像和欺压者同伙。

我们的理由是，四千年前犹太人已经领受十戒，就是基本的道德。它说神是独一的，又说神要求人自由，相亲相爱。他也给

我们应许了弥赛亚，就是要建立这王国的人。犹太人是神特选的人，把这启示带给世人。神也给他们执行的能力。

摩西以后，将近两千年，世界还未听到这个启示。凯撒大帝曾写及高尔人，就是法国人的祖先，用征服了的敌人头颅骨喝酒。那时的斯拉威人和特犹顿人也是野蛮的。

今天，犹太人只占世界的 0.33 巴仙人口，但却掌握了多国的经济，政治，科学和文化生活，远超过他们的人数比重。这就给犹太人一个重大的责任。

如果一个老师没有尽责，学生变流氓，甚至猖狂到虐待老师，谁当负责？学生或老师？我多次看到，当罗马尼亚人或德国人，听到犹太人谈及耶稣，就把心门打开，也不再反犹。当一个犹太人接受神的任务，成为光，又把这光带给万国，常有深远的影响。

但犹太人没有领受这任务：相反的，我发现一些犹太人尽力消除人的基督信仰。当非犹太人失去基督，不再跟从爱的教训，开始攻击犹太人时，我们为受害者难过，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受害者的错。

我们叫一个反犹的青衣军悔改。他是一名司机。他信了耶稣，就快乐的像拾到天掉之宝。他向主人金德波说及救主，请金德波也接受。金德波取笑说：「奥古斯丁，你真傻，这些都是无聊的。要紧的是赚钱，喝酒，女人，因为没有所谓的另一个世界。」

金德波是机智的人，赚了大钱。奥古斯丁是个乡下青年。结果是金德波把奥古斯丁心里的福音幼苗拔了。许多金德波一样的人藉着大众媒体，书报，演讲，和经政的影响力，铲除了许多福音幼苗。我们怎能怪这些奥古斯丁们回到茅屋，一直在想如何发达？而他们除了用斧头敲金老板的头，又有什么别的方法？

当金德波受苦，就如任何大大受苦的人，他并不准备听一篇责备的讲道，但我们被迫显示他的罪恶。

这是神的奇迹，一些被反犹暴政打击的犹太人，还能领受基督。外面看来，他们破落了，变成赤贫，但他们却发现犹太族的大使命。他们接受耶稣为王，把光带给全球。这些犹太人懊悔自

已浪费的年岁，如今快乐的见证他们的新生。他们与外族的弟兄们——罗马尼亚人，匈牙利人，德国人等——组成属灵的以色列。

犹太人不是神唯一的选民。神也拣选别的民族执行特别的任务。印度人给世界最高的宗教思想，他们的影响连圣经也承认。罗马人给世界带来公平。就是在今天，法律的权威，如罗布 Lombroso，恩日克 Enrico Ferri，本迪 Pendi 等，都是意大利人。在全世界，凡有正义的地方，罗马的法律最好。少了罗马法律，不义就抬头。希腊人被选为世界顶尖的哲学家。人都说在伟大的希腊思想家死后，哲学就无新意，人们只是重复古希腊的智慧。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给世界伟大的音乐；德人和英美种族给我们现代科技。瑞士被神选为和平的模范，给世人看到异族共处。英国人被选为宣教士。他们展开主要的宣教工作，并给世界带来圣经。

每个国家的责任是发现它的特殊呼召。

但犹太人没有忠于他们的使命。他们曾拒绝，如今仍然拒绝弥赛亚，于是这块肥美的葡萄园就交给别族。从各国跟从亚伯拉罕，以撒，雅各，摩西，众先知和耶稣的人，便是属灵的以色列。他们取代我们忽略的遗产，把光带给世界。在这些被选的人中，也有一些犹太人。这群体便是圣经所谓的有君尊的祭师，也就是国际相爱的弟兄团体。

战争时期，我们不能得到多人悔改。我们也不惊奇犹太人不接受福音，因为他们正在被压迫，追赶，挨饿，随时遭杀。正如我们不惊奇跛子不能跳舞，死人不能动弹一样。每当神使一个犹太人，胜过里外的阻碍，接受福音时，我们就献上感谢。

我们不向新悔改的人要求太多：我们不要求他们立刻拒绝他们一路来相信的事物。无论如何，犹太教也有它的价值；我们也不希望悔改的人，一夜成为模范基督徒。淡水鱼要几千年才能适应海水。一个人也不可能在几个星期，甚至几年内，改变过来。对新会友我们要有耐心。我们不怕他们的信心微小，只要这信心紧贴救主。撒了好种的主，必叫它生长。

悔改信主的人，多不是犹太名流；但耶稣也不从当地的精英拣选使徒。末大拉的玛利亚曾是娼妓。我们也有这样的女人。马太和撒该是卖国贼。扫罗曾杀了人，使徒们多是文盲。

我们不去想一个人的过去，不论多么丰富。神判断一人，就如他目前所是。唯一重要的，是一个人信不信耶稣的血和受苦，爱不爱耶稣，愿不愿意得救和跟从耶稣。

耶稣救人，不单救在他右边的，也救在左边的。他救那些看起来比较好的人，也救坏蛋。

我们记得米斯德说：「每个人都刻意排除最讨厌的事。我们的罪越大，神就越快要除去，因为这些使他不自在。」许多担着大罪的人，因此就得安慰。

通常我们不和人长谈。我们宣告真理，并不谈论它。我们显示一个深藏在人心里的真理，因为人的灵魂本来就基督徒。从起初被拣选的，就到我们这里来。他们被喜乐油充满，多于一般的犹太人。

当犹太人家产被充公的决定公布时。犹太教的大家庭大大悲哀。信耶稣的犹太人却欢乐歌唱，因为知道天上有更好的财宝，是没有人能夺的。

二老人

一天，我和妻子出外散步。才走几步，妻子就看到对面有个老犹太人，举步艰辛。他看来就如一位保守的犹太人，举步艰辛。我的妻子说：「那人活不久了。去告诉他有关于救主！我们改天才散步。」

我过马路问那老人说：「请问下个星期六，会堂将读摩西律法的哪一部分？」他告诉了我，就问：「你信耶稣吗？」我有点惊讶的回答道：「是的。为什么你问这个？」—「因为我感到你正在找机会和我谈话。少年的犹太人，不会在路上拦人问这种问

题。你今年几岁？」—「约三十，」我答。「你还年轻。我信耶稣四十年了，这四十年我一直在撒旦牢中。」

他的回答使我目瞪口呆。我们交换地址，我答应拜访他。我听到怎样的故事呢？

他是个锡匠，四十年前在圣公会听到福音信主。那天开始，他就常读圣经，比我更熟。他又每天祈祷。但他不向人承认信仰，也没有受洗，怕失去主要的犹太顾客。

多年后，他还顽抗弟兄们的劝告，不肯公开站在耶稣的一边。魔鬼就报答他，但只能像魔鬼所能报答的：他老年就沦为乞丐。如今他害怕不能在会堂门口行乞，也就不敢受洗。

我遇见他时，正在这种情况中。我和他争辩了几个月。我提醒他：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...就必得救。」(罗 10:9)

我们一同跪下祷告。但他总是说：「如果犹太人发现我信耶稣，我哪里有饭吃？」我们四周都有公开信主的犹太人，老人也发觉我们都能生活，但魔鬼使他以为，受洗便会饿死。

我坚持他必须受洗。最后他来见我说：「我下了决心。下个星期是大秋节的开始，然后是新年和赎罪节。许多平时难见的犹太富豪都会来到来。我会得到许多钱。过后就受洗。」我问他会得到多少。他说五百利尔。对乞丐这是很大的数目。

我再问：「你信神创造天地吗？」—「我信。」—「你信神给旷野的犹太人吗哪，又叫盘石出水吗？」—「我信。」—「你信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吗？」—「我信。」—「你信耶稣能给你五百利尔，使你不必拖延神的命令吗？」—「他怎能给我钱？我必须过了节期才洗礼。」

我不假思索的回答：「神不会在节期后接纳你。他已经等你四十年，你还要他为五百利尔再等吗？神是个大神，他不允许自己被戏弄。你现在不受洗，就不得受洗。」

这老人怒气冲冲的走了。他觉得我说了无礼的话。

赎罪节后，老人的女儿来，要求我马上到他的家。她父亲曾在寒冷的秋雨中行乞，双肺受寒。我尽快跑到他的家，他已经昏

迷。我找医生，请求使老人苏醒片刻，好叫他可以表示要洗礼。但已经不能。他没有洗礼就死了。

这也是我的错。那时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形，垂死的人可以受洗，因为估计他是信徒。他叫女儿来正是为这个。

我知道另一个犹太人，年轻时在耶路撒冷听见神的道，接受了主。后来他到罗马尼亚。每次教会为人施洗时，他总是拖延。他说要到约旦河受洗。他老年时终于出发前往圣地。但他在途中死于伊斯坦布尔。他的女儿也是信徒。她含泪的告诉我有关她父亲。她三十年前信主，至今还未受洗。年少的没有从年老的学到什么。

何沙尼却刚好相反；何沙尼一生在会堂事奉。如今九十一岁，告老在家。他每年一度拜访前会友，他们都会给他一点馈赠。

一天，他拜访一人。这人的女儿是个热心的基督徒；她给何沙尼一本新约。他的快乐难以形容。虽然他老了，头脑还完全清醒。他认识到耶稣就是他一生盼望的弥赛亚。

我去见他，但我们没有什么可谈，因为他全心相信圣经的话。不久，他就开始梦见两个白袍的人，劝他赶快，因为他的日子已经算定了。

1941年的寒冬，他困难地到我家来。我惊奇的问：「伯伯，什么使你来？」—「我来受洗。」给他圣经的少女没有告诉他有关洗礼，我也没有。这纯然是他的决定。

在他的年龄，当然不必冗长的洗礼讲解。但我想知道他怎样想，就问：「为什么你要洗礼？」—「因为耶稣吩咐，」他立刻答。为了试验他，我再问：「为什么你感到必须听耶稣的吩咐？」何沙尼生气答道：「笨话！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都必须听他。」

我继续问：「你有没有告诉家人关于你的洗礼？」（他的儿女都去世了，他的孙儿女们养他。）「告诉了，」他答。「他们怎样说？」—「我的孙女说要把我丢出去。」—「那你怎办？如果她真的那么做，你活不了。」—「我便于耶稣一同站在风雪中，但我还是要完成他的命令。」

这老人成绩辉煌的通过测验。我马上预备为他施洗。一个犹太基督徒少女，尚在犹豫，听到老何沙尼的答案，也决定受洗。我同时为他们施洗。

多亏邻舍的干预，当晚何沙尼的孙女没有把他赶出去，但第二天他必须走了。他没有露宿街头。看顾犹太人经过旷野的神，也看顾何沙尼。

我送他一本大字圣经。每当我拜访他，总见到他读经或唱诗。由于他只能走一小段路，不能到我们的教堂。但这不妨碍他唱诗。他照会堂的唱法而唱。

何沙尼热心见证，常对人说他的信仰。他又活了两年。后来，他的孙女为邻居的缘故，把他接回家。但她待公公十分恶劣。何沙尼不计较。他常告诉我们说他梦见天堂。

一个黄昏，一位邻居来告诉我们，何沙尼快要死了。奥加姐妹和我马上去看。何沙尼躺在房子的一角，旁边站着一位受雇的念经者，按着何沙尼的名字念<威都>，就是一种为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作的特别祷文。但何沙尼末了的话是：「主耶稣是好的；我到耶稣那里去。」

安东尼的政府命令一切犹太人，包括基督徒犹太人，都葬在犹太教坟场，说是为了避免种族混乱。犹太教坟场不允许基督教的葬礼仪式。那些日子，我们不能埋葬自己的死人，只能交给犹太教祭师处理。犹太教的念经者在何沙尼坟边念颂，但何沙尼的灵魂已与救主同在。

第五章

教会增长

赌徒和告密者

奥斯卡 Oskar Wilde 在牢中写道，如果耶稣单说：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的爱多」（路加 7:47）和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。」（约翰 8:7），就足够叫我们信耶稣是神，因为这些话表达的思想那么大，不是人可以想出来的。

耶稣另一句特出的话是：「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丧失的人。」（路加 19:10）我们看到可憎的罪，就想求医。一个好裁缝不抛弃布碎。社会不可因为一些人犯了大罪，就拒绝他们。这也可能是社会的错。

一天，一位基督徒少女来见我，她的爸爸又偷妈妈的钱去赌。她母亲当裁缝，辛苦养家。我们就在城市的这一带，逐个赌坊去找，最后撞见他。他正在烂赌。他赌输后，我拍他的肩头，说要和他谈话。我们到隔室一同坐下。我尝试温和的和他理论，又尝试凶言；每一种方法都失败了。我说人道，谈宗教。但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件事：再去赌，赢回失钱。我解释这些游戏的最后赢家只有一个，就是店主人，可是没用。我对他说，除非他跟我回家，不然我不走。他开始傲慢起来，叫道：「你有什么权管

我？我是犹太人。叫大拉比来找我。我不是你教友，请不要干预我的事。」他叫的那么大声，众赌徒都听到了，他们也开始威胁我。

我说：「你要大拉比？我就带他来。」

于是，我就和他的女儿出去，叫停头一辆德士到大拉比的家，可是拉比出了埠。我们找另一个拉比。按铃好久，才有一个睡眼惺忪的仆人出来。我说：「快叫醒拉比，大难临到以色列。」

那时是排犹期。那仆人想象我来报告新的反犹法律。我保证这事重要非常。不久我们就被带到拉比睡房。拉比坐在床上，焦急的等。我告诉他说，在选民以色列中，有一只羊正在损失金钱，在赌坊里危及犹太族的尊严，目前这迷羊要求一位拉比来找他。

「外面有车子。请跟我们来。」拉比看着我，就如我疯了。

「你叫醒我，就是为这个？叫那人明天来，我和他谈。」我回答说：「不是迷羊找牧者。牧者当找迷羊。在赌坊，酒廊，色情架步，不单充满罗族人，也有许多犹太人。我在这些地方找迷失的灵魂，但我没有看过拉比或牧师到那里。尽你牧者的责任，跟我来！」他恨恨的说了些不中听的话，就滚回被窝。

那位少女和我回去赌坊。我们告诉赌徒们方才的事。这给我机会，说救主如何放下九十九只圈中的羊，寻找迷羊。我呼请他们渡过人为的鸿沟，到耶稣跟前。这鸿沟是宗教师放在耶稣和犹太人之间的。

那赌徒回家。该晚的事传遍每一个赌坊。

我在沦落人中，碰见法斯卡。他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，他的名字意即「狼」。他从事的正是狼的职业，专门告密。他到犹太人中，找出拥有金子或外币的，就告诉一个警官。那警官就拘捕财主，不择手段地把金子榨出来，然后把人放掉，把财来分。

法斯卡的妻子是基督徒。她为丈夫忧愁。她请几位弟兄和法斯卡谈道，但法斯卡只听而不答。

种子其实没有流失。一天，法斯卡对太太说：「预备洗澡的水。我要里外都干净，重新做人。」

洗澡后，他就到警官那里说：「我重生了。我非常懊悔过去的事，决定不干了。」警官就把他关在提古的集中营，因为怕丑行暴露。

在牢中，每三个月都有一队政府官员访问犯人。法斯卡也被带去受访。他带着圣经，说自己的过去和新生。一位警长把他的圣经夺过来，抛在地上。法斯卡对他说：「你自寻灾难。如今这书的咒诅都临到你。」看来法斯卡的命运注定了。他不再有出监的希望。

那天傍晚，营长巡营。他偶尔看到法斯卡跪在囚室祷告，就好奇的开门问。法斯卡把过去都说出来。营长大受感动，保证为他干预。不久他就自由。

那位把圣经抛掉的警长，后来在共产党手下受苦多年。法斯卡受洗后，就前往匈牙利。可能他就在那里被纳粹党杀了。

抢救一灵魂

斯太太决定跟从基督，但丈夫激烈反对。最后丈夫迫她去见拉比，好看到错误。

她对我说明日期。那天我就在会堂门口，来回踱步，心里一直祷告。我怕拉比和她丈夫的联合阵线会摇动她的信心。

我等了一会儿：最后忍不住冲进办事处。我告诉拉比我是谁，坚持要参与会话。

我的体形高大；拉比瘦小。他显得紧张。他搬了椅子给我，继续向那女士说：「基督教违反了伟大的启示『以色列阿，你要听，耶和华你的神，是独一的神』。如果神是独一的，怎么别的神，如基督和圣灵？」

我插嘴说：「拉比，神独一的意思，是指神不是两位或多位。如果神是一位，他必须有一的性质。这显示数学多么有益于了解神圣的真理。所有的哲学家，从柏拉图，霹塔格 Pythagoras 直到奥古斯丁和伯提斯，都说人不会数学，就不明白神。」

「你强调神是一个，没有意识到『一』的意义。没有事物是完全的一。『一』只是一群冲突力量的集合体。人是一个，因为他是身体，魂与灵的组合。这些成分也是合成的。就如一颗原子是电子质子等的合成体。

「你说神是独一的。但摩西的信仰其实误解了圣经。希伯来文中，形容『一』的字有两个，即『绝对的一』iahid 和『合成的一』ehad。在创世纪第一章：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vaihierevvaihiboker,iom ehad。用来形容那日的是合成的一。

「圣经称神为 Ehad，既是合成的一。在麦门 Maimonides 的十三条信仰条文里，他擅自把 Ehad 变成 Iahid，并没有圣经的支持。他的书最先把神形容绝对的一，这在数学和哲学看来都是无稽的。

「我们可以说，数以千计的犹太殉道者在临死前说的，应当是：『以色列阿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众神，是合成的神。』拉比可以否认这个吗？」

拉比无话可说。虽然他是多读的人，却不晓得基督徒的护道学。这时他的好奇心站了上风，就问：「你说的很有意思。请说下去！」

斯太太得胜地看她满面通红的丈夫。

我继续说：「如果我说神是独一的，我也坚持他是可以分开的，因为一这数目可以分开。神可以是父，子，和圣灵。连耶稣引述『你们是神』（约翰 10:34），也是真的。神的孩子们都有他的神圣性质。「一」这数字是能自乘而其结果不变。男人和女人也能被造为神，但神还是一个。同样的，一的平方根亦是一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能说：『看见我的，就是看见父』（约翰 14:9）。初期基督徒也说：『看见弟兄的，便是看见神。』

「人称神为独一，因为众数都是一的复数。众受造物也这样与神联系。」

拉比的办事处只有一幅复制的达文西的<最后晚餐>的复制。为什么会是这一幅呢？我就问拉比。

拉比含羞的回答：「我羡慕耶稣，因为他是伟大的犹太人，就如我羡慕伟大的希腊人柏拉图一样。他俩都是重要的思想家，又是好人。我也相信，我们应当把耶稣带回犹太的遗产中。如果有人问耶稣，他信什么教，他将回答摩西教。耶稣是犹太教徒，不是基督徒。我不反对这女士爱慕耶稣，但这爱应当成为格外的动力，使她留在犹太教。」

我答：「既然你说柏拉图，我们最好留在纯哲学。在外邦的宗教，人们只能崇拜意念中的神。但基督教和犹太教也面对同样的危机。我们常把自己心中对神的形象，当作崇拜的对象，这便是偶像。让我们离开这种迷信，回到哲学，从形象回到绝对的真理！」

「一般来说，我们不从自己的话，达到结论。你说你羡慕柏拉图，可能是因为他的教训。但如果你以为他正确，为何不跟从？」

「柏拉图在基督之前，已经提出许多基督教的思想。柏拉图说神与人之间必须有道 logos。他称之为 Nus。有因才有果。不可见的神，不能直接创造可见的世界。首先从他出来的是不可见的意念，这意念包含了每件物质，又因它是活泼的，就造了宇宙。」

拉比回答道：「我们也接纳道；这不全是基督教的论点。亚力山大的菲罗也说及它。但道不是神。你说神生道；意即在被生之前，道并不存在。既然道不是永恒的，所以不是神。神只有一个。或者耶稣会再来，人们将体会他是以色列的大先知之一。或者我们对他的判断会改变。但我们不能接受他是三位一体的神。」

我解释说：「神的道，是生在逻辑里，不是历史里。他是永恒的。三一这词不应该吓倒你。我们说及神时，言语并不够用。人的言语是在工作，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使用的。我们怎能使用言语解释属灵的事？连基督徒在使用三一时，也有一分保留。奥古斯丁说：『当你开始计算三位一体时，就失去真理。』常用圣三一的路德也写道：『圣经并没有说三一。这是人造的。为这个缘

故，它总有一个冷圈子。与其说三一，不如说神....在现实中有个大能者；他自身的联合比人的身魂的联合更紧密.....我们不单相信和学习奇特的三一之神，也学习最简单的独一之神。」

「另一方面，连旧约也不能避免三的数字。旧约也提到子，如诗篇第二篇：『当以嘴親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』以赛亚书第九章也说，有一子为我们而生，称为全能的神。旧约又多次提到神的灵。威几写道：『独身的人喜悦神』。在神我们必须寻找一切的源头，寻找他回收受造物的方法，和他最终的目标，即圣洁和完全。为了形容神，我们需要三一这词。」

拉比打断我说：「圣洁便是忠于过去，就是几千年前交给以色列的。神向摩西显现为独一的；其余的都是人的幻想。」

他继续说：「这位女士，我不能建议你走基督徒的冒险之路。留在摩西信仰的古老盘石上！」

斯太太和他的丈夫都是高智的人。他们留心听，没有说话。如今斯太太有机会发言，就把话题扭转。她问拉比说：「拉比反对基督信仰，劝我不要接受。那么，拉比愿意基督教消失吗？拉比想，世界如果除了希特勒主义，共产主义和可怕的苦难之外，没有别的，它将会变得如何？如果外邦人中，没有许多人因为爱基督，把爱分布，传犹太人所忽略的圣经，犹太人将会怎样？没有别的事物能取代基督教，因为摩西的信仰是孤立的。连在犹太人中，摩西的信仰也不受欢迎。犹太教不能给人亮光。摩西是因为耶稣而为人知晓。我再问，拉比要基督教消灭吗？」

拉比叫道：「万万不可！」

「那么，」那女士继续说：「如果拉比要基督教生存，就如一个爱之宗教，拉比必须叫犹太人信它。因为基督教需要犹太人，如肺需要空气。我们犹太人也需要我们的王耶稣。就如蜜蜂少了蜂后便失去方向，我们失了耶稣也失去导向。我愿成为基督徒。」

拉比转向那位男士说：「让她吧，我不能作什么了。」

我们离开时，我对拉比说：「你和我说的，好像彼此冲突，但任何说及神的话都是危险的，因为我们给他加上人的臆想。我

们只在否定中找到神。我们只能藉着否认人类对神的想象，才认识神。我们是相对的。但神是相反的事物相遇的地方。在他，也只在他，相反的事物相遇。因为他是永恒的，一条直线，一个三角形，和一个圆形的不同就都消失。只有爱把爱人者和被爱者联合起来。人们越彼此明白，就越认识至圣者。当我们达到高峰，就是爱统治之地，就看到爱之君。向我们显示这路的就是耶稣。」
拉比和善地与我们握手道别时。不久斯女士就受洗。

一魂丧失，一魂得救

一位男士来见我，自我介绍一个罗马尼亚名。他说要自杀：我是他最后求教的人。

他说及自己的悲剧。他是个犹太人，二十年前受洗，但心中一点儿也不信。他只求脱离犹太人的厄运。他加入希腊东正教，抛弃犹太名，娶一位罗马尼亚女士。他幸运到如今。

但现前的反犹政府并不理会一个人的信仰。他们只问种族。当这律师的贯藉被发现时，他就失去屋子和律师职位。他的太太和罗藉的朋友们都离弃他。而他长久以来就和犹太人疏远，于是孤独可怜。

我告诉他，我有一位朋友，非常有势力，定能帮他。他非常感谢，保证厚厚的报答我。当我说，我的朋友便是耶稣基督时，他就大失所望。

「但人怎能向耶稣说话？他在两千年前已经死了。」

「你不信耶稣复活吗？」—「不。」—「每逢复活节，你不是祝贺朋友们说『基督复活了』？」—「是的。」—「那么如果基督不曾复活，你便是说谎。因为你回答祝贺时，都说『基督果然复活了』。你必须决定：耶稣真的复活，或你在说谎。如果你不信福音也不信教会，无论如何，也要信自己的话。你须选择：基督复活了，或你是个无耻的撒谎者。」—「基督复活了。」—

「他活后有没有再死？」—「没有。」—「那么我们可以向他谈话。」—「他怎能活着？」

我们的辩论这样转了三次。他一再面对一切没有真信心的基督徒必须面对的抉择：或基督复活了，或你过着虚谎的生活。

但我不能叫他相信，耶稣基督是活着的救主和谋士。

他没有自杀：他作一些更坏的事。

他曾在国民服役时担任无线电操作员。如今他自愿参军。虽然一般上犹太人不能从军，他却获批准，因为他曾是东正教的多年会员，又因他是难得的特别技术人员。他在前线以酷刑犹太人和强奸犹太少女出名。纳粹倒台后，他被判为战犯。

这不令我们吃惊。参与罗马尼亚排犹暴行的还有其他犹太人。马林夫人在军团派造反后，被判死刑。那次造反，有上百名犹太人被杀。各国都有叛徒。犹太人也不例外。马克思反犹，罗马尼亚的一些犹太共产领袖，如利尔勒和克呐也是反犹的。

一个老基督徒犹太人，有一个火暴的太太，极其憎恨信主之犹太人。当这男人要来我们的聚会时，太太就把他唯一的裤子藏了。他出门时，太太就在窗口叫：「你这叛徒，最好跌断老腿。」丈夫带犹太朋友回家谈福音，太太就插嘴说：「不要信我的男人。他出卖了自己！」多年来，这老人忍受这种待遇。他孩子们长大后，其中一个在外国石油公司担任要职。他爱父亲，请父亲去小住两个月。

我听到这个，就有了主意。没有人能接近他的太太。几位弟兄尝试找她，但她一见他们，就抓起任何东西当飞镖。如今我看到一个机会。我请她丈夫告诉她，我将把她丈夫的月薪转交给她。由于需要钱，她只能接纳我。

在第二个月的头一日，我就来了。她希望我在门口把钱交上。我却不急。我说口渴，想喝杯水。这样我就得以进去。她等我把钱拿出来。我却开始谈天气热，要再一杯。然后我说，我听说她厌恶基督徒犹太人，我相当明白她。我曾在基督徒犹太人中混了几年，发现那真是个贼窝。她的耳朵顿时灵敏了。我就开始大发

伟伦，数算教会的伪善，卖国，不可靠，言行不一。我们如今在同一阵线。我的话获得她的回响。她也述说基督徒犹太人的罪恶。我附和她定这些人的罪。我们谈的很融洽。我给她钱。如今我得以进入她的家。

我再来几次。第一次，我只和她一同数算基督徒犹太人的罪。第二次也是。然后，在临走时，我忽然想到一些事，就说：「当然，我们都是罪人。你和我不是也犯罪吗？」每次拜访，她都有多一点机会想到自己的罪，少一点他人的。

不久我达到那么好的进度，以致能请她到我们的一个聚会。她十分惭愧，因为知道自己的臭名。但我小心安排弟兄们，告诉他们怎样作。其中一人给她一本歌书；另一个带她坐在靠窗的座位。一个姐妹在她的风湿病发作时，告诉她不好坐在窗边，因为有风。每个人都极其尊敬地向她问安。会后她十分兴奋，不久就悔改了。

她的丈夫一点也不知道这个。他回来时，太太含泪请求原谅。由于他二十年来饱受折磨，当他听到不必再忍受时，就把妻子大骂一顿。这妇人没有沮丧；她成了一个爱人和忠信的姐妹，在许多事上胜于丈夫。

神拣选世界不重视的人——单纯的跌倒了的灵魂，他们在无知中，成了罪恶之徒的猎物。我的教会成员多是这一种。

耶稣说：「父阿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，向聪明通达人，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」（马太 11:25）。为什么呢？我相信是为了保存信息的纯正，这信息在这些日子将要扮演重要的角色。聪明人常不能单纯的传信。他们常把信息扭转。单纯的人就忠实的传。但虽然我们中间不多知识分子，并不意味完全没有。

实际行动

我们除了传福音，还有别的活动。

德军占领罗马尼亚时，我们想，我们的责任是爱敌人，于是印行了一种特版的约翰福音，免费派给德军。德军们说，他们料想在罗马尼亚会见到许多这类读物，但没有想到会来自犹太人，而且免费！

当布加勒斯特被轰炸时，我开始系统的在防空洞里传福音，同时传给犹太人和罗人。

苏联军机第一次来袭时，我和六名弟兄被捕上庭。当时警报响了。警卫们赶快把我们押往防空洞，法官，律师，和公众也跟着我们跑。当第一颗炸弹爆炸时，我提议说：「跪下来吧，我要祷告。」他们都跪下，包括军官和守卫。我开声祷告时，他们都画十字。然后我讲了一篇道，告诉他们怎样预备迎见神。他们都虔诚的听。

警报解除后，守卫们又抓起我们的衣领，带回法庭。刚才听我祷告的法官，又开始审问我。

我们被放后，每逢警报，我们就尽快跑到最大的防空洞去传道。有一次我们和奥加姐妹跑到一座大组屋的防空洞。虽然警报响后，没有人可以出现街头，我却忽然受感，抛了出去，跑了出去，到另一个防空洞。我们离开的地方被炸弹击中，活埋了极多人。

在另一次空袭，一位姐妹和我被捕，罪名是反战宣传。我们再出钱买自由。

我们也花许多时间帮助犹太教徒和犹太基督徒。他们被迫免费劳动。有时他们尝试在晚上赚一点外快。我也必须解除弟兄们的良心重担。一位弟兄拥有一间非法的果箱制造厂。他整天白白为国操劳，孩子吃什么？

令人钦佩的是，一些弟兄在这种情形下，还不愿意违背法西斯政府的法律。但我必须向他们解释，经上说的政权是赏善罚恶的，如果政府行事相反，我们便不必服从她。

此外，我们还作一些按法律是该死的事，诸如帮助犹太人从匈牙利非法入境，和救孩童脱离死亡营。

战争快结束时，我们在耶西的小团体面临危险。我们怕德军撤退前，会再来一次屠杀。火车上挤满逃避苏军的罗人。犹太人不得出城。我相识的一个高级军官，就下令拘捕我们全教会。一位当兵的弟兄手持莱福枪，把「卖国者」押往首都。我们坐在特别车厢。到了首都，那兵士就撕破拘捕令，把「犯人们」交给我太太。许多罗族弟兄在这事上冒死帮助我们。

论到胆量，巴比伦塔姆说：「只有乐意冒死的人，才能看守圣法律。因为在民数记上写着：『这便是法律，当一个人死了....』」（民 19:14）。

争斗

耶稣在会堂教导人。他也希望门徒这样作。耶稣警告门徒说：「他们要.....在会堂里鞭打你们」（太 10:17）。耶稣的意思是，我们必须向众人说话，刻意攻击他们的迷信，不怕触怒他们。这正是我们作的。

在星期五傍晚，犹太人都到会堂读经，在崇拜开始前，他们常彼此辩论。我坐在一位拉比的身旁，大声问：「拉比，我听说有一本书，是一位犹太先知写的，那先知好像叫以赛亚。这是一本值得读的好书？」

「你问什么！」他回答。「如果你读它！它是纯金。」

「拉比，我读过极多书，以为是宝，结果发现上当。以赛亚也会如此吗？」

「少年人，这思想便是罪。写书的其实不是以赛亚，乃是神。以赛亚不过是笔。」

「拉比，这里可有以赛亚的书？」

他从书架取出以赛亚书给我。在打开这书之前，我再问这不是神的言语。

我打开第五十三章，问道：「拉比，这里指的是谁？」就大声读出受苦的仆人。「这形容完全与耶稣相象，」我说。「他必然是弥赛亚。」

拉比叫道：「你不该读那篇。你当读第十一章。」

我转向众犹太人说：「亲爱的朋友们！你们听见拉比说这书的每个字都是神的话。那么，这段形容耶稣受苦的话，也必是神的启示。」

拉比生气的离开会堂，大力把门关上。他以为我会识趣的离开。但我却留下来把预言解释给犹太人听。

另一个星期五，几位罗族弟兄和我们同到犹太会堂，听另一位有名的拉比讲道。会后，一位弟兄问：「请告诉我，你们会堂上刻着什么？我是罗人，看不懂。」拉比回答：「它是预言，写着，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。」这位弟兄诧异的问：「若如此，为什么你整晚说希伯来语，就是连犹太人也听不懂的？或者你正在刻意隐藏真理？」拉比就离开会堂。

另一个罗族弟兄就起来，传耶稣的福音。我把信息译犹太人能听懂的方言 YADDISH。

圣经说，如果我们这样作，就将在会堂被打。这情形并不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反而是，一些犹太人来我们的教堂攻击我们。

索贺牧师被调派到首都的一所教堂。我们请钢琴名家为我们献堂演奏。我们大贴海报，请犹太人参加。那天早上，这所容纳五百人的教堂挤满了犹太人。人们可以感到一些犹太人不怀好意而来，甚至是有组织的。

索贺就如往常，安静讲道，人们留心听。轮到我时，我抓着牛角，直接告诉犹太人说，神藉着先知以赛亚的口说：「你们....还要受责打吗？」(赛 1:5)我们的老年人被毒气熏死，孩子们被烧在火炉。这些事不可能临到神选民，因为摸他们的，就是摸神眼中的瞳仁。除非犹太人和创造者发生了严重冲突。

「会堂的公祷书重复说，我们因犯罪而受苦。那么便从拒绝弥赛亚的大罪回转，好脱离神怒。摩西的律法说：『耶和华（不

是纳粹党) 因你行恶离弃他, 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, 使咒诅, 捣乱, 责罚临到你, 直到你被毁灭, 速速的灭亡』(申 28:20)。

「律法书说, 击打我们的是『我们的罪』, 不是逼迫我们之人的罪。我们拒绝神的道耶稣, 不就是罪吗?」

好撒玛利亚人用油和酒治疗伤者。索贺用油安抚伤口, 我用酒消毒。二者缺一不行。但酒会使伤口疼痛。

在预先安排的暗号下, 许多犹太人一起发喊, 吹口哨, 扑上前来。那情形是可怕的。一群犹太人冲过来击打我。但我的太太在聚会开始时, 就预见这事。她已经在讲台四围建立一道坚固的人墙。索牧师快乐的对我说: 「这事发生得好。神的话在他们发生效力。如果听众没有反应便不好。」

这种事不是第一遭。阿德尼牧师时期, 年轻的犹太人在崇拜时打烂窗口, 在教堂里跳舞。我们习以为常, 不感惊慌。

我们的弟兄们尝试使他们安静, 捣乱者却攻击他们。弟兄们不肯甘休。一位强壮的姐妹除下高跟鞋, 又狼又准的四围挥动。结果教堂变成巴杀, 乱了两个小时。

当天下午我们又遇到同样的事。这继续了几个星期日, 直到我们被迫召警。

这件事使我明白, 犹太人用石头打死司提反时, 为什么必须有人看守衣服。凶手们固然热心律法, 可是不会因此就不偷同伴的衣物。在打架时, 骚乱者们失了一些物品。后来他们回来找不着, 因为同伴们拿了。

事息后, 我责备弟兄们动粗。我提耶稣的吩咐, 说人打你左脸, 也让他打右脸。他们答道: 「人打你固然如此。但人打你的牧师, 你便必须给他们一个忘不了的功课!」

使用蛮力是一个人为正义争斗的试金石。有一次, 我给一个捣乱聚会的人掴两掌。圣尼可拉给亚留一记耳光。尼可拉并没有生气。一个人不时需要蛮力维护信仰。

一个主日，我抓住一个久来聚会，却拒绝悔改的犹太人。我逼他跪下，对他说：「除非你把自己献给主，否则不要站起来。」他就祷告。二十年后，他和全家还是基督徒。

这段充满争斗的日子，给我们力量的是经常的禁食和整夜祷告。祷告有时就如共振。当你在琴上弹一个音符，室中的其余钢琴的同音符都会共鸣。在我们发出一个纯洁的要求时；就催动了怀有同一意图的众天使。

不平常的现象

所谓的超感官现象，诸如心灵感应，预视，异象，和心灵学，都是今日科学的探讨对象。人们开始承认除了身体，还有其他感官的存在。苏联学者罗摩罗索凭什么感官，晓得父亲淹死在数千里外，而且遗体冲上一个海岛？后来人们发现果真如此。

超感官的存在，解释了身体死后，灵魂如何独立存在。如果灵魂只藉着肉体感官，接受和传递消息；身体死后，灵魂就与外界断绝联络，不再有乐趣或痛苦，也没有生长的可能。超感官的现象给我们看到事实不是这样。灵魂有自己的快乐和忧愁，不受身体约束。身体死后，灵魂就独立生活。

基督徒活在奇异世界中。我记录一些奇异的现象。我知道一些人看来，这些事没有可能的。那么便记得汉勒说：「天地间所有的事物，多于你哲学的幻想。」

一个冬夜，我和太太步行回家。星星奇异的明亮。我说：「在这样的一个晚上，明星闪耀时，神把亚伯拉罕带出帐篷，对他说：『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麼？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』」我们俩同时被神的灵感动，大大吃惊，拼命跑回家。那给我们远祖的应许，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。

我们住在公寓的地面层，窗口向外。一晚约二时，我和太太同时被某些事物叫醒。我们感到有人敲窗叫喊。我们彼此低声说：「好像是安如莎，」安如莎是我们的一位主内的姐妹。但那时我

们怕是警察。我们再听，万赖无声，于是再睡。不久我们又醒来，也是同样的感觉。我们再睡。第三次我们被唤醒时，清楚的听到安如莎的声音说：「我用永远的爱爱你们。」

一天早上，我躺在沙发上。这是我第一次出狱，患有肺炎和背骨炎，必须经常躺下。我有一个可怕的感觉，像有一种不可见的邪恶力量正在房里。我吃惊的叫道：「魔鬼快滚！还有，在你走时，记得关门，证明你曾经来过。」门就打开，又慢慢关上，没有人手移动。我就获得自由！

有一天，约上午十一时，我行在布加勒斯特的狭窄街道上，行人拥挤。忽然我感到有一种不可阻止的冲动，叫我拿出纸来，靠着电杆柱书写，好像在默写。我惊奇自己写的事物。过了半个小时，我已经完成一本书的大纲。这书在罗马尼亚连印三版，极为抢手。这书名为<人心的镜子>，说及基督教心理学，那时我并不特别热衷这一门学问。我另一篇最受好批的文章<错误盘石上的牧者>是我的梦。我作的只是抄下梦境。

一晚，我梦见一篇完整的讲章，说及基督徒的分裂。这梦证明带有预言性，因为不久后，我们的教会就大分裂。

一天，几位不同宗派的基督徒在我家聚首。我的四岁儿子当时正在玩耍。弟兄们开始辩论宗派，越谈越火暴。在争辩的高潮，我的儿子忽然停下游戏，大声叫道：「Kardia kai psychemia,」然后又继续玩耍。弟兄们停了下来，问我这话的意思。我解释这是古希腊语，形容使徒时代基督徒的「一心一意」。争论就停止。那话来得合时。

我只能想到一个原因。我曾读过希腊文新约，对这字很是欣赏。我向太太解释这话。这话便藏在我孩子的脑中，他当时必然听到。他从小就非常倾向宗教。奇怪的是他会说得及时。

一次我看见异象，见到自己行在街上，满心快乐。我前面有个老人，提着两只桶，吃力地走。我里面有声音说：「为他提一桶。」我照作了。那桶甚重。我的喜乐少了一半。那声音又说：

「也拿另一桶。」我又拿了。如今我满身流汗，灵里的快乐消失殆尽。那位老人却大大的快乐起来。

在布加勒斯特有一位印度催眠师，娶了一位半犹太籍妇女。他接养那妇人和前夫生的犹太女孩。

这女孩还没有受洗。当法西斯党上台时，催眠师要求我们为女孩施洗，以为只是仪式。当他认识到，我们坚持一个人必须先真心相信，他就放弃了。他不再拜访我们，那女孩也不再来，虽然她感到基督的吸引。

她去见一位东正教神甫，问道：「我要怎样作，才能得救？」（当时纳粹掌权，犹太人不能受洗。）神甫回答：「你是犹太人，事情困难。但不妨向教长申请，可能得到批准。」那女孩没有申请。她用水淋自己的头，说：「我奉父，子，圣灵的名，为自己施洗。」这样作了，她就心安理得。

几年后，一个星期日早上，我在去教堂之前，跪下求神祝福我的讲章。我听到一个声音清楚地说：「你预备的讲章不适合今天。你必须讲基督教和催眠术。」我和那声音争辩说，我没有预备说那种题目，况且只有十五分钟就开始崇拜，怎样预备？还有，这种讲题说给谁听？我想不出哪一个会友喜欢这种题目。但我服从了那声音，匆匆想了几个论点。

会后，一位年轻的女士来对我说话。我认不出她。她就是催眠师的女儿，如今长大了。她问我说：「你怎知我今天会来？什么使你预备那讲章？我自小就在催眠气氛里长大。」

那女孩曾经病了一个星期。她向神许诺，如果痊愈就到我们的教会。我为她施洗。她带了母亲来，她的母亲也信，后来成了名诗人，出版了两本赞美耶稣的诗集。

这女孩成了神园中的热心工人。有一天，她意外的获准到首都妇女监牢传福音。她也给囚犯们带来切需的食物。

我常和她一同探监。在监房里我们遇见一宗奇事。

一些年前，我和一位犹太弟兄行过一条街。我看见一个算命师的招牌，说能道出一个人的过去，现在和将来。看招牌的名字，像是犹太妇女。

我俩就进去。女算命师问我们要什么。我说我也是算命师，我来不是请她算命，却来和她谈同行。她很高兴，叫女佣泡咖啡。她用卡片算命。我告诉她我使用一本书，圣经。我对她读申命记 18:10：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....占卜，观兆，用法术，行邪术。」我解释了这经文，就说：「你若不悔改，就注定灭亡。这是神的预言。」

两天之后，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位算命师和她的妹妹被女佣杀死，为谋其财。几年后，我在监牢遇见这位女佣。她悔改，成为我们的姐妹。

如今让我说一些不平常的属灵现象。

一位信仰摩西的犹太女子，生来瞎眼，嫁给一位罗马尼亚男子，也是瞎眼的。于是他们俩就未曾见过面就结了婚。但有另一位妇人横身其间，勾引那男人。那男人就离弃妻子，和那妇人同居。那个瞎妻一贫如洗，走头无路，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她慢慢地积蓄了一小包安眠药丸。一个下午，她把药丸溶解在一杯水中，但她后来告诉我们说，正当她要喝这一杯时，她清楚地看见耶稣在房子里。耶稣说：「你现在作的是邪恶的。我要指示你一条更好的路。」「什么路呢？我已经没有希望了。」耶稣回答说：「跟我的话去作，你就快乐。去请那妇人来你的家和你的丈夫同居。你就作她的佣人，甘心服侍他们，不带一点妒嫉，我就使你快乐！」

她听从这劝告，她的情敌就和丈夫搬了进来。她尽一切的可能服侍他们。

看见异象后，她对耶稣发生兴趣。她悔改，我为她施洗。

（那时我在一个前反犹分子的家里，为犹太人非法施洗。）她得

到一本盲人圣经，得到救主的安慰，一切忧愁都消失了。后来，她的丈夫和那女人吵架分手，她又和丈夫团圆。

一切都如意，直到一位医生，也是我们的一位弟兄，医治她的眼睛。当她稍能看见，就被世界的事物吸引。她忘了自己的异象和得救的喜乐。

一位在罗马尼亚共产政府担任要职的男人，受谗免职。在绝望中，他用刀刺自己的肚腹，倒在血泊中。我们的一位弟兄住在对面。那时他正要吃晚饭。忽然有一种不可制止的冲动使他走向那位官员的公寓。他一看到这伤者，就大声叫：「你要落在魔鬼手中吗？」当他救助这人时，就告诉这人有关耶稣。这人的生命被捡了回来。但谁叫这弟兄走过来？这问题和警告使那官员思想。今日他成了我们的弟兄，在以色列见证耶稣。

对我们来说，这些经验是日常的事。我的妻子和儿子都曾在家里看见耶稣。我的儿子在五岁左右看见他。许久之后，他才偶尔说及。他不惊奇看见耶稣，也不以为必须告诉人。

就如一位远方的客人，带一件礼物送给他心爱的人，我也尝试给读者们一点轻微的印象，有关那不可见的世界，不加任何点缀或装饰。神在人心工作，人并不知道如何。他把他的爱分布在一切受造物之中，包括最平常的。为这缘故，人们可以在每个低微的乞丐和每一朵花中看见他。如果我们在每件事中看见神，就看的正确。我绝不说，不平常的现象是基督徒生活的必需品。

第六章

与锡安派的谈话

犹太人之罪

在战争期间，国际红十字会安排犹太人回巴勒斯坦。有人问要不要也送一群基督徒犹太人，一位锡安派领袖激昂的说：「不要！我们要把叛徒丢下大海。」

我明白他们的憎恨。但我们也爱祖国。

福音称加利利为耶稣故乡，又称拿撒勒为他本城。耶稣不以为自己为世界公民（斯托派 Stoics 自称世界公民）。耶稣自称犹太人。他爱本族。人若不爱本族，怎能爱外族？

基督徒犹太人在各行业上服事本族。他们也在以色列服务。

基督徒犹太人也在对抗反犹太主义上，扮演一般犹太人做不到的角色。

在法西斯时代，我在加拉乘火车。车厢里的其他乘客都是犹太商人。我向他们谈耶稣，他们无动于衷。到了伯罗迪城，一个满脸胡须的法西斯党上火车。还没坐下，他就嗅到我们是犹太人。他开始讥讽我们为「割礼」，「编发」等。

其余的犹太人沉默忍受。我让这人安顿下来，就打开圣经，给他看耶稣是犹太人。我说福音提及耶稣受割礼。基督徒相信《雅歌》的主角是耶稣。书中写道：「我的头发（原文编发）被夜露滴湿」（5:2）。那么耶稣也编发。我说：「你笑犹太人，便是笑耶稣。」

我又说：「我想你也像每个基督徒，希望耶稣再来。他初次来时，是一个编发的犹太人。如果他又编发来罗马尼亚，你可能会讥笑他和殴打他。你是个怎样的基督徒？」他道歉，承认未听过这些。

我们这样服事本族。

但我们认识到，我们也须给犹太人看到自己的罪。

我不能同意杜劳 Dubnow 或克拉 Gratz，一味赞美犹太人。他们以为史上涉及犹太人的争斗，犹太人总是对，总是无辜受害。

各国史家写及本国，常扁担祖国。这是不对的。我没有时间听黑人，白人，美国人或苏联人总是对的说法。各群体都有罪。犹太人也是。犹太人的罪是多方面的。

在经济上，我们剥削了东主国。我们的财产超过人数比例。这是大致情形，并不意味犹太人总是剥削者。许多犹太人也十分贫穷，住在贫民区。多数犹太人从事正经事业。

我们获得超比例的财富是有原因的。首先，犹太人多住都市，享受城市的高生活水准。其次是中古时代，犹太人被挤出手工业。结果许多犹太人投身商业和银行。至今他们还掌握多国的金融。一位非犹太人剥削者，不论是罗人，德人或法人，也有相似的过程。英各尔曾说：「反犹主义是傻瓜的社会主义。」因为这主义只攻击犹太剥削者，不为难他族。他说的对，但世界有很多傻瓜。当一个剥削者属于另一个种族时，这社会问题就成了国家问题。

犹太人不是无故被恨，还有别的事物招徕敌意。犹太人天资比其他种族优越。就如我曾说，诺贝尔奖得主有六成是犹太人，核子科学大都在犹太人手中。犹太人斯登非 Sternfeld 是苏联太空委员会的主席。

如果这一切用在建立一个公义和平的神国——就是犹太人特殊的任务——人类的恶梦就告终。使徒保罗说，如果世界因犹太人的被拒，就得以与神和好；他们获接纳，岂不是世界的复生吗？（罗马书 11：15）。

非犹太人感到，犹太人可以为他们作许多事，但没有作。一位反犹机构的成员坐牢二十年。他绝望地拍我说：「你们这些犹太人，为世界作些事！只有你们能！」

不能切菜的菜刀有什么用？不能写字的笔用来干吗？犹太人若不开始自觉地，系统地，一贯地完成使命，把光带给世界，他们的存在就失去意义。

耶稣对犹太人说：「你们是世上的盐；盐若失味，怎能叫他再咸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边被人践踏了」（太 5: 13）。反犹主义叫我们被人践踏。但我们果真无辜吗？我不以为我是。

狱中的谈话

我被单独监禁时，隔壁的单独监房来了新囚犯。他用打墙密码告诉我说，以色列成国了。我大大欢喜。后来，在集体囚室，我和一位锡安极右派谈话。他长期回避我，因为他说，我俩都是硬家伙，相见无益。但解释是需要的，神就让我们狱中相见。他个性刚强，从者景仰。他晚年被监和遭刑，并不叫他自怜，反而显出他坚强的斗志。

我在囚室传耶稣受难，然后讨论。他就说他的意见。

「你一直说耶稣受难，证明你精神分裂。你不断地称赞童女生子，只会刺激白痴的幻想。正常人不会一直在想少女的贞洁。这显示你的潜意识如何操作。基督教是失常者的宗教。它还能满足一些信徒的宗教需求。但犹太教是活的，能满足正常的生活。犹太教不说一个受难的救主。我们的罪，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上已经洗净。虽然这奉献没有执行。」

我问：「如果基督教错了，犹太教才对，那么怎样解释神和犹太人之间的分裂？为什么我们被罚，散布诸国？」

他回答：「我们不是被神处罚。分散全球是我们的使命。这应验了我们古老的信仰，就是日子将到，以色列将散居全地。」

我指出这种说法不符合犹太的祷告书。祷告书重复说：「我们因自己的罪，被赶出家园」旧约也说：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....就必从所要进去的地上被拔除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从地这边到地那边」（申 28:15, 63, 64）。

他坚持说：「我们分散时，神也一样接近我们，就如在西乃山脚。写祷告书的拉比们是谦卑的，所以认罪。摩西说的咒诅是他的失误，虽然他在别的事上很伟大。」

我问：「摩西说这些咒诅吗？摩西声称是神说的。」

他回答道：「那是摩西的话，我们没有罪。我们是耶和华的宠儿，我们正在完成他的使命。你却和反犹分子同伙。」

我想最好不理这讽刺。我继续问：「看来你尝试说：以色列的使命是传扬神的信仰和摩西的律法。但你只赞同一部分的摩西律法。这个使命乃然存在。但你如果看不到这使命是藉着耶稣完成，便是盲了。在世界各地，叫外邦人向以色列之神祷告的是基督教，不是犹太教。如果犹太教徒没有犯别的罪，他们至少犯了一件，就是没有完成使命，却只会在口头说，叫自己更显为恶。」

我的对手忽然放弃神圣使命的论点。他嬉笑着说：「你将不能恨我们。我们锡安派的目标是归回本土，就是大部分还被阿拉伯人占有的土地。那时我们就不干捣你们。基督徒犹太人必须选择作犹太人或基督徒。要作犹太人就加入我们；要作基督徒，就留在外国。」

我向他保证说：「我们也要回国，也不要放弃耶稣。」

「我们不管你们的私事，」他说。「无论如何，信不信是你们的事。」

「这正是困难所在，」我说。「我们的基督信仰不会藏在心里。我们不满足自己的救恩。这信仰不偏担一方，却特定真思想。就如阿拉伯问题。阿拉伯人已经在巴勒斯坦住了许多世纪；说他们抢夺那地，是不对的。这等于说美国人抢了北美洲，因为那地原是红人住的。我们到巴勒斯坦，就把阿人当作弟兄。我们反对

种族优越论。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属于犹太人，但阿人也当得最好的待遇，他们必须感到自在。」

他喊道：「你们那样作，就必吃苦果。基督教国家没有按基督的样式待我们，我们也不许任何人在巴勒斯坦试验基督的爱。」

我不能让他毁谤基督教。我说：「许多基督徒善待犹太人。所有的小宗派和挪威瑞典信义会，并许多天主教徒也是。一些东正教徒也是。你只看见基督教的坏人，看不见好的。当基督徒失去信心时，可能与反犹主义联手。但真基督徒却爱你。无论如何，你的种族主义没有代表性。多数犹太人愿意爱与了解。真的锡安主义在道德上是基督教的，因为在争取犹太权益的时，它也与阿人和好。」

一位有名的反犹分子，听到这里就插嘴问：「魏先生，你身为犹太人和基督徒，最适合向我们罗族人解释：犹太人有没有一种称为卡哈 Kahal 的普世政府，针对非犹太人？」

我回答道：「没有这回事。各国的人都会为善或为恶，不必预谋。犹太人也是。不同党派的犹太人，分别极大。共产派监禁锡安派，就如你眼前所见。但犹太人还是联合的，不是藉着卡哈，却因民族性。其他的民族也如此。犹太人的特性，有时大有好处，有时却是灾害，就如他们对基督的否定。我们以为这态度是万族的咒诅，因为它耽延了可以解决世界问题的唯一方案，就是建立神的国。反犹主义也是咒诅，因为它妨碍犹太人悔改。」

那反犹分子回答：「你不能除去人们对犹太人的敌视。世界不能吸收他们。他们在各国总是外人，异类。每个机体（包括人类的团体）都自然会排除异物。」

我承认说：「犹太人真的与众不同。他们特殊的历史便是明证。外族不能吸收他们。但耶稣的比喻说，好撒玛利亚人救助外族，并不要求外族认同或跟从撒玛利亚的文化或观点。反犹主义是在道理上是不能成立的。」

这反犹派不让我继续和那个锡安派谈话。他坚持说：「国家必须自卫。犹太人不能被外族吸收也罢，但他们倒要吸收我们。他们要使我们也像他们一样想。他们掘我们的墙角。」

我回答道：「在那方面你已经失败了：你活在犹太主义中。要排除犹太人的影响，你必须放弃基督教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。你必须放弃星哥 singer 缝衣机，许多微物理，爱因斯坦的宇宙论，回到游牧时代。无论如何，目前的事实是人统治动植物，白人又是最先进。还有，不论是好是坏，犹太思想最占优势。犹太人善于把自己的意念传给他人。在这方面他们是无敌的。虽然这未必是好，但也未必是坏。像你这样的人，又要排除犹太人，又要拜犹太人耶稣。」

我转向那锡安派说：「我们基督徒犹太人也有这种无敌的特点。我们是人道信仰最完全的实行者。这人道信仰包含犹太教的精髓。我们是犹太教的真正传人。」

他回答道：「你们是犹太教的叛徒。作为更正教徒，你们又是基督教的叛徒。双重叛徒！我们可能是朋友，但我们的宗旨不合。你的话隐藏着憎恨，恨一切我们所宝贵的事物，就如红旗隐藏着憎恨一样。马克思写了一本反犹的书，〈犹太人的问题〉 The Jewish Questions。国际共党也出版了黑勒 Heller 的〈犹太主义的终结〉 The End of Judaism 我们到处被恨，极其被恨。」

单是话语不足帮助大大受苦的人。他们的残忍遭遇，使他们在非敌人的身上也看见敌意。

我便改变话题说：「你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书，提到犹太移民到巴勒斯坦，最终必人满。大部分的海外犹太人必须留在外国。你必须停止想象四邻皆敌。你必须适应新环境。但你反基督徒的态度给你困难。此外，在巴勒斯坦，犹太教没落的比外国更快。以色列只有少数犹太人还去会堂。你怎样说？」

他回答道：「我们回到本土，就得以除去沉重的选民名号。我们就如别的民族。」

「你自相矛盾，」我提醒他说。「刚才你说到以色列的神圣任务，又说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宠儿。」

他大笑道：「当我们回到巴勒斯坦，就可以差派大使到各国去。但在物质上，我们就如外国。我们的军队将给我们胜利。推泥机和播种机便是我们的救主。」

我指出说：「有一天我们会死，离开酷刑者和受害者，因为在我们所到的国家，我们不单被人杀，也杀了人。想想被特罗斯基 Trotsky，比拉坤 Bela Kun，提波 Tibor，拉客斯 Rakosi，安娜 Ana Pauker 等犹太共产领袖杀死的人。我们也将放下铲泥机，站在神面前，为我们所作的，和所没作的事回答。因为我们没有完成带光的使命。耶稣说，救恩出自犹太人，过去犹太教曾发亮如灯，如今还是。但它只来自道成肉身的犹太教，就是耶稣。叫万国联合的灵，不是来自拒绝外族的犹太教徒，却是来自耶稣。最高的正义也是。耶稣最先传扬无私的神。（旧约虽有价值，但却也命令灭绝无辜的人民。）

那位锡安派满足于回答说：「我们准备把基督教赠送万国，看他们怎样挨掴一巴，又转过脸来！我们挨打太久了。我们不再要温柔的宗教。」

在监牢，严肃的谈话不能持久。那位反犹分子乘机笑道：

「我们将从你们接受基督教，除去不可奸淫。犹太少女很美。我们反对犹太人，但不反对犹太妇女！」

在这种笑话产生的不洁气氛里，圣灵不再振动。我不再说话。我们无力的话所不能成就的，神能成就。他将成全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和平。他已经给犹太人六日战争的奇迹。我们希望一个更大的奇迹，就是阿以持久的和平，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将成为回教世界的明灯。阿以将在十字架之下成为朋友。

「我坚持我的宗教」

我和另一位锡安领袖谈话。我问：「我晓得你必须攻击我们，但何必那么野蛮？」

他回答道：「我们按照公众的口味选择方法。文质彬彬的方式不很有说服力。」

「让我们忘了这个，」我回答。「在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里，基督教被喻为接在犹太树上的支子。你认识这事的意义没有？一个包含十亿人，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团体，圣书形容为犹太人的合法产业。我们必然没有那么强大，那么富有，以致能放弃这权利。圣书形容耶稣为以色列的荣耀（路 2:32）。受尽卑视的我们能拒绝这荣耀吗？」

他说：「我们不要它；我们不要和耶稣或基督教有任何挂钩。」

我问：「你凭谁的名拒绝？你代表谁？代表一国的，不是它的知识分子吗？二十世纪的犹太知识分子几乎都支持耶稣。」

我引述爱因斯坦的书〈我眼中的世界〉As I See the World。爱因斯坦说，人若把犹太教和基督教净化，回复原貌，就得到一种能治人类社会的良药。目前这两个宗教已经被祭师们改变。他说所有的善人都有责任，尽一己之力，把这真正人道的教训付诸施行。

我又说：「犹太会堂拒绝埋葬伯申 Henry Bergson 因为他承认自己是耶稣门徒。伟大的犹太诗人卫奋 Franz Werfel，写诗赞美圣伯拿大。犹太名小说家塞各兰 Scholem Asch 也是基督徒。尼尔 Nils Bohr 和比卡 Piccard 也是。艾米 EmilLudwig 写了〈人子〉赞美耶稣。马斯 Max Brod 也是信徒。马丁 Martin Buber 称耶稣为兄。这些都是犹太的代表。这是史上犹太知识分子初次聚集在耶稣脚前，成全了圣经的另一个预言。」

那位锡安派大笑道：「你说的都是老年信基督的，那种年龄常有动脉硬化症，什么都硬化了。我不要宗教，但如果必须有，我将持定我们的老宗教。」

我没有办法叫他看见道理。他不知道，亚伯拉罕的老宗教正是因信称义，就是基督教传扬的；新宗教是摩西传的，就是靠行律法得救，这是亚伯拉罕死后四百年才写的。

另一个分别是：锡安派以国家问题为首，我们以之为次，虽我们也重视国家问题。

我们和锡安派的共同点是：我们也支持以色列。犹太人有权回巴勒斯坦。宇宙的创造者已经把这国赐给他们。

至于阿拉伯人，完全不必害怕。三百万犹太人能给三亿阿人甚麽妨害？我希望天主教会和世界宗教理事会站在以色列一边。

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。

犹太人的知识和物资是阿人缺少的。犹太人必须乐意帮助阿拉伯世界。

如果以色列向贫穷的埃及人发射面包弹和医药弹，将多么有效！基督教国家也能如此。犹太人受攻击时，须用军器抵抗。但基本态度是爱。阿人配得每个真犹太人的爱。

各取所需

锡安派最难接受的教训，是爱敌人。

当罗马尼亚和纳粹德国断交后，政府开始拘捕所有的德军职员。私藏德军男女的本国公民将被处死。有几位德军安慰妇，求我们救她们脱离苏联人的手。我们自然答应。

有人报案，警察就来包围。一名警官进来问：「你庇护德国少女吗？」我回答道：「你可知道我的国籍？」他说：「理察魏恩波？你是德人。」我给他看登记，上面注明我的种族。「我是犹太人，」我说：「我的一半家人被纳粹杀了。你真的想象我会庇护德国少女吗？」

警官道歉说：「这肯定是误会。」就走了。那些少女正在隔室。我们救人不分别种族。神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。

另一些时候我们成功的为一些德人辩护。他们因为身为德人，就面临被遣送到苏联的危险。这就如犹太人因为身为犹太人而受欺一般无理。

后来这种活动广为人知。锡安派不能原谅我们，就如他们不能原谅耶稣爱罗马人和撒玛利亚人，并本国税吏。（当时的税吏是犹太叛徒。）他们甚至以为耶稣站在敌人的一边，因为人不能分辨爱罪人和爱罪恶。我们藉着爱的行为，医治了一些纳粹分子的思想。

作为基督徒犹太人，我们常在两难之间。我们尝试给人救命的信心时，就如做戏。

人说我像演员。我以为这是称赞。一个宣教士若不能演戏，我不晓得他能作甚麽。

一天，我出门作个得人渔夫。我碰到的第一人，是一位有名的外族反犹分子。「我不要听耶稣，他是个犹太脏鬼。」他回答。我就说：「你怎知耶稣是个肮脏的犹太人？他是神子，不属任何种族。他把商人从圣殿赶出，显明他厌恶你所讨厌的贪财本性。针对犹太人的最激烈言论是在新约。你是在耶稣一边，不是杀他之人的一边。」

我离开他，就遇见一个犹太人。他不信耶稣。他说耶稣只救外邦人。我问：「谁说的？耶稣是犹太人。新约开头就说：『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』，然后就写耶稣的家谱，证明他是犹太族。经上称耶稣为『他民以色列的荣耀』。耶稣爱本族。他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：『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』（约翰 4：22）。基督教其实是把世界犹太化。所有的民族都要成为『内里的犹太人』。甚至耶稣被钉后，使徒们继续称耶路撒冷为圣城。使徒保罗写道，犹太人因先祖的缘故，得蒙眷爱。将来他们也必扮演重要角色。天堂的选民包含 144,000 名来自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人。」

不久，我就遇见一位弟兄。他大有自信，却不力图为善。由于我熟悉他的生活，就对他说：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」（雅 2:17）。各人必按自己的行为受审。

然后我拜访一位因为犯罪，将近绝望的信徒。他不能自恕。他怀疑自己是否得救。我解释说，人凭信得救，不在善行。神看内心，不是行为；这和适才我说的恰好相反。

过后，我在公园坐下，头脑团团转。我自问信那一种说法。我得到的答案是：各种方法不过是饵，把人引到那位超过我们思想和偏见的独一者。悔改了的反犹分子和犹太人同在基督的爱中相遇。但从一种思想跳到另一种，须用不同论点。这工作十分累人。

反克劳斯

一位耶路撒冷大学博士克劳斯，Josef-Klausner，写了一本书，称为<拿撒勒人耶稣>，译成世界各主要言文。

我每向一个犹太人谈救主，他总会说：「耶稣的问题，克劳斯已经解决了。」大致上，犹太人知识分子都不曾读过克氏。他们只把克氏的书放在架上，就不再去想耶稣。

为这缘故，我以为必须写一本书，回答克劳斯，我称之为<犹太人和拿撒勒人耶稣——反克劳斯>。

克劳斯利用他的大名，使一般犹太人接纳他的论点。他任意说话，毫无根据。没有人检讨他的论据。

例如，他说保罗不曾提及耶稣的生平。任何圣经学生都可以指出这话不对。

保罗多次写及耶稣生平。保罗说耶稣被卖，为犹太人所杀，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。保罗也说耶稣的心思。他说基督「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」（弗 5:25）。他说耶稣的温柔和权能，又提到耶稣复活。就是克氏忽略的。

克劳斯语出惊人，说耶稣生在拿撒勒，不是伯利恒，理由是伯利恒是大卫故乡；而且先知们也预言弥赛亚出自伯利恒。所以把这城称为耶稣的出生地，就显得扭敝。

他声称撒罗米的故事是虚构的。克博士只须这样决定，事情就这样成就。

克博士又说，「施洗约翰自以为是以利亚。」克博士不需要证据。但唯一提及这事的福音，却明明写道，人问约翰是不是以利亚，约翰回答说不是（约 1:21）。

克氏又说，施洗约翰显然不晓得耶稣，也不称耶稣为弥赛亚。克氏不知福音说耶稣和约翰是亲属。约翰又称耶稣为弥赛亚。

克博士每次发言，都是说：「事情显然如此。」

他宽恕加略人犹大，赞之为有思想。所谓耶稣被卖只是传说。

就如犹大不可取的详情都被排除，耶稣可爱之处也成虚构。

克氏不信耶稣在十架上说：「父阿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作的，他们不晓得」（路 23:34）。他说耶稣不可能在那可怕的情况下说这话。我曾亲眼看见耶稣的门徒，在酷刑下说相同的话。他们甚至一有机会，就向酷刑者行善。

他说福音提及耶稣复活，都是假的。耶稣的尸体显然是被亚利马大的约瑟拿去了。他相信「复活是不能想象的。」许多事不能想象。我们不能想象怎会有一位博士，不查事实就决定神能作什么，不能作什么。

写了几百页，没有作出任何贡献，克博士就讨论犹太教和耶稣的不同点。他说，国家不能藉着抽象的信心和道德而生存。国家需要现实的宗教，需要把宗教的神圣渗透日常的生活中。他说：「耶稣没有向我们显示新生活的样式。」一国若着接受耶稣的教训，「那国家将会灭亡。」「耶稣的教训，缺少保存国家和调节团体的因素。」「耶稣来消除文化。」

人能怎样说？克博士显然不知道欧美和非洲国凭基督教立国。

我可以继续问：「耶稣的敌人，如该亚法，亚拿，对犹太国有何贡献？」他们成功地排除了耶稣，就是他们以为会危害犹太

国的人。但他们本身却令犹太灭亡。历史证明基督教建立和保存国家，法利赛主义却毁灭国家。一个人怎么看不到这个？

克氏说，称弥赛亚为「神子」或「神」，是犹太教不能接受的，虽然这个思想来自犹太人。我们便问，既然这思想来自犹太人，为什么把接受它的人，称为叛徒？

克博士不喜欢耶稣说的，爱那些恶待我们的人。他说人类社会，不罚恶就不能生存。但犹太何以亡国？犹太人反抗不义的罗马帝国，结果自己灭国。我们以为克博士会从这例子，和数以千计相似的例子，得到结论说，以恶报恶，不能生存。数千年来，多国灭亡，流血百万，只因一方不甘受欺。这是历史事实。虽然间中也有委屈得申的可怕事件，但叫受害者生存的基本态度是爱。

耶稣说爱仇敌，不是意味凡事柔顺。他自己也用暴力和尖刻的言语。这个世界还不适合完全不用暴力。有时你被迫歼灭那些侵犯你家国的人。但没有事物可以令我憎恶他们。神不看我们的行为，因为我们的行为常受外面影响。神看我们的心。我们必须排除心里杀人的意图。爱必须在心里掌权，它后来也必统治外界。

一个国家善待欺负它的外国，并不是错误。克博士责备耶稣，显得不公。国家并不因为实行爱，就从地上消灭。

克博士说，犹太教是世界的宗教，所以犹太人拒绝耶稣，因为耶稣的国不属世界。克氏结论说，「因此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。」

科学地说，如果我们要知道一人是不是弥赛亚，便须给「弥赛亚」明确的定义，和辨认的方法。然后查考那人符不符合定义。克氏没有这样作。我在书中为他作了，我指出耶稣成就了弥赛亚的预言，就如代罪。

这些预言甚多，又有大量文学说及它们。这里我们提出一项。这一项不能有别的解释，因为是根据数学。

先知但以理，在公元前六百年准确的预言了弥赛亚被杀的年数。

阅读这预言的都看到，等候别的救主是徒然的。塔姆写道：「预定弥赛亚来的时候已经过了，但弥赛亚尚未来到。」塔姆拒绝耶稣为弥赛亚，就必须说神没有遵守诺言。

圣经写道，天使长加百利在元前六十年对但以理说：「为你本国之民，和你圣城，已经定了七十个七〔年〕，要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义，封住异象和预言，并膏至圣者。你当知道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，必有七个七，和六十二个七〔年〕。正在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，都必重新建造。过了六十二个七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....」(但 9:24-26)。

这便有六十九个周，就是四百八十三日。每日代表一年。这是从发令重建耶路撒冷到弥赛亚死的年数。

让我们检查这话的确实性：

波斯王薛西 Xerxes/Artaxerxes 在元前 465 年登基。尼希米记二章说，薛西王第二十年，允许重建耶路撒冷。意即在元前 446 年 (465-19)。该年的 483 年后，弥赛亚就被杀。

但以理用旧犹太日历。他们一年只有三百六十天；483 年便等于我们的 476 年：

$$483 \times 360 = 173,880 \text{ 天}$$

$$173,880 \div 365.25 = 476 \text{ 年}$$

意即从元前 446 年算起，过了 476 年，弥赛亚便死了。这便是公元 30 年。这正是耶稣被杀之年。

在公元第六年，当纪元开始分别时，人们算错了基督降生的年数。他们算迟四年。所以公元三十年便是耶稣三十四岁。耶稣这年被钉。

神的报应并不拖延。但以理预言在这个史上无以伦比的恶行后，「他必使祭物与供献止息，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忿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」(但 9:27)。耶

稣死后四十年，巴勒斯坦就被提多军队夷平，圣殿被烧，祭祀止息。

圣经评论名家拉西 Rashi 认识到提多完成了这预言。那么弥赛亚便是提多之前被杀的人。这人只能是耶稣。

克博士是其中一位受误导的犹太知识分子。一种那么智慧的民族能接受这么低劣的书，实在令人惊奇。克博士在最后一章说：「耶稣成了基督徒」。这位博士也该能说，莫哈默成了莫哈默的信徒。

耶稣是神？

犹太人多接受基督教的道德，但不接受耶稣是神。

一天，我在一位这样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办事处。他不信耶稣是神。我问：「你说你接受基督教的道德，你说它是荣耀的。你能把这道德作为生活准则吗？」

他大笑起来。叫人丧气的是，认真谈话的人实在少。他说：「是的，我接受这道德。但人不能奢求实行它。」

我回答说：「在我看来，给人类不能实行的道德，就如鞋匠造不能穿的鞋。基督教的道德看来虽不可能，但非人皆不能。只要条件成熟，便能办到。每个生意人都晓得收入必须超过支出。基督教道德包括一些开支——爱，服事，帮助人。但你的力量来自何处？来自你的信心，就是神真理的仓库。」

「不，」他回答道。「基督教的教条不合理。我怎能相信一个犹太木匠是神？犹太人能接受的基督教只能是一神主义。耶稣可能是大教师，大先知，但绝不是神。」

我解释道：「那可能性并不存在。耶稣受的崇拜，是人对神的崇拜。如果他不是神，便不是大教师，却是狂热分子，或无赖。你不敢称他为这种人。」

他插嘴道：「我们受缚于言语。古时，神并不专指创造者。许多人也被当作神，天体也是。赫求力士 Hercules，罗慕斯

Romulus, 凯撒 Julius, 亚古士督 Augustus, 甚至连精神失常的卡利皇 Caligula, 都被当作神。哲学家依披 Epicurus 也是。有些初期教父也声言基督徒成为神。在这种意义上, 我们可以称耶稣为神, 就如柏拉图。我们又称贝多芬的音乐为神曲。」

更正教徒和犹太人辩论, 比东正教徒或天主教徒容易。更正教徒可以自由思想, 不必担心一时失言, 就被教会定为异端。

我回答道: 「当我们形容一人或一物为神圣时, 就进入言语丧失力量的境界。耶稣怎样神圣? 天父怎样神圣? 法国人说的对: 一个被定义了的神, 不再是神。老子说: 『道可道, 非常道。』

(译者注三) 我们称耶稣是神, 意即无人能比。他的性情是个神迹。没有人能把他的性情解释为遗传, 或环境影响。他是四种类形的完美结合: 意志型, 感情型, 理智型和忧郁型。耶稣的一生只能解释为来自比人更高的领域。

「他在木匠家里长大, 没有机会接触外国的智慧, 但在三十岁时, 却给世界一套无以伦比的道德。他死后, 他的宗教就神速传播。最好的解释是, 耶稣是神圣的。

「我们不能凭一己的好恶, 决定耶稣是神或不是。让你的理智如无私的法庭, 按所得的证据决定一件事物的真伪。有五件事支持耶稣是神。

「首先他胜过死亡。这是无人能为的。

「第二, 他胜过物理法律, 就如叫死人复活, 医治大麻疯, 变饼等。

「第三, 他胜过叫他默默无闻的犹太教。犹太人所接受的假弥赛亚, 诸如巴克巴 Barochba 和萨比太 Sabetai Zvi, 在世界无名。但犹太人拒绝的耶稣却有亿万人景仰。

「第四, 他征服罗马帝国。激烈压迫基督教的朱利皇 Julian 死前说: 『加利利人阿, 你得胜了。』唯有至强者得胜: 如果耶稣征服君王, 他必然是万王之王。

「第五, 耶稣藉着十架的愚蠢, 胜过人的智慧。各种哲学逐个倒了。谁还记得反基督教的哲学家塞斯 Celsus, 或法国革命提

倡的理性主义 Cult of reason? 谁跟着塔姆生活? 但那位是神又是人的木匠, 却说, 『天地都要废去, 我的话却不废去』 (太 24:35)。这话还是真的。在人看来, 耶稣的话不可能实现, 他预言福音传遍天下, 也不可能。

「耶稣不可能只是人。因此我们接受他是人形中的神。一位医药助理的劝告和一位名医的劝告, 份量完全不同。你只能在知道基督徒的准则来自神时, 才会去遵行。」

这位知识分子无话可答。他开始思想。我犯了一个错误: 就是说了最后的一句话。在辩论中击败一人, 就难以赢得他, 因为伤了他的自尊。在这次我说了最后的一句。

第七章

我们对共产的态度

共产主义是神的计划

罗马尼亚政治的改变, 给我们新难题。

我们未曾听过马克思主义。如今, 年青人都受教于这主义, 马克思和无神论的书籍充斥市场。

犹太人在我国的共产宣扬上, 占有重要角色。我们步步与他们相对。我们被迫使用新方法。

我们印发单张, 说更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: <社会主义青年和基督徒的谈话><耶稣和社会主义>, <基督教的起源>, <物质主义和圣经信仰>。我们尝试吸引共产读者。在<马克思和信仰>, 有一幅马克思图, 第一页是「耶稣把资本主义者赶出圣殿」。然后说及耶稣的牺牲。

我们不怕无神论的攻势。他们使人以为罗马尼亚的基督教正在消失。这种事在历史上发生了许多次。兰克在<历代教皇>说，十五，六世纪的人也相信基督教灭亡了。

我们也不怕自己这一小撮真基督徒，在面对无神论的大歌利亚时，显得那么软弱。

我信圣经的话。神的能力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。<道德经>说的对：「万物生时柔，死时刚。故强者亡而弱者存。大军不能胜，却必败亡如大树。强不胜弱。」

我们的软弱，给我们无穷的力量，与全能的马克思主义争斗。神允许共产主义存在，必有其计划。资本主义使人思想一己的救恩和成圣。社会主义改变基督徒的思想。基督徒能面对共产党，因为共产主义的好处，都来自基督教。

今日教会分裂。初期犹太基督徒教会，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，人人分享所有。使徒行传写道：「那许多信的人，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人说，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公用...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，把所卖的价银拿来，放在使徒脚前，照各人所需用的，分给各人。」（徒4:32）。

这正是建立在仁爱之上的共产主义。但我们最好不称它为共产，因为它那么异于今日奴役三分之一世界的共产主义。

我们可以认同许多共党，我们能接纳一些共党为弟兄，因为我们不单传扬个人救恩，也想到社会问题。虽然个人救恩还是我们主要的工作。

我们相信基督徒的任务，是努力叫人不必离弃基督徒的标准；他们不当被迫献媚，讨好，偷窃，杀人，或剥削别人，才得享物质的富足。

我们不以为成圣只属个人；它也属社会。该获荣耀的不单是我，也是全社会；神的公义应当统治世界，和平与喜乐该掌权。我们必须为正义的法律和机构而战，就如初期基督徒创造教会，作为理想的社会机构。

我们不信东正教和天主教会宣称的圣徒。这些圣徒的特殊行为足以叫一般人丧志。彼得试凭己力行海，就下沉。我们要与其他人一同走向耶稣。

耶稣责备通城饶不悔改（太 11:21-23）。他指望整个社会悔改，包含一大群人。

在浪子比喻中，父亲说：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」没有食物就没有快乐。我们必须确保人人都有食物。

我们不单要改变娼妓或酒鬼，也要铲除妓馆，酒厂，监牢，剥削，战争。这只在基督徒参与社会争斗时，才能实现。邪恶大得进展；从该隐到共产杀人营。撒旦的权势从个人发展到社会。善良的势力也当如此。

过去，保罗在敌人的讲台上传道。教会今天有讲台，可是无神论却有学校，报馆，大印刷局，戏院，电台，和电视台。我们也当得到这些。要得到它们，我们必须认识但以理的预言说「国度，权柄，和天下诸国的大权，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」（但 7:27）。

使徒犹大写及共同的救恩；雅各预言，「万国都要聚集在他（耶稣）的脚前」（创 49:10，按希伯来原文）。不是三几个人来，却是通国而来。

在地上建立神国的条件如今有了。当物质条件恶劣时，这事不可能。现代工艺使人人有衣食。现代医药给我们健康的男女。良好的教育和心理学帮助我们精神健全。现代交通，确保充满圣灵的关节人士能影响全民。现代科技排除迷信，就是一直以来归在宗教账上的。于是宗教就能发光。诸国彼此了解，共同建设。各宗派也合作无间。不久只留下两个宗教——爱的宗教和仪式的宗教。

共产主义的抬头，残害了无数基督徒，但也大大提升我们的思想：共党想到全球，和将来的世代。神的孩子们只想到面前的一步。难怪新约要把教会领袖称为远见者 presbyters，我们需要这样的领袖。

基督徒犹太人学到思想广大，努力遥远的目标。罗马帝国把基督徒抛给野兽，广大了信徒的思想，于是基督教成了帝国的宗教。共产主义也这样。

大地发生医治个人的药草。圣经说，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医治通国的叶子（启 22:2）。基督徒犹太人知道来这里求医。

但个人的布道还是首要的。只有圣徒才能净化社会。一般的社会福音是无益的。

基督徒的革命

基督徒不怕共产革命。我们其实也是革命者的后裔。四百年前，基督教神学家加尔文 Calvin 写道：「世上的君王若反对神，就不值一文。他们若侵夺神权，我们就不必服从他们，倒可以直唾其面....他们反对神，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当作烂鞋。」在他以前，圣克利斯屯和圣安波罗修也英勇的反对皇帝。

我们不责备共党的革命思想。我们反对的，是他们的革命不够深远。

圣经比马克思和列宁更具革命性。圣经第一页就说，神吩咐他刚造的人，「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」（创 1:28）。人可以管制自然活物，不是管制另一个人。

圣经又说，神只造一对夫妇。这就给一切君主国的皇族和共产国的共党成员一个问号。

第一个把土地国有化，防止地主剥削农民的是约瑟。当时他是埃及宰相。

在十戒，神自称为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」（出 20:2）。神不以造天地为荣，却以释放奴隶为荣。他又命令我们除了这样的神，不可有别的！

神又命令以色列遵守安息日，这在当时是一大革新！那时奴隶是生产工具；圣经却说连奴仆也当休息。在社会主义国家，完成国家计划比周日休息更重要。守安息日是革命性的。

圣经又说，「不可亏负寄居的，也不可欺压他」（出 22:21）。那些年代，美国的黑人，非洲的白人，欧洲的犹太人，都受鄙视。

神命令摩西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（利 19:15）。资本国家若听这话，就不必怕共产。

我们当记得，使徒和初期基督徒读的圣书不是新约，乃是旧约。新约在数十年后才写成。如果耶稣不要门徒得到革命训练，为什么让他们读一本革命书？

主为以色列的孩子们兴起便雅悯人以笏，刺杀暴君伊矶伦（士：3）。雅亿被称为「比众妇人多得福气」，因为她用帐篷的木刺打穿敌帅西西拉的头（士 5:24）。后来赞美主母亲的话，也用同样的形容。当时的雅亿，可比今天解放军的女英雄。其他圣经人物如基甸和耶弗他，也是革命先锋。

圣经批评独裁君主制度。约坦把暴君比作荆棘；会生果子的好树都不要扮演这角色（就如橄榄树，无花果树，和葡萄树）。当犹太人要立王时，先知撒母耳反对。〈列王记下〉说，耶户领导血腥革命，推翻暴君亚哈，圣经说是神特别命令的。耶户杀了两个不法君王，又把王后耶洗别从窗口抛出。他杀死暴政的支持者，和暴君众子。仗势欺人的祭师们也被处死。过后，神对耶户说：「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」（王下 10:30）。

后来，耶稣说：「凡称呼我主阿，主阿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；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才能进去」（太 7:21）。在耶户的故事，神的旨意便是摧毁暴君。

圣经的革命诗多么激昂！共产歌〈国际〉怎能比得诗篇 109？那诗针对「逼迫困苦穷乏的，和伤心的人，要把他们治死」的人。

以色列的先知们呼求社会正义，是有名的；新约也说到革命。主的母亲从圣灵怀孕后，说：「他叫有权能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；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」（路 1:52?3）。

耶稣说：「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。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」（6:24?5）。他又说：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」（太 19:24）。

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，」这句社会主义国家的金科玉律，几乎是逐字抄自圣经（帖后 3:10）。

基督徒知道犹太人是神选民；又知教会是神特选的群体；但谁知神也有特选的社会阶级？使徒雅各说「神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吗」（雅 2: 5）。他又尖刻责备富人。

苏联史家阿慕孙 Amusin 在死海古卷的评论中写道：「基督教是贫民宗教，它是受逼迫，剥削，以及奴隶的宗教。」

在教会历史，一直有人尝试回归原本的教训；但大多数落在细节中，为洗礼，方言，守安息日而辩论。这些可能是初期教会持守的，但不是要紧的。我们为何不回到初期教会的革命精神，努力按照社会公义而活？当神选择一种言语表达他的启示时，他选了希伯来文。这可能是唯一没有「拥有」一词的语言。他愿意表露，财产或任何拥有物都与神的子民无关。耶稣说，要完全的，就「变卖所有」，放弃一切，离开自己的家属。

坡劳 Proudhon 说财产是贼。每个基督徒都同意。神安排我们不必拥有财产。一切好事物都团体共用；个人拥有权是可憎的，只有个人代管可接受。虽然个人财产目前还是增加财富的最好方法。人不当为一己的目的使用财富，却当为众人的利益和神的荣耀。

天主教忠实推介这教训，虽没有实行。天主教说，如果一个人要完全，就必须拒绝个人财产。好事物大家共用，如在修道院。

在我们步入新历史的门槛时，信耶稣的犹太人全力支持受逼者。但我们知道，受逼最厉害的是社会国家的人民。

我们反对共产的残忍独裁。但一个基督徒必须「向犹太人作犹太人，向外邦人作外邦人」，对共党我们必须作共党，好引领他们到基督。我们反对共产主义，但我们同情个别党员。保罗为得外邦人悔改，也曾称赞外邦人，虽然他憎恶外邦偶像。

社会主义的文章常给我们许多论点。每当共党讥笑圣经反革命时，我就引述马克思的话说：「路德翻译圣经，就给人民一件强力武器，针对君王，贵族和僧侣。」

当共党称圣经无聊时，我就引述英各尔 Engel 的书<包尔与初期基督教> Bruno Bauer and Primitive Christianity：「一个征服罗马帝国，统治大部分文明世界的宗教，不能说是骗徒的故事。」他在自己的著作<启示>里，称赞初期基督教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运动。他又写道：「我们活在神里面。当人在海上航行时，就更明白这个。」

连使徒们也以为，众人必须离开耶稣去寻找食物；但耶稣叫他们看到，逗留在他那里，可以得到吃不完的食物。

没有人需要离弃耶稣，才能成为革命分子。与耶稣同在可以成为更好的革命分子。少了耶稣，革命是血腥和毁灭的。耶稣给的革命是建设性的。他更新人心，和平改革。

我们常在共产大会分发传单。

我们与共产的冲突

我们没有幻想。共产主义和我们存有基本的差异。

共产党是绝对主义者；他们不许人脱离党路线。他们怎能让我们叫人归于神，得自由？我们是另一种绝对主义者。

我们藉着耶稣和使徒们的方法，得到一些共党归主。这引起党方更大的压迫。他们不要了解，忠诚和爱。他们只要人认同他们的计划，作应声虫。但我们对他们的爱，不许我们阿谀他们。我们必须叫他们看到自己的罪和救恩。他们因此避开我们。

一些罪是社会引起的，改变社会架构，就能消除这些罪；就如奴隶与多妻制。但社会的改变有其限制。列宁写道：「我们能改变法律，使资本家不能剥削工人，地主不能剥削农民，但没有人能防止狡猾的人剥削单纯的人；或强壮的欺负弱小的。」

共党可以达到人的极限，但不能改变人心。只有耶稣能。耶稣给人新生。他不用强逼就改变了狡猾的马太和杀人的扫罗。

共党就如一切人，尝试活出一个道德的生活，让精神高飞。但他们胜不过罪恶。他们行了不义，使人哀哭，令人流血。他们不忠于自己的理想，破了自己的道德。这给他们罪感，渴求得救。他们越压制罪感，思想就越混乱，变成各种可怕的罪。

共党就如一切人：归罪他人。亚当归罪夏娃，夏娃归罪蛇。共党罪责资本家，地主，社会民主党，托罗斯基党，牧师，信徒，和本党党员。他们针对每个人和每件事。

没有人能活在「我毫无价值」的思想中。为了这个，人人都要推委过失。但罪感却推不了。我们说自己的过失是因为不良遗传，或身体软弱，或社会风气，或撒旦引诱，都没用。罪恶感依然留在我们的心中。没有任何疯狂会接受别人的开解，罪感的疯狂也是。

有些疯人相信自己头里有一只手表滴滴作响。没有人能说服他们。在这种情形，医生就麻醉病人，在他头颅切一小洞，贴上胶布。病人醒了，医生就给他看一只沾血的手表，说取自他的头。这正是担罪之良心的治方。心灵深处不听罪是社会引起的解释。我们自觉必须负责。要医治罪感，只有一种方法，就是用另一种疯狂——十架的疯狂。大医师耶稣告诉我们说：「你果然有罪，你充满罪，你是唯一的罪人，你需要代罪羔羊。但不要嫁祸于人，因为人只会把罪抛回，比以前更重。嫁祸给我！我代表创造者。我为全宇宙负责。我在十架上已经担了你的罪。你干净了。」耶稣给的释放是大的。

但有些病人，病症已成生命的本质。行乞的瞎子想到可获医治，就惊恐。因为痊愈了便要工作。耶稣的十架也引起共党的恐慌。因为他们的罪，尤其是憎恨，已成了生命要素，没有这个如何生活？我们传受难的主，当然被人恨。

共党不信神，我们献身于神，难免冲突。我们知道数千基督徒在苏联受苦。我们也准备这命运。

另一个冲突是，战后人们咸问，那一城将成为世界第一都——莫斯科或华盛顿。世界就分成革命派和反革命派（反动派）。我们却宣称，莫城与华府皆不成事，因为将来统一世界的，是耶稣旗下的耶路撒冷。耶稣称耶京为大君之城。以赛亚说：「训诲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，必出于耶路撒冷。」（赛 2:3）。

一些人相信救恩来自共产；另一些信美国民主。我们却信耶稣说：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」（约翰 4:22），犹太人归回耶稣，就必成就这工。

挪亚在几千年前预言雅弗（印欧种族的祖先），「将住在闪的帐篷」（犹太人的祖先）。换句话说，印欧种族将住在犹太人建立的社会系统中（创 9:27）。后来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：「你们要建造房屋，却不得居住....你们要种葡萄园....却不得喝葡萄酒，也不得收葡萄」（申 28:30,39）。

让我们看这预言怎样成就！

基督教之帐篷是犹太人建立的。初期基督教的每一件事物，都是来自犹太人。使徒保罗写道，从犹太人「基督按照肉身来了，他是在万有之上，永远可称颂的神」（罗 9:5）。圣经是犹太人写的。路德否认天主教的会议，理由是他们不是犹太人。他说：「神的话只交付犹太人。」使徒们都是犹太人。教会唱的诗篇是大卫写的。全欧洲在这帐篷里住了多个世纪。基督教文明影响全球，只有犹太人排斥在外。各族都享受耶稣结的佳美果子，只有犹太人未尝到。

在十五，六世纪，文艺复兴和新大陆的发现，并教会内部的冲突，摇撼了基督教。以色列就在仓猝间建立一所新帐篷，即资本主义。威尼 Werner Sombart 叙说犹太人在资本主义的成立中扮演的角色。雅弗的后裔纷纷进入这新帐篷。

当资本主义连连得胜，站稳阵脚时，一个犹太人马克思向它宣战。犹太人从资本主义获利，但犹太教不能安息其间。无数的犹太人就开始建立另一个帐篷，即共产主义。犹太人在建立这新帐篷中扮演的角色是有名的。特罗斯基写道，列宁 Lenin 的母亲

名叫波拉，是犹太籍。他又说，斯大林 Stalin 禁止人提及波拉，免得妨碍当时苏人的反犹情绪。苏联革命领袖有极多犹太人——特罗斯基 Trotsky，兹挪威 Zinovev，卡么尼 Kamenev 等。在匈牙利，共产领袖是波拉昆 Bela Kun 和提玻 Tibor Szamuely，并后来的拉克斯 Takosi 和基罗 Gero，都是犹太人。在罗马尼亚，犹太人也扮演引进共产主义的要角。各族都有人迁入这新帐篷。但在苏联最积极反对共产政府的，也是犹太人。犹太人又建立了一所他们不能住的帐篷。苏联反共斗士，诸如但以理，利威 Litvinov，利未丁 Krasnov Levitin，都是犹太人。犹太人为罗马尼亚共产作出大贡献后，许多就移居以色列。

犹太人总是神的选民，受托实现神的计划，建立各种社会体系，为神的国预备所需的物质，文化和知识。

如今他们受托一项新任务。当他们举国归回耶稣时，就能建立第四所帐篷，给流离的犹太人得安息。这帐篷就是神的国，这国以耶路撒冷为中心，非资本也非共产。或者它会包括过去一切社会体系的优点。

反犹分子给犹太人一大好处。他们强调犹人虽少，却是万恶之源，深远影响。

这使我想起尼加拉大瀑布，曾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烦恼。它冲毁了数千英亩的良田。但智慧人却认识到，这瀑布能为害，也必能为益。如今，这瀑布成了美加二国的重要电力来源。犹太人为恶极大，意味他们是一种能源，也能为善。但若要他们为善，他们必须联合众善之源，就是基督。基督徒向犹太人宣会的重要性，就在这里。

我们的工作和共产当局冲突。在 1948 年，他们把我拘捕下牢。

后语

我获释后，我在教会的敌人，就是和共党协和的，声称我是异端。这引起人们好奇，极多人就渴望听我讲道，读我的书。旧路德教会的门为我打开，我在犹太人未曾站过的讲台上传道，包括希腊东正教。听道的大多数不是犹太人。但向非犹太人传福音，和向犹太人传一样重要。因为被犹太人引向耶稣的外族人，就成为向犹太人的宣教士。

在说我异端不成后，仇敌们就说我精神失常了。但他们的口气毫无怜悯，就引起人人们的怀疑。

我久闻各种评论。有人称我天才，有人说我傻瓜；又有人说我是耶稣基督，魔鬼，高文化水准者，无知者，圣徒，无赖，极诚实，贼，纳粹分子，共党，敌基督，耶稣会士。但最可爱和最

可憎的，就是如今他们说，我癫了。他们以为这样说就减低我信息的分量。这显出他们无知。

首先，精神失常和天才有关联。塞尼卡写 Seneca 道：「没有一个大天才不带有一点疯狂。」

基督徒犹太人受命建立一条通往犹太教和全人类的道路。如果没有一点疯狂，如何执行？有人骂我发颠，我就用尼采 Nietzsche 的话回答：「你要预防的疯颠在哪里？」

基督徒犹太人肩负重任：人指望他们达到基督的身量，作比基督更大的事(约 14:12)，攻克以色列，就是基督不成功的。如果他们要作这个，就必须承受一切伟人的命运，包括疯狂。诗篇六十九篇说到弥赛亚的疯狂。保罗自认傻瓜。少了这点疯狂，他不能成为大使徒。特殊任务的人，比一般人更多精神崩毁。当我们教会最聪明的一位工程师忽然精神崩毁，必须进院时，我们并不惊奇。这事一点也不减少他信心的价值。

人多以为，正常的头脑，不单有益生理，也有益社会。但历史不是由正常人创造的。如果加尔文和路德正常，他们能不能带领宗教改革？我们要革新基督教，犹太教和世界。如果还怕疯狂，真是太饭桶了！

一位仇敌曾对我说：「在基督教，万事须从头做起。」我回答道：「让我们便开始，」他就害怕地跑开，说我疯了。当疯狂达到某种阶段，就使头脑灵敏，更能思想抽象的事。疯狂使大脑更复杂，更丰富，更自觉。鹿特丹的以拉慕 Erasmus 写了一本书<赞美愚昧>。我感谢神给我下牢多年，经历令人发颠的情况。我的理智大得更新，如今用来事奉基督。

此外，疯狂也接近爱。正常人与配偶天天口角，还得和对方一同生活。罗密欧和朱丽叶有点傻，神异思想家也是。读伟大的神异思想家的，都可以看到，神异生活是未满足的性欲激发的。把这渴望用在属灵世界，便是有福的！在这方面，我牢中的岁月对我大有益处。

我有一个奇异的经历，就是一般过着正常性生活，和反常家庭纷争的人不能经验的。他们也不明白。他们听到这个，只会说是疯狂或虚假。但我的经验却大有价值，因为一个犹太牧师要完成使命，必须像启示录的活物，有四个头：神异思想的头，科学研究的头，战略家的头，和革命家的头。

一位正常的现代牧师神甫，主要读物是「如何赢得朋友，影响他人」而非传道者的「如何藉着自我牺牲，发现一种意义」，怎能把生活的悲剧变成热爱，进入神异思想？

我接受疯狂之称号。神不是把世界的智慧变为愚蠢吗？我乐意为基督成为愚昧，不要成为一个和平畏怯的社会一份子。

回顾二十五年来，我受了不少打击，也给人不少打击。基督徒必须作盐作种，必须能刺人。敌人当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基督的精兵！

我尝过不可言喻之快乐和深沉的忧愁。我未尝经历的是厌倦。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是充满新气息，深莫可测的路。

感谢神，我在许多国家看到乐意奉献给以色列之神的人。我看到神给他们的优良装备，就感到妒嫉。我尝试也像他们，成为耶和華并他拣选之耶稣的前锋。过去我曾是热心事奉撒旦；如今我愿同样热心事神。

我活在一个无动于衷的世代。人们吃喝嫁娶，建新屋子，不晓得预言，也不晓得以色列和世界发生的事，就是人类临近末日。

人类若不悔改，就必死于核灾难。我们试图改变世界。我们盼望带领犹太人归主，否则教会就不能苏醒；基督徒就不能如第二世纪初，雅典演说家亚里斯 Aristides 形容的：

「基督徒认识神，又信靠他。他们饶恕反对者，善待仇敌。他们的妻女纯洁。他们彼此相爱。他们不忘记帮助寡妇。他们看见生人，就接回家，与他同乐如同弟兄。他们中间若有人贫穷或缺乏，就禁食两三天，好补足那人。他们留心弥赛亚的命令。每天早上，每时每刻，他们都为一切好处赞美感谢神。他们是世上

一切美丽事物的源头。他们不公开自己善行，反而刻意隐藏。他们真是新人，在他们里面有某种神圣之物。」

今日基督徒犹太人的负面表现不叫我们丧志。这不是他们信犹太教或基督教的缘故，却是因为世界的巨大压力。环境将变，以色列将要得救。今日的基督徒犹太人，就是不自称德人或罗人，信义会员或天主教徒的，是世界一大祝福。许多外邦基督徒都从犹太人得到这新态度。

但我们还只是开始。愿意跟我们的，必须开始完全不同的工作法。向来我们只能个别赢取一两个灵魂。如今我们必须战略地思想，为全国和全球打算，因为新因素出现了。

魔鬼每天带领万人下地狱。如果我们满足于救一二灵魂，就没有伤到蛇头，只在蛇肚皮上搔痒。

我们必须改变犹太人和世界对宗教的态度。这不是易事。但在信的人凡事皆能。

耶稣不是犹太人寻找的救主。他愿意救我们脱罪。我们却流连罪中之乐。我们只想脱离罪的后果。我们要他谈经济，政治，并让以色列胜过仇敌。但他却对我们说及水仙花和小鸟，永恒的国度和给万民亮光。

神不是我们要怎样就怎样的。宇宙也不是。我们须适应现实，不是现实须适应我们。真祷告是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」

藉着接受和相信基督，以色列将成就神圣的任务。就算我们不了解，我们必须接受基督和众门徒，不论他们多么不完全。一粒有缺陷的钻石也比一粒完美的沙贵重。

外邦弟兄时刻给我们各种帮助。少了他们的爱，向犹太人的宣会便不能成立。

在犹太人饥渴神时，他们就不妒嫉外邦基督徒的属灵财产，虽然这产业是来自犹太人。塔姆说：「吹酒泡的人并不渴。人若问：我用什么搽面包？你便当把面包拿去。因为他不饿。」最软弱的弟兄也给我们属灵滋补。

我们应当作什么赢取以色列？

首先不要怕工程浩大。耶稣说：「你们这小群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，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」

我们不能藉着分析自己的热诚，达到目标。我们是藉着认识那位我们所相信的神。

以色列凭着什么得到神奇的历史？是不是因为广告打得好？不是的，这是因为我们的一位先祖和天使摔跤，赢得一个永远的祝福。这事没人知道，也没有人宣传。

人类逐渐发现新能源——蒸汽，电流，原子，于是地面改观。一种未知的动力乃然存在：就是从好天使领受的能力，并从那些在耶稣以前就过世的先知圣徒。这能力如今还在。曾有一名天使，一夜击杀十八万亚述兵。有一天使为助，就胜于万人。

为叫犹太人与天使联合，我坐牢多年，与弟兄们分离。这条路满了秘密，但也是我们必行之路。时候到了，我们就得荣耀，以色列将归基督。

这事何时成就？在乎我们何时踏上它。

所要的是，我们都必须把自己献给基督的真理，神迹便发生。

这里有两个实践的劝告：第一，把你的宣教事工专注在犹太人的关键人物；其次是，把三分之一仍然生活在共产世界的犹太人，包括在你的教会宣教节目中。这些犹太人受到沉重的压迫。

如果有访客到来，看到家中有患病的，但他并不问及那位病人，你会对他如何作想？三分之二犹太人活在自由世界和以色列，虽有问題，但仍然自由。可是在苏联的犹太人却没自由。犹太人宣会当先处理这一群。他们不得使用本身的言语，艺术和宗教。

结果会如何？苏联犹太人不大可能归回以色列。就算苏联允许，以色列怎样在仓促间，接受三百万新居民？以色列怎样重新教导这么多新移民？这些苏联犹太人肯定憎恨共产主义，但他们也只会知共产。除了残忍的无神论，他们什么也不懂。无论如何，这些犹太人目前仍然必须住在苏联。

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，这些犹太人不可能成为保守的犹太教徒。保守的犹太教没有这样的宣教会。他们也没有地下操作的

准备。至于自由派的犹太教，他们可以传什么？现代主义的疑惑？圣经批评？马克思的洗脑已经给苏联犹太人足够的怀疑。他们不需要再加一个。

叫苏联犹太人保存犹太性质，叫他们成为祖国有用分子的，又救他们自己永远之灵魂的，惟有认识耶稣，他们的王。

基督教会的首要任务，是把福音传给福音给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特别在共产阵营。苏联的犹太人在五十年无神教育后，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宗教。他们完全不知什么是塔姆，卡巴拉。他们只知道：「我们是犹太人，也因此受逼迫。这使我们渴望继续作犹太人。共党绝不针对任何没有价值的东西。既然他们反对犹太人，犹太人必然有十分的价值。」

<耶稣向共产世界宣会>向犹太人显示这价值，正在耶稣。

在苏联犹太人中，已经有人自发转向基督。犹太人玻利司 Boris Pasternak 是第一个把耶稣带回苏联文学的诺贝尔奖得主。他也因此被放逐五十年。他在<芷瓦各医生> Doctor Zhivago 里写及末大拉的马利亚说：「就如我解开我的头发，你也解开了我的罪。」

今日苏联著名的宗教作家是另一位希伯来基督徒利未丁 Krasnov-Levitin。他为信仰被囚七年。在第二次被捕时，他对审问官说：「你不收买不了我，也不能威胁我。你还要什么？」

最近一位犹太人玻么兰 Pomeranz 在苏联地下文学中给人带来基督的思想。苏联地下教会报道了几宗犹太知识分子归信基督教。

基督行走在莫斯科，基甫，布加勒斯特的街上。他将带领犹太人归信自己。

路加福音六章一节说，有一个安息日希腊语叫做 deutero-protos。译者们不晓得如何翻译。它的意思是「次者为先」。有些日子，次要的事情必须先做。当门徒饥饿时，吃饭就比守安息日更重要了。虽然一般上，守安息日比吃饭重要。

如今的以色列必须次者为先。犹太人的主要工作不能是属灵的。犹太国必须生存。各国的基督徒。都当以祷告，政治，经济援助，并参军支持它。

在共产中国，教堂都被关闭。教堂被贴上「吊死神」的大字报。在苏联，教堂被改为无神博物院，画着耶稣，贞女，使徒们的褻渎图。但撒旦不满足。他也要在耶稣出生的伯利恒挂上「吊死神」的大字。他要在圣墓教堂挂上讥笑耶稣的口号。这是敌基督战斗的目标。拿撒勒已经被称为「红城」。

被误导的阿拉伯领袖是敌基督的无知工具。他们当记得回教也在共产国家被压迫，在以色列，回教却是自由的。

以色列为生存而战。以色列为基督教圣地抵抗波斯威（共党）。今日，这工作必须最先处理。神的众子都当支持以色列。

但宗教问题将再成焦点。我在灵里看到犹太会堂，学校，新闻报纸，书刊，并各国政治，经济，文化，科学界的犹太关键人物，都来服侍基督。我看见各族人都转向犹太人，好知道前往救主的道路（撒 8.23）。我看到耶路撒冷成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都。我看到和平，仁爱，了解，和正义获胜，狮子与羔羊同卧。我看见耶稣回来统治的王国。我看到一个预备永世的地上生命。我看到犹太人站在基督徒的讲台上，给世人救恩之道。信心看到这一切，这也是事情的真相。我不信自己的眼见；但信神的应许。

黎明已经出现；白昼将到。太阳就要光照以色列。

这是苏门答腊的巴达族 Batak 使徒挪仁 Nollensen 的盼望。他看见梦境成真。这也是三达 Santals 的斯基利 Skrefsrud 和新几内亚 New Hebrides 的帕屯 Paton 等人的盼望。

犹太人活在完全不同的水准，叫他们悔改难于他族。但有神为助，就没有难易之分。

直到如今，多数犹太人不信耶稣，不是因为他们不要，却因神把真理隐藏了（太 11:25）。神保守他们脱离教会一千五百年的错误和没落，为要在关键时刻，使用他们重建教会。他们是教会的盼望。

时候已到； 基督就要成为犹太人的王。

译者注：

注一：这一段译者省略了。(here is the shortening from page 10 to 12)

注二：圣经不称那位妓女喇合为卖国贼。可能喇合的本族人民，就如耶稣所说的：「那（些）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」喇合帮助以色列人消灭自己的族人，可能是因为神已经预见这一族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于是喇合作的，正是她本族最大的利益。

注三：道可道，非常道。意即可以说出来的话（道），不是长存的话；也意味可以解释和剖析的神，不是真正的神。